

彰化媽祖信仰圈內的曲館與武館：

臺中縣部分

林美容

一、龍井鄉

(一)龍井鄉水裡港麗聲軒

水裡港麗聲軒是張延清先生當議員、村長時，「鼓募」村民、申請經費成立的，時間大概是民國六十年。最初請梧棲鎮安龍港（永安）的陳永川老師來教六個月。陳永川現年六十多歲，他自開始教曲到現在已經三十幾年，前幾年中風之後才不再教曲館。

麗聲軒現在有十幾個成員，年紀最大的七十多歲，其餘大部分為五十多歲。

麗水村公廟福順宮有大王會、二王會、三王會的組織，每年各會「過爐」時，請曲館去吹奏，爐主隨便包點紅包就可以。福順宮的公事，本曲館出陣則不收費。通常只有本村村民的喪事，才會出去演奏，每人可以得到五百元的收入。外地香客來進香時，曲館通常會在庄頭（即龍港國小附近）迎接，不過現在福順宮香火鼎盛，來進香的人太多了，因此必需要事先安排，大家有空的話才會去。有時人手不夠會到外地借調，但通常只調「鼓吹」。

福順宮現正在改建，以前舊廟拜西秦王爺，用紅紙寫神位，新廟建成後可能不再奉祀西秦王爺了。麗聲軒現由張延

清主持，他自己學的是「嗒鼓」。學曲館學到老也學不完，不過，學久了就會作戲。但作曲較難，麗聲軒沒人學作曲。每年四月十四日「二十庄」迎媽祖時，曲館也會出陣（見圖一）。

——七十九年三月九日訪問張延清先生（六十幾歲，舊村長）等人，林美容採訪記錄。

(二)龍井鄉海埔厝福樂軒

海埔厝福樂軒位於福田村茄投路福頭崙巷的活動中心對面，是放置樂器的地方，也是平常練習的場所。受訪者是館主歐阿堂，為現任村長的親戚。

本館子弟現有十人，都是福田村村民，大多為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有兩三位則已六十幾歲，因為過去沒有工廠，大家較有空閒時間，為了娛樂及興趣才來學習的。

福樂軒通常在神明生日及喜喪之前，有人來請，為了出陣才開始練習，每次大約練習兩個小時。以前曾邀請兩位安良港的老師來教，十幾個月下來，花了十多萬元，兩位老師在去年底、今年初相繼去世。福樂軒的成員會「扮仙」、「打板」，演奏的樂器有吹、鈔、鑼、大鼓，拜西秦王爺為祖師，館址設有祖師及將軍爺神位（見圖二）。

村民請媽祖遶境，會請福樂軒出陣，另外私人的「紅白

包」爲本館經費主要的來源。民國七十八年曾獲農會補助兩萬元，以前也參加過全省比賽，連續三年共得獎十萬元。

福田村公廟福成寺於每年四月十五日西保二十庄迎媽祖，都會請南瑤宮媽祖，以及三月二十八日（非每年）媽祖往南瑤宮進香時，都會出陣參加。

彰化南瑤宮、沙鹿天公壇、龍井鄉龍西村開漳聖王廟、下庄仔、竹坑，以及臺中、清水、大甲一帶，都會來請福樂軒表演過。

——七十九年四月一日訪問歐阿堂先生（館主），林淑鈴採訪，林美容整理記錄。

（三）龍井鄉海埔厝福義堂

受訪者黃清旺（見圖三）現年七十歲，他說福義堂在日據時代便有，光復後消失。最開始是其父黃德發在霧峰學武，然後回來創立了福義堂，一直到其父四十九歲去世後，整個武館也就解散了，當時黃清旺年約二十三、四歲。其父曾至豐原參加縣政府舉辦的武術比賽。

黃清旺不曾練過武，也不知館主和先生的傳承，只記得幾個外庄來的師父，如葉木、紀金選（住沙鹿，曾任臺中縣議員及兩任沙鹿鎮鎮長）。此館只有練拳頭，不知是何拳種，也不會見福義堂拜祖師，因為報導人家信仰基督教。練習時多至庄外，也不出陣，習武純爲健康，亦無拼館。

其父有接骨技術，但其藥簿失傳了，本庄已沒有別的武館，海埔厝有曲館，請媽祖時會出陣。

——八十一年八月五日訪問黃清旺先生（館主之子，七十歲），邱詩晴、邱詩文採訪，邱詩文整理記錄。

（四）龍井鄉田中央義英勤習堂

本庄義英勤習堂已有四十年歷史，創館人施擇已於十幾年前去世。現任館主即施擇之子施文枝，現年四十八歲，他十四歲的時候開始學武，已接館二十六年。

平時他們在施宅中或稻埕上練習，有兩副「傢私」置於施家，是由村人王瑞倉出錢製作的。村廟熱鬧、媽祖生日、「刈香」或水裡港（今麗水村）的三府王爺來時，皆出陣。出陣時主事人會替獅陣成員做衣服，並提供三餐及紅包。近年來，獅陣的成員因服役及出外就學，人數日減而日益冷清。

現在教徒不易，不但免費，還要用糖果、點心來招待安撫學習的小孩子，提升他們學習的興趣，而且家長寵愛小孩，不願意讓小孩子受責罰。清水地方曾邀請施文枝去教導獅陣一段時間，現已停止。

師兄弟家裡有喜事、喪事時，會自動前去幫忙，免費出陣。師兄弟之間有禮貌但不嚴肅，親近而親切。

本館與鄰村之武館關係不密切，但若同是「義英勤習堂」之分館則時常來往拜訪。

本館的獅頭作法，是以蚊帳數層黏貼、曬乾後再上漆。館中現有一副四十年歷史的獅頭，比現在製造的獅頭來得重。今之獅頭多以塑膠製成，故較輕巧。

——七十九年三月十日訪問施文枝先生（四十八歲，館主），何連炮先生，江寶鳳採訪，林美容整理記錄。

二、大肚鄉

（一）大肚鄉成功村武德堂

成功村（寮仔）武德堂位於文昌路六一三號，武德堂在

臺創立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在大肚也有五、六十年。臺灣的創始人義哥師（姓陳），專習白鶴拳，來自福建沿海，與當地派系不和而投奔臺灣發展武學，其子陳儀德為臺中武德堂館主，也是全省武德堂總召集人。義哥師的徒弟陳春成創大肚武德堂，生性好武，與義高師走江湖，曾在員林及臺中縣、臺中市內很多地方教過，後來回「番箕地」（老家）開館，已過世十餘年。

陳春成弟子眾多，分散全臺各地，如龍井鄉龍西村街上的戴基鐘、瑞芳鎮武德堂陳先生（曾任臺北縣國術會理事長），其中以吳樹根這一支最為興旺，吳樹根龍井鄉人去年過世，他生前在很多地方教過，包括大肚鄉福山村、成功村，龍井鄉麗水村、龍西村、龍東村，豐原，彰化，員林，伸港鄉水尾仔，及嘉義新港等地。吳樹根有五個兒子都習白鶴拳，長子吳梓清現在臺東縣授徒，徒弟眾多，三子吳梓福曾在龍井鄉龍東村、花蓮縣北埔及臺東縣卑南村、太平村授徒，四子即受訪者吳梓吉，他是成功村武德堂館主之一，由於本村師兄弟多，他教得比較少。

「傢私」以前大多置於陳春成住所，授徒後即分置各館主家。祖師為白鶴禪師，開館時才拜。成員多分佈於大肚鄉成功村、福山村、社脚村，龍井鄉龍東村、龍西村、麗水村、忠和村，梧棲鎮永安里，彰化市區及彰化縣和美鎮、伸港鄉內。昔日為農業社會，工作機會少、閒暇時間多，為排解糾紛、防身及聯絡朋友感情，願意學的人很多，五十多年前一庄之內約有一半以上的男人會來學習。

吳梓吉開館授課於兩年前結業，當時有四、五十人參加，每晚七點至九點練習，成員大多為十六至十八歲。

本村公廟國聖廟神明生日（一月十六日），或往沙鹿竹林帝爺公進香時，武德堂都會派獅陣參加，有時也要耍長、短棍。每年四月初一起二十庄迎媽祖，請彰化市南瑤宮媽祖時也會出陣，屬義務性質，可酌收紅包。

一切「傢私」或開銷均由師父（館主）負責，拜師學武時弟子要準備拜師禮（紅包隨意）。弟子入門當守堂規，可替人打抱不平，但不可胡作非為。

陳春成時代（剛光復後）武德堂曾與今沙鹿義英堂紀文龍之父紀金選有爭執，起於徒弟間糾紛，師父出面排解不當而結怨（時義英堂應在龍井，可進一步向紀先生求證）。武德堂所習白鶴拳屬軟拳，義英堂則習硬拳。據稱老館主去世之後，素怨已解，吳梓吉等大肚一帶人士與紀先生方面人士也有來往。

——七十九年三月十一日訪問吳梓吉先生（四十八歲，館主），林淑鈴採訪，林美容整理記錄。

（二）大肚鄉大肚下街同樂軒

清朝時大肚下街就有曲館，最初名叫永樂軒，因村廟（主祀媽祖）名永和宮，為了永和宮要進香而組織曲館。日據昭和時代分裂為二館，舊館仍名永樂軒，新館名昭樂軒。受訪者趙木財先生開始當館主時，將昭樂軒改名同樂軒，約七、八年前復館，二館合一改名同樂軒。

趙木財十八歲開始學曲，趙春夏（現年八十三歲）小時候就學，當時仍名永樂軒。光復後因為生活不好，一度中斷。復館之後，趙木財義務當老師，指導學員學習。永樂軒時期，潭子瓦窯的阿三先來教，當時有四十人左右。昭樂軒時期，則由彰化的陳獻來教。至於同樂軒時期，彰化的陳金旺

由總理請來教「脚步」。通常都是在永和宮練習，時間是晚上七點到十一點。學員多是大肚村、大東村、新興村、永和村、磺溪村的村民。以前學的人要繳館金，趙木財教時則不收錢。現在成員只剩十多人，「出陣」時不必向外調人手。趙木財已經四、五年不管事了，現任館主是大肚村張明珍，現在已不開館了。

以往「出陣」都沒有收錢，純義務性。私人好友來請「出陣」，通常會送紅包，分給大家之後留一些當公金，可用來修樂器。以前常到附近的村廟「出陣」，人數大概要十一、二人。日皇昭和登基時，永樂軒曾「出陣」慶祝。以往每逢媽祖生日就上臺作戲，正月十五日要排場，四月八日迎二十庄媽祖也要排場。每逢六月二十四日，西秦王爺生日時，子弟要為他排場、扮仙，用牲禮拜，並簡單地「吃桌」，現在已經沒有拜了。過去西秦王爺有「金身」，後來被賊偷走。

第二次調查時，蒐集到一捲同樂軒表演的錄影帶。

——七十九年三月十一日、十月三日訪問趙木財先生（八十二歲，村長），林淑鈴、邱花妹採訪，林美容整理記錄。

（三）大肚鄉山仔頂集樂軒

〈訪問村眾部分〉

本庄曲館師傅林牛（俗名茂仔），對集樂軒的歷史最清楚，受訪之初與村眾一起在廟前，當我說明來意時，他不願受訪，意思好像是說訪問這個沒有用，就走開了。後來我又到他家拜訪，他又推說頭腦退化了，不會講。其實他口齒非常清晰，不明白為什麼不願意受訪。

以前彰化集樂軒的老師來教過，但是沒教多久。此後由

南屯景樂軒的老師來教。

有一位報導人已經八十多歲，他說陳炎當過總理，村廟的管理陳金生也當過總理，還有一位陳由來先生生前也管過曲館。本庄集樂軒在日本時代才成立，因為那時生活較好。

報導人說集樂軒以前由陳由來先生管理時，曾請西屯的阿坤先來教曲，阿坤先在「水廠」（自來水廠）服務。阿坤之前也找過其他人來教「亂彈」，缺乏人手時會調楓樹脚或西屯的人來幫忙。

——七十九年十月三日在廟前訪問村眾，林美容採訪記錄。

（四）大肚鄉山仔頂福樂軒

〈訪問林牛部分〉

據報導人林牛指出：本館起於光復以後，約在十多年前解散，要學的人要繳學費，負責人的傳承已不清楚，只記得最後一任是陳樹，他也是福樂軒的子弟。至於先生則多半來自彰化，只記得陳樹曾經請彰化市南門口泳樂軒的李川練來教。

初招收弟子十幾人，練習時間約在每晚八點，不過有時因季節不同可能會改變練習時間。除了李川練外，還有南屯林某，曾來教曲、教脚步，食宿均在庄內。

若要入學必須要拜祖師，祖師是西秦王爺，西秦王爺生日時要拜，但出陣時不一定拜。有人請就出陣，集樂軒和村廟和福山宮及附近村廟並沒有關係，和南瑤宮彰化媽祖也沒有關係。由於拼館要浪費許多人力、財力，故不會拼館。

出陣時，曲館陣勢如下：

大小鈔
大小鑼
旗
鼓
陣
吹
管

最後一次出陣已不記得是何時，庄內有歌仔戲團，本館以前也是歌仔戲團，後改為北管，「傢私」放在福山宮內。

——八十一年八月五日訪問林牛先生（師父），邱詩文、邱詩晴採訪，邱詩文整理記錄。

(五) 大肚鄉山仔頂振興社

受訪者謝淑欽先生已七十多歲，他二、三十歲就學武。日據時代是偷偷學，光復之後才開始光明正大的學。光復後，山仔頂請彰化的阿彩（黃彩）來教，他現在已經八、九十歲，還住在彰化。當時是在村廟或是土地公廟前空地練習，因武術可以防身，且光復後工作機會少，沒有什麼工廠，大家較有閒暇，故來練身，學金鷹拳。謝淑欽沒多久就成為「頭叫師仔」，教過很多人，不過只在本庄教。現在人都散了，還在「出陣」的只剩下幾個人，都是四、五十歲的人，常常要從彰化方面調人，調的人都是同一個老師的徒弟。

振興社的「傢私」有大刀、雙刀、雙眼、槍、叉、槌子等，都會向派出所登記。出陣時，打空套（即雙手打拳）、弄獅、舞大刀、耍棍等。「傢私」都放在館內，即福山村沙田路一段四二八巷三十六號，是館主謝淑欽之阿嬤的家，由館主負責修繕。

館主家奉祀達摩祖師（振興社也有學白鶴拳），開館授課時館主會祭拜祖師，平日則由其嬪燒香，祖師像旁邊有香

爐、神像，並用紅紙寫明館名。

山仔頂每年四月迎二十庄媽祖，村廟於正月及八月作戲拜拜，振興社都要「出陣」。謝妻說廟方不太願意包紅包，因派系不同，振興社屬紅派，廟方黑、紅派都有，謝也是國民黨員。村民於喜慶時通常會來請，現在振興社的事情都由一位「頭叫師」在調集人手。

振興社與本村金源國術館（在沙田路）及王田一武館有來往，但兩館現在都沒有教武術，振興社雖還教一些年青人，但大家都不太想學，要他們學好像在「佔情阿公」哩！

——七十九年三月十二日、十月十二日訪問謝淑欽先生（七十幾歲，重聽，館主）的妻子，林淑鈴、林美容採訪，林美容整理記錄。

(六) 大肚鄉王田天和宮曲館

王田原名灣仔庄，居民以林姓、陳姓與孫姓居多，村廟天和宮（見圖四）歷史可溯自日據時期，但曲館在天和宮創建之前便有了。天和宮主祀西秦王爺，曾數次遷址，天和宮曲館並沒有命名，館主（管理人）陳木先生已七十多歲，王田村人。曲館子弟大多為王田村村民，只要是有興趣的人都可以來學，現有二十幾人，以三、四十歲者居多，已經學了四、五年。最後一位師父是陳仁堂，現年八十四歲。本庄曲館以前曾上棚演戲。以前也有大鼓陣，由本庄戴進榮教授，後來也向彰化人陳進勵學習，民國八十年三月十二日大甲媽祖遶境至王田時，大鼓陣曾去迎接。

他們通常在神明生日前一星期左右練習，時間是每天晚上八點到九點半，請彰化一帶的老師來教。使用樂器為大小鑼及鼓、鈔。

曲館經費來源是每年農曆六月二十四日西秦王爺生日及八月十三日蘇三王生日收丁錢時，由廟方撥一些錢當餐飲費。

除了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八月十三日「出陣」（鼓陣）之外，村民喜喪事及外村也會來請本宮鼓陣。

——七十九年三月三十日訪問陳木先生（七十幾歲，館主），林淑鈴採訪，八十一年八月五日重訪陳木先生，邱詩晴、邱詩文採訪，林美容整理記錄。

(七)大肚鄉磺溪村福興園

受訪者溫生傳先生十八歲開始學曲館，之前他是學歌仔戲的。當初第一位來本地教的師父姓王，和大肚村街尾巷的趙春夏是師兄弟（屬「軒」的）。後來請了一位名叫洪塔（洪仔）的師父，當時洪塔是到大肚村當郵差，因他有曲藝專長，就在此地教北管，除了教吹、打，也教腳步，但後者較不精。現在的館號，是那時一直傳下來的。以前，學的人要繳館金，剛開始買「傢私」的錢，是由學的人湊出來。福興園有以下幾個子弟：趙文獻（阿肥仔）、戴秋貴（秋仔）、陳春發（粗皮仔）、陳萬來（豬哥丁）、溫生傳（傳生）、趙瑞（番波）、趙羅漢（羅漢仔）。

五、六年前，師父洪塔因和趙文獻不合而離去。洪氏現在搬到沙鹿，參加當地的曲館。福興園則由趙文獻任館主，一切事務由他管理，「傢私」也放他家。其他師兄弟都沒有開館，但有的到外地去教，大家樂器都沒學全，每人只會一兩樣。

福興園被請去「刈香」，或有人辦喪事時，通常都會出陣。十一人才夠「對曲」，有時七、八人也湊和著出陣。大

肚下街永和宮也有一曲館，人較齊。人手不夠時會互相借調，有時也會到大肚頂街仔、大甲、沙鹿等地調人。

本館被請去「刈香」，一天一人要價一千兩佰元。過夜的話，則需一仟伍佰元。若是請去辦喪事，行情較低，一人七百元而已，自己庄的人的話，通常會少收點錢，但還是要收。年尾戲（謝平安）、媽祖生、正月初九、正月十五要做戲時，也出陣。出陣的收入由大家均分，所以「傢私」壞了，修理後報賬由大家分攤。

據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軍投下的炸彈就是被南瑤宮老四媽用裙子接住的！因此大家都走很遠的路去「刈香」。本庄的福興宮現在就是拜老四媽。

本庄文昌廟清朝時就有，今年九月二十八日重新落成，花了一千多萬元，取名磺溪祠院。

——七十九年十月三日訪問溫生傳先生（八十歲，館員），呂培苓、邱花妹採訪，林美容整理記錄。

(八)大肚鄉磺溪福義堂

日據時期，有一師父黃德發先生在附近俗稱鳳梨山的內山教武術，後來師父搬到龍井鄉的福田村教，當時受訪者黃筆章的父母、和他的兄弟一起去學。不久，請黃德發來磺溪教，師父搬來此地後，也在大肚鄉一帶四處教。一館教四個月，完畢隨即開另一館，沒有休息，在黃筆章「門口埕」教。學生要交館金，開館頭一天晚上包紅包獻上，開館時要拜祖師，黃筆章家裡供奉一塊牌，內有吳真人、孫真人、達摩祖師、至善禪師、許真人、黑處大將，紅紙黑字，用玻璃框起來，據說是師父傳下來的。本館本來由師兄接管，師兄退休後，黃筆章接手，已教了五代。而今學生四散，已經找不

到接手人。黃筆章自稱本館單純、不是「暗館」，不會被找麻煩。日據時代武館雖要登記，但是奉公守法，所以日人不會來找碴。

師父教五種拳，即永春、達春拳、白鶴拳、高三娘娘拳、猴拳。此五種拳，與上述祖師牌的關連，不願多說，所以拜五個祖師。

關於出陣情形如下：

1. 本庄庄廟福興宮熱鬧時不請北管、獅陣。但若去「刈香」，福義堂出陣時，武器要貼福興宮的符。

2. 永和宮是磺溪等六個村庄之公廟，請媽祖出巡時，永和宮來請，福義堂才去；不訂價碼，隨人之意給錢。紅包做公金，不分錢，廟裡會拿點心、餐點給大家吃。

3. 私人之事，只有講交情的師兄弟才去，也是隨意給。

（師兄弟的分佈，不願說。）

4. 前幾年去松柏坑「刈香」，遇到很多同館號的，論起師承卻互不相識，對方似乎在南部嘉義。

5. 最近熱鬧的事：九月二十八日磺溪書院修護古蹟，出動四十多人，分便當不發錢，因適逢放假才剛好調得到。十月十日鄉公所請去街上遊行。幾年前也曾去臺北木柵某處「刈香」。

平時上班的人，請一天假扣三天薪水，因此誰也不願請假出陣。福義堂不用去別庄調人手，因本庄就湊得齊。教武也是儘量不教別庄，也不太讓本庄孩子去外地學，怕他們會惹事生非。孩子們自有組織，要調人時可以請「囡仔頭」去找。

祖師以達摩祖師（達春拳）為主。每月初二、十六拜牲

禮，初一、十五敬茶、燒香、燒金。但現在已不這麼麻煩了。

——七十九年十月三日訪問黃筆章先生（六十歲，館主）
，呂培苓採訪記錄。

（九）大肚鄉磺溪忠義堂

忠義堂最初是請彰化人賴東慶來教，最初只招募十人就開館，人數最多時有五、六十人，在頂街村長陳旺家裡教，賴東慶每次來的時候住兩天就走，後因年老不能教，叫徒弟謝士彬來。謝士彬也是彰化人，在大肚教了將近二十年，連同家眷都搬來，後來女兒嫁到嘉義，隨她搬過去。謝士彬教過好幾個地方，包括大里鄉內新庄及烏日。搬去嘉義之後由趙木冬接館，至今已有三十年了。

大東村、頂街村、永和村、磺溪村都有忠義堂。大東村有二館，館主是鄭寶對與王子遠，王子遠原本在大肚村，後來搬到大東村，因此大東村有二館。頂街村與永和村則未「倚館」，「弄獅陣」時四村聯出陣，以前出陣都有六、七十人，現在因人員分散，出陣人數較少，不是在星期天出陣，不會答應。賴東慶、謝士彬都教獅陣。

忠義堂學的是少林達春拳，達摩祖師所創，與太祖拳、白鶴拳、猴拳不同。趙木冬教過的徒弟約有一百人，內新庄也教過，是謝士彬搬走之後接下來的。內新庄的陳武義是他師弟，大肚人，娶的妻子住在內新庄，在當地工作，故請謝士彬去幫忙。趙木冬約在十二年前接受邀請到內新庄，最初騎自行車去教，後來改騎摩托車，那時學的人一個月一人才繳五十元，他總共教了一年多，學生有十幾個。

忠義堂是私館，現在只有零星幾個人到他家來學，三樓

有練武的地方。趙木冬曾貼海報招生，但許多人學不久，就沒興趣了。趙木冬會接骨，是謝士彬教他的，也傳授他一些藥草的知識。

福義堂才是「庄頭公的」武館，由黃筆章當館主。本庄公私廟「刈香」，都找黃筆章，每年九月十五日村廟福興宮（主祀上帝公）作戲四、五棚。本庄出陣都找福義堂，用車載他們出陣，回來後請吃一頓飯。忠義堂皆到外庄出陣，本庄沒有，有時到臺北、臺南，是經人介紹的。

此地所謂「暗館」，是指沒有掛招牌但教武的武館，並非沒有獅陣才叫「暗館」。

忠義堂與山仔頂（福山村）國術館比較有來往，館主陳世河是竹山人，趙木冬與他有交情，與黃筆章則無，但也不會比武。

現在大肚鄉只有磺溪村忠義堂還有出陣，其他村的獅陣都沒有了，去年臺北一私廟來請，去了兩天，四十人收入十二萬元。本庄每年四月初八，二十庄迎媽祖，忠義堂獅陣有時去、有時不去，不一定要人請才去，出去可以賺紅包。

忠義堂的「傢私」是二二八事件之後才買的。頂街村村長陳旺，與臺灣紙業公司大肚廠長「有交陪」，他當「包頭」，因此大肚紙廠做一付「傢私」給他們，是「白鐵仔」（不銹鋼）做的。後來趙木冬又買一付，故忠義堂有二付「傢私」。

——七十九年十月三日訪問趙木冬先生（五十幾歲，館主），林美容採訪記錄。

(十)大肚鄉大東村忠義堂

受訪者鄭寶對八歲就隨父自彰化南門口搬來大肚大東村

，八歲那一年就開始學武，當時是暗館，他一直學到當兵。當時村內約有四、五十人參加，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之後，人數增加到一百多人，都是附近山陽（山仔腳）、頂街、大東、永和等村的人。

他學的時候是陳旺在教，另有一老師傅同慶師更早之前就在教了。陳旺之後謝士彬（澎湖人）來教（人稱臭耳人仔師）。同慶師會「藥斷」，他先跟謝士彬之父學，藥斷即是謝父教他的，因不願傳自己的子嗣。同慶師後來又去唐山學武。

那時候，參加的人多少給師父一點錢，每天晚上在頂街陳旺厝內學，從七點到十一、二點。陳旺因為有朋友在日本人辦的大肚會社，便到會社打一組白鐵「傢私」，有十八般武藝、宋江陣的傢私，若損壞便到會社再打，也不用錢。曾有人要用二千多坪的地來換那組白鐵「傢私」，現在則存放在陳旺的孫子家裡。陳旺教的是白鶴拳，由達摩祖師傳下來的拳路。據說，忠義堂也是因達摩而取名。

由於陳旺是上一任的頂街村村長，逢到好事、神明生日都會出陣。因為山陽、頂街、大東、永和四村都有忠義堂，故熱鬧時會互相呼應。外庄若來請都會給錢，曾到新竹、臺北出陣。武館主要是練身體，故不會與外庄拼館。大東村內另有王子遠主持的忠義堂，但鄭、王兩人不太來往。

師父會用藥及推拿，每天晚上練習時會煮藥草來喝，叫草仔茶。對藥有興趣的人就可以學。用藥的方法是從銅人簿傳下來的。鄭先生本身亦擅長用藥及推拿，另有化名鄭寶樹，以此營生，招牌便立於屋旁。

——民國八十一年八月五日訪問鄭寶對先生（六十歲，館

主)，邱詩晴、邱詩文採訪，邱詩晴整理記錄。

三、神岡鄉

(一)神岡鄉圳堵福樂軒

福樂軒於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成立，當時由地方保正王崢嶸、王宋二位先生主持開館。早期的成員現在還有陳鐵牛、林玉明、張永生、王溪南、林玉坤、王清水、林碧梧、林淑景、陳水、張清芬、王元璋等；請過的老師有劉東獻（鹿港人，俗名臭獻師）、陳其清、王溪南。受訪者王金生先生（見圖六）是由王金鳳教的，光復後才學。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是福樂軒的鼎盛時期，人數最多時曾達七八十人，現在只有三十人左右，多是圳堵村子弟，圳前村也有，但是較少。武館也是兩村合一，村廟亦然。福樂軒目前由王金生負責管理，已無登臺演戲，但有排場、陣頭，也參加社區活動。以前曾上臺演戲，花令乾當老生、王榮坤當小生、王火發當正旦、董派聰及王金生演小旦、王森演大花、陳萬順演小花。

練習地點本來在廟裡，民國六十三年遷到圳堵活動中心（圖五），樂器（圖七）都放在該處。西秦王爺則仍放在廟內，有先輩圖（見圖六）。每逢王爺生日要「辦桌」請地方士紳及主顧。

目前出陣的價碼是出鼓陣六、七千元，「幼樂」一萬二千元，一部分分給個人，大部分留做公金。另外，大排場要擇篷，陣容如下：

出篷時要加錢，一篷基本成員至少九人，通鼓、嗒鼓、大鑼、小鑼、大操、小操、響盞、一對吹（可再加一對）、

絃（一個頭手，一個副的），目前出陣喪事比喜事多，喪事需要的曲館人數較少，時間較短，價錢也較低。

絃樂器有殼仔絃、二絃、吊仔絃；大鼓通常在遊行中使用，排場則用小鼓。演出順序：扮仙、打排指、經尾曲、頂四管（比較大聲）、下四管（比較幽雅）。戲齣以三國演義的曲目如長坂坡、劉備招親、黃鶴樓、五臺山等歷史戲為主，用「正音」來唱。扮仙戲有天宮賜福、水仙、三仙會、醉八仙、小三仙（福祿壽）等。福樂軒曾到北港、臺北、花蓮演出。

歷任總理第一代為王洛、第二代王國棟、第三代王元璋、第四代王宋、第五代王昌，現由王金生代理。

——七十九年三月十日訪問王金生先生（六十二歲，館主），林美容、王鏡玲採訪，林美容整理記錄。

(二)神岡鄉圳前村同義堂

受訪者王秋榮經營輾米業，武館的「傢私」、鼓和獅放在他家。

圳前村的武館由王達（已去世一年多）於光復後第二年（一九四六年）起館，那時大家在農餘因「趣味」組陣頭，起先（開始）有三十多人。請阿萬師（豐原大湍里人）來教，教半猴拳和獅陣，獅屬開口獅（口是活動的）。

神明生日、縣長就職、新舊鄉長交接時出陣；村內的神明生日自己會主動出陣，機關的典禮則由他們來請才義務去幫忙。

王秋榮二十多歲開始學武館，現在六十三歲，參加的人，除了圳堵以外，還有阿萬師從大湍帶來的徒弟。

目前同義堂的成員有：王正三、王明宗、王明義、王明

堂、王明丁、王明星、王明城、王本昭、王明先、王福來、王秋聰、王秀湖、宋朝宗，老一輩的成員有王朝枝、王萬、王木，這些人學了以後並沒有再去教其他人。

圳前同義堂和寶斗（北斗）那邊的武館同堂號。本村村民祖籍屬泉州安溪，教一館多少錢由學的人分攤，「傢私」由王達購買和管理，另外還有一些「傢私」放在王明宗家。

距今幾十年前，曾受隔壁村邀請去演出。現在如有演出由王明宗及王秋榮召集。當時練習的地點在圳前之王秋榮的舊厝。成員現在年齡大多在五、六十歲，以師兄弟相稱，年紀再大些的已有七十多歲。

打拳應吃何種藥強身，只有教給上一輩，王秋榮這輩並未學到。

獅陣中，燒金、咬金是表示接獅神、下馬威，舞獅才會比較順利，繇門聯和龍柱表示對神的禮貌，門、龍柱有神，與其他獅陣相遇要行三拜禮。同義堂沒有拜祖師。

獅頭（圖九）是在嘉義作的，是專門作獅頭的店，必須開光點眼，以前的獅頭則是用紙板糊的。

——七十九年三月十日訪問王秋榮先生（六十三歲，館員），王鏡玲採訪，林美容整理記錄。

（三）神岡鄉社口獲樂軒

獲樂軒成立於七十六年前，即受訪者張鑑裕出生前二年。由當時地方士紳林泰祿（總理）、林接賢（副總理）發起，集合地點在張鑑裕家中。首先聘請彰化的紅番先來教，共教了三館，一館四個月。必須提供他生活費，也包紅包，一個月不超過十元。當時約有四十人學習北管，學成者二十五

人左右。紅番先住在張家，他女兒在此出生，後因欲嫁張鑑裕之二哥不成，全家搬回彰化，在張家期間皆自炊。曲館因先生離去，停了三年。

後來由紅番先的徒弟張登科當老師，張登科是得紅番先真傳的人，有一位曾榮亨先生是他的師兄弟。張登科只教了三年，學生總共二十幾人，大都是社口人，只有一個為北庄人。學生有周家棟、陳生淮、朱阿全、呂三傳等，現在碩果僅存的只有張鑑裕和陳福全。

後來又請鹿港枝清先（姓陳），來教了二年，另外有一位彰化來的老師也教過，他的年紀較輕，教出來的學生卻很出色。這些老師除了紅番先自炊之外，教曲期間都跟張家一起吃住。張鑑裕及其大哥張昌、二哥張鑑發皆拜在張登科門下。張鑑裕專學通鼓，以前在彰化排場時，沒有人敢在他後面上場，因為自認功力不及。他也會揚琴、沙箏等，少年時唱小旦。張鑑裕的二哥更是學有專精，他的叔叔張啓明、張水也是紅番先的徒弟，很久以前就學曲館。

二次大戰期間，因害怕飛機轟炸，獲樂軒停頓了一陣子，那時生活很苦，大家也沒有餘力學曲館。光復後第二年才復館，由張鑑發當老師，後來又停頓十幾年。老一輩的只剩下張鑑裕、陳振通及張鑑發的學生劉逢茂，樂器都放在陳振通家裡，廟會出陣都須從外地調人手。

以前學曲館，要拿香拜西秦王爺及其手將，稱將軍爺，然後再向老師行禮。每逢六月二十四日館員要拜祖師，九月初三要拜將軍爺，平常入廟練習時也要先拜祖師。將軍爺是犬將軍，其來源據說：西秦王爺有一日過橋，見蛇擋在路當中，爲了過橋只好打它，不料卻反被蛇咬，此時一隻狗在溝

邊，見狀去舔王爺的傷口。王爺以後很怕蛇，學曲館的人也不能打狗，因狗挨打吠聲很難聽，所謂「狗聲乞食調」即此意。因為這一段故事，學曲館的人都避畏「蛇」、「狗」兩字，蛇要用「溜」代替，狗要說成「四脚」。陳枝清老師在的時候，弟子若直言狗或蛇，他雖不罵人，但會趕快拿起香，拜祖師爺。

以前軒園相併的原因，是梨園先學曲館，他們專門作戲，因為讀書人在書軒讀書，教書先生看北管音樂不錯，便請人來教樂器而不學唱戲，讀書人的曲館即稱「軒」。學成時，「軒」的在神明生日排場，「園」的也排場，由於大家以前沒看過書軒子弟演戲，都跑去看「軒」的，「園」的人不高興就說要拼戲，軒園相併即由此而來。其實雙方所拜祖師皆相同。軒園拼是拼那一邊看的人多。光復後有一年，員林迎媽祖時，市場內賣魚的聘豐聲園，賣肉的聘集成軒，獲樂軒因與豐原集成軒較有交情，就出來相幫，此次軒園相併很激烈，軒的幫忙軒的，園的幫忙園的，雙方盡展功夫。

目前獲樂軒想召集一些年輕人學曲館，但召集不易，大家都不太想學了！政府不鼓勵當然也有關係。張鎰裕有一次參加文建會在臺北劍潭舉辦的座談會，曾建議提倡文化復興，要鼓勵曲館，具體的辦法是由中央、省、縣、鄉鎮及農委會等政府機關負擔百分之五十的經費，由人民負擔百分之五十，買樂器、請老師，這樣才能真正的復興文化。

——七十九年三月十日訪問張鎰裕先生（七十四歲，館主），林美容採訪記錄。

（四）神岡鄉社口武館

據張鎰裕先生說，社口的武館與曲館約同時成立，那時

，他家的三個孩子，大哥加入武館，他自己和弟弟加入曲館，因此對武館並不是很了解。但是，請教他有否更適當的採訪人選，他又說，除他以外，恐怕沒人知道了（後來親自去社口尋找，亦證實了這一點）。就其記憶所及，武館約於他十多歲時（即七十年前）散館，練習時約有二十多人左右。張先生一再強調，歷史的東西不清楚是不能亂講，便結束了談話。

——八十一年八月四日電話訪問張鎰裕先生（獲樂軒館主），邱詩晴採訪記錄。

（五）神岡鄉溪州勝樂園

溪州勝樂園原名共樂軒，日據時期改名共樂園，光復之後二年重新起館，學歌仔戲，爲了與他館競賽改名勝樂園。

勝樂園剛開始有五、六十人，三十年前還有四十多人，現在只剩下館主吳秋金及林水柳、楊添生、宋墩銀、林相逢等人。受訪者林相逢現年六十三歲，三十歲開始學武生，三十二歲時，勝樂園收場之後，不再上棚，現在只有敲鑼打鼓自娛。館主吳秋金現年六十八歲，學的是後場，因爲生性好動活潑，而當上館主，現中風臥病在床。林水柳以前任丑角，楊添生學小旦，宋墩銀學老旦。宋爲是前任館主宋松槐的弟弟，已近八十歲。

勝樂園曾請圳堵的鐵牛先來教，他是屬軒的，會教腳步，已去世很久，過去也曾請神岡的林漢庭來教過一兩年，他屬園的。歌仔戲的老師叫阿桂，從戲院請過來，建了一間房子給他住，他是臺南人，孤兒出身，較熟悉武戲，有一女住豐原，後來勝樂園收場，他就搬出去了，已過世。以前請老師來教，每天晚上吃過飯後在宋松槐家練習，十一點才結束

。宋松槐去年過世，他也學樂器，代表曲館對外講話，勝樂園由學的人共同出錢，當初是因為迎媽祖無陣頭，所以組織曲館。

神州、豐州及溪州三村合稱溪州，每年三月初一請媽祖，豐州村大明宮主神為關公及孔子，內亦奉祀媽祖，當天請豐原慈濟宮媽祖、社口萬興宮媽祖及石岡仔媽祖一起在境內巡境。勝樂園現在仍然出陣，但只有鑼鼓陣。兩年前溪州到大陸請七大人回台，今年二月初八請勝樂園去祝聖。

勝樂園歌仔戲現在已解散，因成員年老體衰，男扮女裝愈來愈不像話，而且愈來愈少人請戲。

勝樂園也學南管的樂器，但老師已不在。他們沒學北管戲，因歌仔戲較流行，學了很多歌仔戲。學歌仔戲要拜田都元帥，每次演戲前拜，現在田都元帥仍置於會員家。

——七十九年三月十日訪問林相逢先生（六十三歲，館員），林淑鈴採訪，十月十四日林美容電話訪問，林美容整理記錄。

四、豐原市

（一）豐原市西勢仔鎮聲園

鎮聲園只活動了二、三年，最初在民宅學，學的人不必出錢，後來因沒有人管理，二十多年前就解散了。

——七十九年訪問陳茂盛先生（西安里里長），林淑鈴採訪記錄。

五、大雅鄉

（一）大雅鄉頂橫山集英堂

距今五、六十年前，臺中人林春成來頂橫山教武館，有一位阿Vi師是那時候跟他學的。林春成死後，由其親戚江阿波來教，後來江阿波到臺中公路局保養廠工作，改由江之子教。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政府管制日嚴，人民生活更苦，娛樂減少，武館也就停止了。直到光復後才又開始活動，大概十多年之後散掉。

阿Vi師大雅上楓村人，早先和岡海仔先學，岡海仔先的師傅可能是林春成。因為阿Vi師學得比較久，所以學得比較好，當他來頂橫山學的時候，同時學的還有吳火木、吳進來，當時約昭和十、十一年（一九三五—三六）。吳進來後來在竹仔坑教獅陣、拳頭，有一武館，人數約二、三十人。

阿Vi師也開武館，但不得志，因此改開接骨院。阿Vi師已經過世，若是活著的話有九十幾歲，其子現在大雅民生路六十一號仍有一館。

另有一位德清仔也來過頂橫山（秀山村）教獅陣，但並無館名。德清仔是西螺七崁來的，與阿Vi師在同庄教武館，但並不會因為不和而吵架。他也已經去世。

日據時期只有頂橫山有武館，當時學的人有二、三十人，因二次大戰而暫停。戰後又活動了一陣子，但人數漸少，只有吳江漢、吳明輝（仍住在本庄）及吳地發（已逝）這幾人「弄」獅頭部分。他們學三戰拳及羅漢拳，武器有雙刀、雙眼、丈二、雙叉、單叉等。

以前是在保正「門口埕」學武，戰爭時期庄頭十三寮成為軍事基地，所以整村遷到現在的頂橫山（民國三十三年遷村）。當時「傢私」都放在保正家裡，練習時多半在

傍晚。

光復前頂橫山的武館並未設堂號，光復後才取名集英堂，庄內熱鬧時出來「弄獅」都是義務，到外庄湊熱鬧則有紅包可拿。日據時代每逢農曆六月十五日臺中迎城隍爺時，各武館會在州廳比武，優勝者由州長獎賞。光復後六月十五日的慶典已經不再比武了。

——七十九年三月十一日訪問吳萬彬先生（村廟長發宮廟公），王鏡玲採訪，林美容整理記錄。

(二) 大雅鄉下橫山奏樂天

奏樂天館址在橫山村公廟永和宮附近，即現任館主張松彬家，成立已近百年，為慶祝神明生日並延續前一代之成就而繼續活動。子弟多為橫山村人，有興趣的都可以來學，最盛時有六、七十個成員，現存的成員大多六十多歲。

使用樂器有大小鑼、鼓、通鼓、嗒鼓、鈔等。演出之前每天三點半到八點練習。祖師為西秦王爺，奉祀於永和宮內，另有一尊神像放在爐主家，有一西秦王爺會，會員即奏樂天之成員，每年農曆六月二十四日「食會」，卜爐主，約有十人。

奏樂天經費是由會員負擔，以前張澄洲（今橫山村總幹事）當鄉民代表時，曾向縣府申請到一筆補助經費。

每年農曆一月一日、三月二十三日（媽祖生），及六月二十四日（西秦王爺生），奏樂天都會在村廟扮仙、排場、唱曲。

村人有喜事（拜天公、結婚、祝壽）會扮仙，以慶祝喜慶；喪事則只吹「鼓吹」。斗南、彰化、鹿港都來請過奏樂天，如今本館人數不夠，必須到大雅村、臺中市水堀頭、林

厝庄、西屯、文山、及豐原南陽調用人手。

曾與大雅雅梨園拼館，日本統治臺灣五十週年時，庄長也曾動員本館去參加，當時參加成員約五十人。

——七十九年四月二日訪問張松彬先生（館主），林淑鈴採訪，林美容整理記錄。

(三) 大雅鄉下橫山英義堂

本堂於光復後第二年成立，最初聘張文進先生（三和村人）來教，學的人有五、六位，張文進是義務指導，並未收錢。起初是在王明家宅的稻埕練習，後來移到張滿雄的家，現在英義堂即由張滿雄負責。

大家跟文進師學了十幾年，後來人數漸漸增多，年紀大的教小的，成為一個班底，平常是晚上練習。「傢私」由村人贊助，出陣賺的錢大家平分。館員家裡有喜喪事時彼此義務幫忙。英義堂與大雅永興宮較有來往，但出陣還是要錢，目前行情是每人一千元。過去曾與頂橫山集英堂「對臺」，是在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媽祖生日的時候，大雅鄉內學硬拳的都出來互相較量。

文進師教拳頭，獅頭獅陣則由張文進的徒弟（霧峰人）來教脚步。賴清耀和張滿雄都是張文進的第一代弟子，賴年幼即學武，十六、七歲出陣，現年五十九歲，經營雜貨店、花車為生，因曾出過車禍，已經很少出陣。

英義堂出陣迄今已三、四十年了，與總堂三和村馬岡厝英義團有來往，彼此互相借調人手。

——七十九年三月十一日訪問賴清耀先生（五十九歲，館員），王鏡玲、江寶鳳採訪，林美容整理記錄。

(四) 大雅鄉大雅雅樂軒

雅樂軒日據時代即有，光復後還會上棚作戲，活動多在本鄉，不過，現在戲服都已經爛了。大雅國校五十週年紀念還有排場相拼，軒、園碰到即相拼。後來雅樂軒停頓一段時間，十一年前大雅鄉公廟永興宮成立國樂組，有些成員即屬雅樂軒，如張慶鶴（人稱慶鶴旦，七十幾歲，演小旦）、朱鎮疆（七十幾歲，演老生）、陳德根（八十六歲，演公末）及賴耀東（七十幾歲，旦角）。國樂組現在也有四、五位女性加入，她們在七十九年三月才開始學。現在的老師是邱炳煌，今年六十一歲，他十六歲的時候歲開始在西屯興樂軒學曲館，二十一歲開始當老師，最初是在惠來厝惠樂軒，教了幾年，後來停了很多年未教，十幾年前回去西屯興樂軒教，也應聘到龍井鄉新庄仔某團及南寮福民軒教過。他已在大雅教了三、四年，現仍住西屯。邱炳煌的老師是徐火爐，已逝，他教過下七張犁、何厝庄、下橋仔、涼傘樹、大里、草湖、龍井鄉新庄仔等地的曲館。大里林水金是邱炳煌的師兄，徐火爐留下來的東西如劇本等都由林水金承續，因徐火爐在大里教的時候，都住在林水金的家。

前述國樂組附屬於永興宮長春俱樂部，成立至今也請過好幾位老師。第一位是彰化集樂軒林火柴，他教了很久，在下橫山奏樂天也教過一館（四個月，一館一萬元）。林火柴之後，大雅鄉的人想請邱炳煌來教，邱沒有答應，但介紹他的師叔程德源。程先生有一次去大雅教曲，在路上不幸出車禍死掉，邱炳煌另找師弟廖炳輝前往，但是這位師弟技藝不太好，無法教學，最後邱炳煌只好自己來了，他說大雅國樂組的老人都對他很好，所以他來是半義務性的，只拿車馬費。

雅樂軒現有組員十幾人，最年長的八十四歲，最年輕的二十四歲。老人吹不動「鼓吹」，故需要年輕人，因此國樂組無年齡限制。每逢週三、週六晚上在永興宮練習，「傢私」放在廟內。每逢農曆初一、十五都替廟方扮仙、排場，事後由廟方請客吃飯。採訪當時適逢扮仙完畢，午飯由他們招待在一家店一起吃鐵板麵。

大雅每三年迎一次媽祖，迎媽祖在全鄉九村內舉行，規定各村要出一陣頭，分兩路遶境。曲館本陣要分三陣出去遶境。此外，每逢西秦王爺生日，館員都要來扮仙、排場。

據邱炳煌說，以前北管只有軒沒有園，軒園之所以會相拼，是因為以前的富戶人家怕子弟學壞，請人來教北管；後因兄弟相爭，另外請梨園的人來教，故軒園相拼。

——七十九年三月十一日訪問邱炳煌先生（六十一歲，曲館老師），八十一年九月三日再度電話訪問，林美容採訪記錄。

(五)大雅鄉上楓樹脚雅梨園

雅梨園係日據時代由陳和創館，最初成員有二、三十人，光復後有三、四十人。現在僅剩下：王德鴻，六十六歲，學小旦；黃江，七十幾歲，學小旦；李金城學小生、張清波學老生，兩人都是七十出頭。他們已經十幾年未上棚，四、五年前即未出陣而散掉，散掉之前若有喪事來請，仍然出陣。陳和會演小生及小丑，他死後由陳火炎及其三弟溪泉接管，陳溪泉學小生，已過世。陳火炎則學了一半，於四十五歲時過世。最後一任館主叫陳九，也已去世好幾年。加入雅梨園者皆為西秦王爺會的會員，每年農曆六月二十四日仍有一

食會」，西秦王爺現供奉在二十四鄰鄰長之太太的弟弟家裡。至於經費，當初是會員每人出幾十元，演戲之收入則留作請老師的費用。

雅梨園最初請陳定春來教，定春先乃神岡人，後搬臺中，在日據時代就學曲館，會教脚步。還有一位老師叫K。成先，彰化市郊的人，按照他老師的劇本教，在光復後十來年去世。雅梨園曾到臺中、沙鹿、苑裡等地演戲，在苑裡與當地的曲館「軒園拼」，雙方的競賽滿和氣的，可以說是拼趣味的。在本庄也曾與大雅雅樂軒及橫山奏樂天（屬軒）「軒園拼」。大體而言，日據時代就有軒園相拼的現象。

每年媽祖生日、中元節及作年尾戲時，雅梨園都要出來扮仙（三仙或醉八仙）。村民結婚、祝壽或入厝之喜事會去扮仙、對曲，喪事會去吹鼓吹。樂器有三絃、吊規、殼仔絃、大鑼、小鑼、大鈔、小鈔、鼓、通鼓、嗒鼓、響盞等，較常用的是大鑼、小鑼、鈔及通鼓。

——七十九年三月十一日、十月三十一日訪問王德鴻先生（六十六歲，館員），林淑鈴、林美容採訪，林美容整理記錄。

（六）大雅鄉馬岡厝英義團

英義團創館者張文進（圖十），人稱文進師。幼時家中生活富裕，初入公學校（今台中一中）就讀時，坐轎上學，由帳房陪同，但帳房忘記繳納學費，張文進因被日籍教員諷刺無錢別上學，而跑回四塊厝取錢再去學校，臺中一中距四塊厝約十二公里，並且兩旁均為甘蔗園，他三更半夜跑回家，其恐怖情形可想而知，從此他有抗日的意識。

張文進與謝東閔是同學，自臺中一中第九屆畢業後，遊

學大陸各大名校，北大、黃埔軍校待較久，也曾遊學日本，他在臺中一中時，與謝東閔、黃朝琴、林鶴年互有往來，其遊學日本、大陸，是受到他們的影響。張文進著有「臺灣佛教大觀」一書，說明佛教在各時代情形。張文進在學生時期，自認為先進，因而信奉基督教，年老後才又回歸佛教，以悟禪道。於五十五歲時中風，六十五歲去世。

文進師在臺中一中時，受到日本教師諷刺即有濃厚臺灣意識，在其遊學大陸後更為堅定，故返臺參加抗日活動，且以其幼時學自拳譜的武功加上於大陸習武七、八年的基礎創立武館。為避免混淆，且別於其他一般武館而取名為「團」，以示團結。張家有祖傳之針灸、槍法，又自抄拳譜、拳經，並聘本地師父教武，於大陸歸來時，因大陸的師父念其資質不錯而渡臺來教授，張文進武術者，先後有將近三十位，因此張文進所習的拳種有好幾百種。

當時臺灣的武館分「明館」及「暗館」，「明館」指有公開的獅鼓、鑼陣，「暗館」則如文進師在去大陸前所集結的臺中知識青年，團結大家的力量而結團成社者。

英義團所習拳種包括少林拳法、鶴拳、猴拳……等多種，因文進師曾受多位師傅教導，內外家、南北派都學，故拳種混雜而無法細分。張文進授徒時，為了能使國術平民化，故不限師禮、不需費用，最多時曾有六十多個分館，自東勢一直到嘉義，都有分館，其子七人皆習武，以次子達雄（受訪者）為首，也是第二代館主。

弟子眾多，有今日頗有成就之企業家，如宏臺建設之老闆朱傳德與綽號「阿呆」者（即廖學森），皆為文進師在大雅之首徒。弟子中武功最好的是「火寶」，但團裡實權由阿

呆負責，後傳給其弟阿亮，阿亮學鶴拳，功夫紮實，脚步好，爲大雅分館負責人張滿雄之師。

英義團勢力範圍廣大，曾在內新庄（屬大里鄉）插上團旗後，即聚集三百人。臺灣光復後，國民黨政府懼其勢大，一則攏絡，一則壓抑。在二二八事變時，文進師分析情勢，認爲沒有反抗的必要，而欲置身事外，但在市長要求下，組織臺中自衛隊，以維護臺中縣市之安全，駐守於民權路。國民黨軍隊入城後，以機關槍攔路，射擊一切行人，包括自衛隊員，且視英義團之團員爲違反宵禁暴民。受訪者曾聽林天送、曾壽山及水盛等人之口述，謂謝雪紅之親人中，有一開設「大安貨運」的人與文進師相識，故文進師受此連累，受到打擊，武館活動因而一度沈寂。以後每逢選舉，政府爲防止其運用勢力左右選情，故每在選舉前三個月，以「考察」名義強制帶其外出，直到選舉結束才回來。「豐榮水利會事件」被陷害之後，祖產充公，爲洗清冤屈而變賣祖產上訴，以致家道中落。今大雅最熱鬧的地區，當年大多爲張家之土地。後來張文進中風，囑咐家人不可再涉足政治，直到死前態度猶如此。

英義團館員最多時曾達二千多人，在第二代館主張達雄接館時曾多達八館（約四、五百人）。三十年前也有女館員：如民興紡織廠之女工，下班來學武術以強身，保衛自己。現在一般人都以學武非謀生技能，無法糊口而不願學，故館員日漸減少。現館主張達雄還在中臺醫專、南開工專授課教武術，學生雖多，但僅二十人較常來館中參與活動。臺灣的武館有一不成文規定，師父死亡前，弟子不可收徒，皆須以同輩相稱，即師兄弟，以示敬師。

日本人離臺前，曾將兩條大街大部分的地權贈予文進師，因感其愛護鄉土、敢反抗當權的正義感，但國民黨政府遷臺之後被沒收。武館支出多是自費，早年出陣不收費，隨邀請者經濟能力包個紅包意思意思。近年來則須事先談妥價碼，包括「傢私」之整修費，這在戲劇界習稱「壓箱錢」，譬如講妥一萬元請十個，則只出八個人，多出之兩人份的錢入公庫，做爲整修「傢私」的公錢。由於大家都在工廠或其地方上班，出陣請假，會被扣薪，故雇主請吃飯外，加上煙、酒、茶水及工資等，通常一天至少一千六百元。

文進師曾說，武館要永久存在，必須有獅陣，藉以團結衆人的心。但日據時禁止出陣，故對獅陣的發展影響很大。雖然精武術的人懂「獅齣」，但因張家信仰基督教，反對貼符、燒金紙等迷信的方式，故本人不教獅齣。本團的獅頭不貼符與其他獅陣不同，附近村廟爲破除迷信，也有不燒金紙、不置金亭，都是因爲他的影響。當年以霧峰人「坎豆」最擅長獅齣，聘他教團員，而文進師自己授脚步、武術等。

文進師很早就開館授徒，十六歲時，因日本統治及其信仰之故，開的是暗館，因而未祭拜任何祖師，但第二代館主自己選八位神祇祭之，排列如下：扁鵲先生、華佗先師、仲景先師（因張家有祖傳針灸，故祭三位醫者，以示敬意）、達摩祖師、三豐祖師、白鶴先師、七娘先師、太祖先師。

本村之廟會、迎神賽會時，英義團有時自動前往，受邀請上街時，村人要「請金」放鞭炮，邀請獅陣進入屋中稱爲「請獅」。少數舞獅人未受邀請，在家家戶戶停留，拿到紅

包才肯走，被鄉人卑視，罵他們「大木乞丐」，因為這些敗類，使人反感故獅陣漸少。

現在英義團通常在張家四塊厝的古宅練習，此宅已有一百二十年歷史。四塊厝所屬三和村，三和村包括：馬岡厝、田心仔及四塊厝，為光復前的稱呼。張家古宅在文進師死後，其妻售出，故英義團現設馬岡厝，址在三和村中正路六十五號。

目前出陣時，要調四個分館才能湊足二十人，較常借調的是「上楓館」，因其為文進師直接教授的，默契好且較親密，容易調。

以前拼館情形很多，如旱溪媽祖遊十八庄時即有。正式的拼館是老師對老師的比武，有古禮。文進師中年以後，集英堂因與楊阿炳、蔣緯國相熟，以金錢為靠山，曾下武林帖，邀英義團比武。

拼館以獅陣展功夫，其步驟如下：

1 入大埕後：埕上對面各擺三隻「交椅」，中間師父、左右為護法，護法可找名望高的人或各派的門主擔任。2 牽陣：由徒弟圍成圈，將人群排在外圍，空出場地，以便「展武」。3 擺丈二：以示正式較勁。

在擺丈二之前要舞獅陣，兩派輪流，但集英堂風度差，不懂規矩，不肯讓出場地給英義團舞獅陣。直到深夜十二點才另闢場地，於菜市場的空地表演，觀眾很多。當時沒有裁判，也就沒有勝負。

獅陣要「洗傢私」（意指舞弄一番），先燒金紙，再擺陣，如長蛇陣、八卦陣，而後館員以空拳出場，再以「傢私」擺式。然後兩邊館員對練，最後館主出場。當時英義團曾

請大雅之名人，文進師好友郭進錄及張國翔為護法，此人不學武術，但曾學特技。

所謂踢館，又叫「捧香爐」，直接帶人到館前，叫館較勁，與正式拼館稍有不同。現在有各種「獅」，閩南獅和臺灣獅不同，臺灣獅又分南部獅：頭較凸，北部獅：又稱開口獅，泉州人稱狗頭獅，中部獅：漳州人稱簕仔獅（簕仔是早期臺灣農村在晒乾食物時，所用的圓形竹製器具）。北部獅還有一種基隆獅，頭形似簕仔獅，但口會開閤，現都已融合。

製獅方法：古時在「曠外天」才做，意指連續長期的烈日、不會下雨的季節，以泥土及木頭當底模，故獅頭沈重。現在則是全以紙材料加上紡紗帳製作。

獅頭須「開光點眼」才有神力，出場前及初一、十五一定要祭拜，出門要貼符。文進師少管舞獅之事。館中諸事，由兩個人掌理，一是稱為「權館」的主要領導人，另一是「童主」，多為館址之屋主。

拼館時常因舞獅陣時的排擠，兩方易起衝突，而致打群架。混戰之下，其他步驟都無法繼續。

張達雄對各派武功之看法如下：太祖拳，著重在氣、風。猴拳，著重彈功及外撥。擒拿手與武術之精髓不合，無法制住活動的人、物，而只能以動制靜。如警察訓練皆著重於此。若在比賽或擂臺賽時，則無法施展擒拿手，歷屆區運國術擂臺賽均未使用此一武術。

閩南拳系拳種才有「請拳」，「北拳」則無，臺灣民間拳術現多為南拳。早期唐山過來的師傅欺侮本省人不懂各派之不同，故仍要有些手勢。請拳雙手以左手直，右掌

屈曲靠近左手掌內，象徵五湖四海之內皆兄弟，大姆指（右手）是彎曲的。若有挑戰之意，以大姆指指自己以示唯我獨尊。

二二八事變後，人心惶恐，張文進焚燒或丟棄大部份之日文書，打官司和搬家也丟了不少，但現在家中仍有很多舊書。

各村之防衛團除了防禦土匪海賊之外，偶有相互比武的，多是因日人懼其勢，故意挑撥，促鄉人相互較勁，以削減其勢力。

針灸是張家祖先獨學所得，只傳本門子女，不傳外人。且以前須將大鐵棒磨成細小的針，較困難因而一般人不願學。當然今天已可用機器製造。

張達雄先生自幼即學習針灸術，於民國六十年受聘到日本教授針灸，造成今日日本針灸風氣大盛。張氏並嘗試為骨刺、色盲及近視患者治療，色盲針灸一次之後立即改善，是臺灣所僅見的。他於暑假開始，持續一個學期，替逢甲大學的學生免費每週針灸一次，其中一位學生嚴重的近視在數次針灸後，由近一千度降為三百度，有醫學報告發表於「針灸學會」及「中國醫學勵進會」。治療骨刺的效果也佳。他言，承接傳授國術是使命感，責無旁貸，針灸則是維生的技術，相輔相成。

——七十九年三月十一日訪問張達雄先生（館主），江寶鳳、王鏡玲採訪，林美容整理記錄。

六、潭子鄉

（一）潭子鄉瓦窰仔餘樂軒

受訪者劉清連先生現年七十歲（大正十一年生），住村廟保安寺附近，他十幾歲時餘樂軒就已成立，昔日由林逢源任董事長，林瑞發為總理。最初請彰化城的「通聲虎」（北管最飽學之意）錦坤先（阿坤先）來教，阿坤是南瑤宮附近的人，屬軒的。阿坤先請豐原人魏仔麟來教脚步，阿坤先的傳人陳三（阿三先）負責掌管餘樂軒，光復後去世。有一位後來才跟阿坤先學的本庄人葉美景，也會教，現住臺北。劉清連十幾歲的時候就上棚作戲，一直到民國三十七年才停止上棚，每次演出，上臺前都要請魏仔麟來調整脚步。

餘樂軒早已解散，現在庄內只有「下緣」（後輩）的人組成的鑼鼓陣（見圖十一），與餘樂軒無關。老曲腳羅俊德尚存，已八十多歲，本來學小旦，後演老生。劉清連有一陣子也跟著學曲，但他比較內向，沒有繼續學下去，他說學曲館的人要外向。

餘樂軒在林逢源、林瑞發當館主時即很有名，曾參加全臺比賽得獎，也曾到豐原拼戲。以前都是由他們兩人出錢請老師，兩人去世之後，因無經費，少年人也不愛學就散了。

瓦窰仔每年農曆三月十五日往南瑤宮進香，三月二十三日媽祖生日往南瑤宮請媽祖來庄遶境，遶境前十天，每晚七點至九點在保安寺一樓活動中心練習。以前餘樂軒在公廳練習，公廳也在保安寺附近。

過去拜祖師西秦王爺。曲館只供庄內迎神用，村民喜喪事不會來請，外庄也不來請。

——七十九年四月二日、十月三十一日訪問劉清連先生（七十歲，成員），林淑鈴、林美容採訪記錄。

(二) 潭子鄉茄荳脚潮奉宮鼓吹陣

受訪者郭德江先生為茄荳村老人會會長，他說現在茄荳脚之長壽俱樂部僅有一鼓吹陣，已無曲館。

俱樂部已成立十一年，大多是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來參加。鄉公所曾給予贊助，農會也曾贊助六年。俱樂部於每星期六下午兩點到四點在本村活動中心聚會、表演，也有康樂節目。樂器僅絃、品仔。無祖師，神明生日也不出陣，本村及外村也未曾來請戲。

——七十九年四月二日訪問郭德江先生（六十幾歲），林淑鈴採訪記錄。

(三) 潭子鄉潭子鳳儀園

到達土地公廟（圖十二）之後，發現圖書室鐵門已開，內有一老者正在磨竹板，我們不斷詢問，他露出防衛的眼神，閉口不答，我們一籌莫展，牆上黑板用日文寫著東京、琉球，我們徵得他的同意，在圖書室內參觀，雖名曰圖書室，但卻不見一書，倒是看到一大堆曲館的「傢私」，有一種是在以前的田野經驗中不曾見者，在後來訪問中才知叫做「鼓吹絃」，琴身以鐵製成，有二條絲絃，另外有一分離的擴音喇叭，是塑膠做的，演奏時裝在琴頭上。後來在角落中發現一木箱，立刻搜尋箱上的大字，才確定是資料所指名的鳳儀園（箱上也是寫「鳳儀園」，紅墨寫的字跡很新），這老人走出圖書室，我們緊追上去仍不放棄，才發現他原來有重聽，又在路上遇到報導人的熟人，才使我們能順利的進行訪問。

報導人林俊哲（圖十三），現年七十四歲，他指出，鳳儀園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前便已存在，後來沒人手，形同解散

，十二年前老人會成立才又重組，重組的人即是林俊哲，他以前是鳳儀園的子弟，現在叫做鳳儀團，主要是不特別強調軒園之分別。

以前鳳儀園的時期，請過豐原豐聲園的蹺（音ㄘㄠˊ）貴來教，他只教一館，當時拜的祖師是西秦王爺，但在鳳儀園解散後，便把西秦王爺放到一偏名叫大箍秦的人家中，而老人會因為經費有限而且土地公廟也不是鳳儀園土地，所以也無法把西秦王爺移至土地公廟供奉。

現在的鳳儀園只要有興趣即可加入，目前的先生即是林俊哲，每晚七點至十點在土地公廟練習，有茶水供應，「傢私」是第一批子弟出錢買的，現在歸公來造福後人。鳳儀園固定子弟約有十人。出陣時人手不足時會調其他地方如后里、臺中市各曲館的人手補足。現在出陣時一人一日約一千五百、六百元。

「傢私」有大鼓、大鑼、絃、吹（大吹、小吹）、通鼓、大小鈔、響盞、嗒鼓，和南瑤宮彰化媽祖沒有關係，未曾拼館，出陣是有人請就去，神明生日、娶親、入厝便出陣，但歹事不出陣，目前仍有曲簿、吹譜（即排指），是林俊哲自己所學的心得，最後是向報導人借了曲簿和排指影印，曲簿的總綱有：舊三仙、河卜、斬影、雙花會、破五關、金橋河卜、新磨斧、三進宮、三仙會、借茶、渭水河、醉仙、木妮妙、薛奎下山、得貴子、送貴子、傳鎗鐃、架座、掛金牌、舊磨斧、夜奔、別師、蟠桃會、舊三仙。

——八十一年八月四日訪問林俊哲先生（七十四歲，館主），邱詩文、邱詩晴採訪，邱詩文整理記錄。

(四) 潭子鄉新田曲館

〈訪問劉阿木部分〉

聚興村有一曲館成立於日據時期，即受訪者劉阿木年幼的時候，現在成員都已過世了，曲館在劉阿木未作村長之前就已解散了。未會上棚作戲。

——八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訪問劉阿木先生（六十三歲，村長），林美容採訪記錄。

〈訪問林福深家人部分〉

在結束港尾仔義英堂訪問後，下午到潭子鄉找鳳儀園曲館，先至土地廟詢問村衆後，知道要傍晚才能找到人，所以便轉往潭子鄉新田去尋找一不知名曲館，到了新田，發現新田範圍很大，村衆說新田有三部分，我們找了第三次時才找到，此部分是個依山崙而築的小城，在三部分新田中開發算是第二位。

在進入新田後問村人，叫我們找林家祖厝的阿北伯（偏名），後又問另一村人，才知林家阿北伯日據時做保正，林家當時家道旺盛，田產極多。後至所謂的祖厝，找到阿北伯的孫媳婦。在閒談中，知道阿北伯已作古，有兩個兒子，以及（和孫媳同輩的）四個孫輩，這四個孫輩目前都是農夫，年紀約四、五十多歲，四人毗鄰而居。她說阿北伯在時的確有過一曲館，但不知叫什麼名字，她對此事不熟悉。有句話似乎透露了某些訊息，她說林家「最後一塊曲館的地約四十坪，正商議要賣，這是否意味了林家的沒落？她並且告訴我們說：「曲館的地在『頭家厝』。」，可惜事後我們並沒有去找。最後，她叫我們到對面去找阿北伯的孫輩問，若他們肯說的話。

找到林朝州，不願的事果然發生，他似乎不願多談，只

知道阿北伯是朝州的叔公，連大名都是在我們詢問他的姪子才知道的，這更使我們懷疑林家目前是否正有爭執，尤其是此爭執是否和曲館有關？令人滿腹狐疑，在離開本庄前又詢問了一些村衆，但仍無斬獲，便轉往尋找潭子鄉鳳儀園。

——八十一年八月四日訪問林福深之孫及孫媳婦，邱詩文、邱詩晴採訪，邱詩文整理記錄。

七、烏日鄉

（一）烏日鄉下勝膺振樂軒

〈訪問村長部分〉

下勝膺振樂軒起館，乃因庄人認為既可娛樂又可以賺錢。當初由十個人發起，每人出三千元，並且為曲館命名，至於成員，最早約五、六十人，由於功夫學得有好有壞，故又篩選剩下約二十人，曲館在十五年以前就散了，共有三十年的歷史。

振樂軒屬北管樂種，祖師西秦王爺，「金身」供在村廟內，「傢私」還在，放在「人家厝」（某民宅）。以前請臺中市楓樹腳老師黃昌來教樂器，振樂軒未會上棚作戲，只有排場，過去天天練習，庄內喜喪事皆義務性出陣，外庄來請則要付錢，出陣費用一部分分給成員，一部分歸為公有。平時與楓樹腳較有來往，互調人手。

受訪者學絃、吹，因人手不夠，大家都學後場，因此沒上棚作戲。

——七十九年四月二日訪問村長（曲館成員），劉秀玲採訪，陳錦豐整理記錄。

〈訪問林樹水部分〉

振樂軒是受訪者林樹水先生二十多歲時才有的，他因很感興趣就開始學。師父黃其昌是臺中市楓樹脚人，也是臺中振樂軒的師父，來本館教了十多年。剛起館有七、八十人在學，一共維持了二、三十年，到民國五十八年沒落而散館，後來改組成康樂隊演奏西樂。但七十三年本村活動中心落成時，還是湊足了人出來排場，其實現在仍有十二、三人在學，只是缺乏擔綱的嗒鼓手而已。練習的場所在本村的集會所，即廟口對面。師父教樂器和唱曲，但沒有教腳步。「先生禮」和武館差不多，一館約四個月，每個人交一百斤稻穀。

「傢私」是村裡人「公家」（一起）出的公錢，由林樹水、陳捷魁、陳佑啓、張定等人出面勸募，大家捐穀子「寄付」買的。「傢私」被人借去也不知有沒有還；總之，不是不見了，就是不知道放到那裡去了。拜祖師西秦王爺，雕有金身，是年輕人好事，跑去彰化雕的，還花了好幾百元；現在供奉於村廟振興宮中，學過的人偶而會去祭拜。採訪時將近其生辰六月二十四日，所以他們還幫他換了一頂金色的漂亮帽子。從前臺中「軒園拼」時，師父會來調人手。喜慶婚喪曲館都有出陣，對諸神明是扮仙，婚禮則「扑排指」，喪禮則同曲館的人有喪事，振樂軒才出陣。「入厝」則很少出陣。林樹水說，他們學了好幾百種「排指」和三、四十種曲牌。

——八十年八月十四日訪問林樹水先生（七十七歲，成員），周益民採訪記錄。

（二）烏日鄉下勝膺振興社

依目前所能確知的，下勝膺的振興社於明治末期即有，聽說前幾代的人即開始練拳腳了，但不知道他們是什麼堂號

、什麼師父來教過。而振興社起館師父可能是蔡根，彰化人，晚上過來下勝膺教，下雨時住在陳捷魁、張定的家。

剛起館時，有七、八十人在練習，實際上經常練的有三、四十人。受訪者林樹水十九歲開始學，光復才停止，差不多學了十多年，跟他「同一緣」的，現在還有王金、慶安、阿露、黑狗、木桂幾個人。練習的地點是在村廟的「門口埕」，有時是私人家的大埕。「傢私」是各人出一些錢，再由地方士紳陳捷魁（人稱阿魁先仔，他嘗說，地方盜賊很多，練拳頭可以保護庄頭）、陳佑啓（光是獅頭他就買了好幾顆）、張定等，出來勸募公金補貼武館買的。而現存的「傢私」，都放在村廟中。「先生禮」則是一館四個月，一個人交一百斤的穀子。振興社拜的祖師是白鶴仙師（只記得一個而已），也有香爐。進門要口誦：五湖四海皆兄弟。

本庄村廟名振興宮，主神是媽祖，從南屯萬和宮、大甲鎮瀾宮分香過來，也「份」（參加）彰化南瑤宮老大媽會。出陣刈香到彰化（走兩個鐘頭）、南屯，都是用走的；若到西螺、鹿港，則可以坐車。在農曆三月二十三日迎媽祖時，獅陣會出來遶庄、排場；曲館也會出來排場，但是沒有上棚作戲。四月初四日迎神明時，也會請媽祖，去林仔頭請的；由二十庄輪流，附近庄頭要是輪到了，也會來叫去捧場，不過這是要給紅包的。而同庄的，不管是遶庄、出陣、迎神明都是義務幫忙，不收紅包。

掛振興社堂號的，大多與西螺、彰化有淵源，本地的獅陣不會和人拼過館。師父教的是猴拳、鶴拳，也打金鷹拳、太祖拳，「傢私」很整齊。師父也有傳藥膏、藥洗、打傷藥方，沒有教切脈，他們算是「土師仔」，是做不成接骨師的

師父教過很多庄頭，如彰化市苦苓腳、寶廊、和美鎮湖仔內、草埔、雜仔潭、山仔腳，烏日鄉頂勝厝、下勝厝、榮泉、烏日等地，所教徒弟恐怕有三千多人。師父不在時，名義上武館是由林樹水領導，但他較親近曲館，只是在當地掛個「頭叫師仔」的名義而已，實際在帶頭的先期是陳春，後來由楊文秋接手。

——八十年八月十四日訪問林樹水先生（七十七歲），周益民採訪記錄。

（三）烏日鄉頂勝厝和樂軒

和樂軒成立至今只有短短十年的歷史，十年前因為每次拜拜熱鬧，皆需從外庄請陣頭來，庄民便興起自組曲館的念頭。和樂軒屬北管，拜祖師西秦王爺，雕有一金身，放在村廟管理委員會主席家中，最初，曲館的「傢私」也是主席出錢買的，練習地點也在他家。

和樂軒成員約十人，起先由賴水里師父（現年六十多歲，從小在南屯景華軒學，有登臺經驗）來庄內教，後來又請南屯楓樹腳老師來教，每晚都來，現在只有賴水里在教。成員都是十年前才學，未登臺過，只有排場，庄內遇有喜喪事會出陣，義務性的，至外庄出陣所得的費用則用來買「傢私」。與南屯、楓樹腳有來往，因為師祖同為彰化集樂軒的人，也因此兩地互相借用人手。

庄內很早以前有武館，戰後初期就散了。

——七十九年四月二日訪問村廟後村民，劉秀玲採訪，陳錦豐整理記錄。

（四）烏日鄉頂勝厝振興社

〈訪問楊文騰部分〉

頂勝厝的振興社是光復後才開始的，師父是彰化人，住在大道公廟附近，人家都叫他蔡仔根，有時也叫他的弟子來教，但師父教沒幾年就過世了；當初師父是在隔壁庄下勝厝教獅陣，經人介紹到本庄來教，所以兩庄的館號和師父都相同，剛開始時，是本庄有興趣的五、六個人到下勝厝去學武，後來才把師父請過來教。受訪者楊日騰先生很嚴肅地表示，當初學拳頭是有興趣、「愛風神」（愛出風頭），大家都說學中國功夫是一種流行；但是要出陣的話，大家都是各人顧各人的庄頭，兩庄的陣頭並不相雜在一起。楊先生並且說，當初練武的那五、六人，除他之外，皆已過世，並且拒絕透露他們的姓名；只說那時是朋友兄弟彼此練習觀摩，師父才教了兩年而已，其他時候多是自己揣摩。

師父來本地教時，是騎「鐵馬」來，因為人數太少（才五、六個人而已），所以沒有設旗號、也沒有「荷館」（有起館才拜祖師），也沒有組獅陣。本庄的曲館也沒立館號，只能算是鼓吹陣，平常是在講習所練習，請神明會出去，但算是義務性質，沒有在「賺吃」（即非職業性質）。師父的能力很有限，什麼事也沒有辦法做，連獅頭也沒能力自己貼，連藥茶也不會泡，更不用提到用傷藥、草藥。

本庄有人參加彰化南瑤宮興二媽會，十年一次「值角」，熱鬧作戲是由神明會出錢請陣頭，他們按照村民的人數來收錢當公金，以支付拜拜和演戲的費用。庄廟叫朝天宮，主神是玄天上帝，庄內的拜拜是每年三月初三的神明生日和十月半作年尾戲。

——八十一年八月三日訪問楊文騰先生（七十四歲，館員

），周益民採訪，周益民整理記錄。

〈訪問溫標池部分〉

民國四十二、三年，楊文騰組織武館，館號為何，受訪者溫標池並不知道。當時庄內有二十幾人學，老師是彰化人蔡仔根，他同時也在下勝膺教，每晚坐車來教到十點多，坐最後一班車回去。學的人要出錢，獅陣在部落集會所（日據時代兼充為「國語」講習所，現址已成立社區活動中心）練習。當初是先練拳頭，再組獅陣。楊文騰兄弟有八分地，並不是很有錢，受訪者民國四十二年開始開雜貨店，還記得楊文騰為了招待老師常來賒帳拿東西，但獅陣只活動了幾年時間，因沒錢無法繼續維持下去，然而楊文騰對學武很有興趣，後來自己單獨跟蔡仔根學，只供他吃。楊文騰會藥洗，也教自己的兒子習武。

——八十一年八月三日訪問溫標池（六十三歲，村民），林美容採訪記錄。

（五）烏日鄉烏日樂軒

目前館主為黃火金，設一顧問為陳慶堂，黃師傅為大陸人，是光復後來臺受聘於陳慶堂之父陳白發先生，才入主日樂軒，而陳慶堂是第三代的弟子，目前以打鐵為生，對軒中事務並不參與，只管財務經費之事。

練習成員及習藝子弟大多維持在二、三十人左右，場所不定只要場地空間足夠即可，來學習的子弟都要繳交一些「束脩」，近期由於師傅年紀大、以及財務上的困難，而難以栽培下一代年輕人。日樂軒目前仍有出陣，但主要是倚靠活著的老一代曲脚來助陣。一般而言其演出的曲類可分為三種：一種為北管，使用樂器為五隻吹、一大鼓、一小鼓、一大

鑼、一小鑼；第二種為大鼓陣，使用樂器為一大鼓、一大鑼、一小鑼；第三種則為治喪陣，使用樂器同第二種再加一隻吹。

因為日樂軒的前身為一歌仔戲團，故師祖有戲子拜的田都元帥及樂曲的西秦王爺。

廟會、喜喪事均有出陣，喜、喪要收費，而廟會則視是否為廟裡的人邀請或幫村廟熱鬧，前者收費，後者視廟祝心意給多少算多少，所收酬勞留一部分作公金，其餘分給參與者。

日樂軒創立者為陳萬發，時在日據時代，原名「新樂寶興社」，以歌仔戲為主，也學北管，因為是烏日的唯一的北管，所以改名為日樂軒。根據第二代師傅鄭秋老先生（七十八歲，師承陳萬發，北管學自黃師傅）所言，當時習藝者多為男人，以歌仔戲為主，後來黃師傅來日樂軒教授之後，始注重北管，有排場作戲。當時的曲調分為平板、二黃、西皮、流水等，而早期的演出以神明熱鬧為主，所得紅包全歸團主獨得，而戲金則由團員均分。而黃師傅所教曲調，是在大陸期間學自閩南地區的一位師傅。

日樂軒的極盛時期是光復後數年，子弟一直維持在二、三十人，大多數為兼職，而黃師傅當時也到別庄教授（收費），因此日樂軒也時常受聘至外庄排戲演出，與鄰近村庄有曲館者，亦時有來往。近年來，政府大力提倡民俗曲藝之餘，大力鼓吹應時常參加縣政府比賽以交換技藝，立意甚佳但往往成效不彰，對這些逐漸式微的曲館亦無補助或注意其生存與發展空間，日樂軒空有昔日比賽極佳的口碑，亦難逃現今財務困難，幾近關閉之局。現在對外以「藝苑綜藝團」名

義接洽一切事宜，該團還加入了電子琴花車等項目，負責人張森夫為日樂軒第二代習藝人。

七十九年十月二日訪問陳慶堂先生（成員）、張森夫先生（成員），林雅芬採訪記錄。

(六)烏日鄉阿密哩永樂軒

永樂軒創館人林金灶先生（即受訪者林朝和之父），為開創曲館費了很多心血，他小時家貧，長大當村長稍有成就時，為使村民團結，出錢請臺中樹成先與石頭先（做布袋戲，兼曲館老師）來教庄內子弟，開始時大約二、三十人。那時約當日據末期，林朝和大約十幾歲，其弟林水松（五十四歲過世）也有學，他學通鼓、嗒鼓，林朝和與林水松兩人都屬第二代成員。

永樂軒拜祖師西秦王爺，雕有一金身，未雕金身前貼有一紅紙當做神位，學生天天來都要拜，練習地點在館主家「門口埕」，後來也有五光村的人來學，其後也請老師到五光村去教。以前只有亂彈，戲服都是向人租來的，只有有錢的曲館才用買的。師父住在館主家裡，其子也一起學，文場、武場、子弟戲都教，「傢私」都放在館裡，以前一年出陣兩次，即三月二日媽祖生日與九月十四日輔順將軍生日，庄內喜事也會被請去排場湊熱鬧，屬義務性，偶爾有賞金，都當做公金，除了用來買「傢私」之外，全做先生禮，提供先生吃穿。曲館是大家的，有興趣的人都可以來學，十幾年來，學的人就是那些人，有減無增，到現在也沒有練了，不過人都還在，也還在出陣，不過要調人手，有時至楓樹腳調人手，現在軒園不分，大家要賺錢，一人約一千元，剩下的當公金。

目前曲館子弟第三代改做布袋戲，經常在臺中、彰化、霧峰出陣。當村內熱鬧時由管理委員來邀請。現在出陣軒園遇到還是會拼館，大家都不認輸，但不像以前拼得那麼厲害，拼館較稀罕，觀眾通常有上萬人，軒園不一定要演同齣戲，對臺戲一定演較好的，亂彈比較專業。永樂軒今天只剩排場，不演子弟戲了。

目前曲館也為人送葬（以前沒有），大家都想賺錢，庄內、庄外都要收錢。

——七十九年四月二日訪問林朝和先生（六十二、三歲，創館人之子），劉秀玲採訪、陳錦豐整理記錄。

(七)烏日鄉阿密哩武館

阿密哩先有曲館後才有武館，大約相隔二年，當時約有二、三十人，大人較多，請西屯張×清來教，每天晚上在李貴枝（館主）家裡學，因他家地方較大，他又有興趣，所以提供場地，他也算是庄內的名人，常常在管庄內的事。當時武館沒有名號，拜白鶴先師，學白鶴拳，由大家出錢請老師來教，一個老師要一萬二千元，但這位老師較隨意，錢不用這麼多，「傢私」是大家合買的，放在館主那兒。後來沒錢請老師，師父仍然三、五天來一次，開館二年就散了，現今「傢私」也都壞了。

此武館未曾出過陣，大家只對曲館有興趣，林朝和因在曲館演老生，所以才去武館學腳步與「傢私」。

——七十九年四月二日訪問林朝和先生，劉秀玲採訪，陳錦豐整理記錄。

(八)烏日鄉番仔園昭雄閣

番仔園昭雄閣是由受訪者廖朝爐先生的祖父傳下來的，

他的祖父與叔公會到臺中西屯石牌學武，後來又到霧峰、彰化教子弟。他父親廖寶川過去曾在東園國小教子弟，也曾到溪心壩教。其祖父、叔公曾在自家「門口埕」教子弟，「傢私」是大家共同出錢買的，交由一人保管，但現今都已不見了，保管的人也已搬家，不知去向。現在大家都要謀生，很少人要學，人手不夠，因此就解散了，年紀大的有的去世，有的不省世事，已經將近十多年沒活動了。過去媽祖生日、公廟三府王爺生日，或人家來請都會去，獅陣、鑼鼓都有，外庄來叫也會去，常去溪心壩，但大多是義務性質，給紅包也是意思意思，都拿來做為修補「傢私」的公錢。現在庄內熱鬧大多是從外地請來的。這裡學的是義高拳，屬軟拳，詳細情形廖朝爐並不清楚。

——七十九年十月二日訪問廖朝爐先生（三十多歲，館主），呂培苓、蘇麗如採訪記錄。

(九) 烏日鄉下廊仔昭雄閣

下廊仔昭雄閣在受訪者何錦江先生的「上一緣」，即今六、七十歲那輩就開始練，可是當初練的人，不是死了就是遷出該村，已無從問起。何先生只知道其師公是從大陸過來的，打鶴拳可兼顧上下頭，手脚很靈活。他的師父叫何巒，是本地人，是靠自己下苦功練拳頭的。

何先生從十四歲開始練，練到當兵才停止。每天吃飽飯後練習個三、四小時。師父也曾到外地去教過，如霧峰北溝、旱溪、霧峰過溪仔、烏日番仔園；師父不在時，就自家人聚集起來自己練；師父的師兄弟也會來指導一下。練習的場所是在庄內公共的曬穀埕。以前晚上點蠟燭、「電土火」。本庄獅陣散館的時間是八七水災時，因為水災沖毀不少房屋

，各人忙於自己的生計或者乾脆遷出，所以水災後即不會再出陣。而師父也於水災後不久過世了。

「傢私」是學的人出錢去鐵店打的，獅頭則是師父指導徒弟雕的。現在獅頭、「傢私」全沒有留下來。師父教鶴拳，站的脚步是三角馬。「傢私」有鑊仔、鎚仔等。

本庄的神明有四媽（從彰化南瑤宮分過來）、觀音和包公，另有五媽和二媽。四媽專門治療絕症，使用青草和符令，救過許多人。下廊仔是東保十八庄迎媽祖的頭一庄，每年從農曆三月初一開始迎媽祖。過去，都要到彰化南門口的南瑤宮去進香。

庄頭迎神明、遶庄是義務的，有沒有包紅包都可以。紅包收入當公金來買鑼鼓和訓練時需用之藥。師父不收先生禮、館金，只說是要教一個陣頭可以迎神、湊熱鬧，練武是要鍛練身體和迎神明的。師父做人「古意」，不喝酒、不和人吵架，還邊教邊勸徒弟不可「冤家」，所以不會跟人拚過館。師父自己功夫練得深，卻常告知別人還有更強的人。師父也會青草、漢藥、接骨，但是沒有傳下來，後來師父中風死了，就是要問也無從問起了。訓練時，師父泡藥茶、藥洗，且配藥（行氣散）給大家吃。

本庄熱鬧時才排陣，通常排一場要花三、四個鐘頭；而齣頭除弄獅外，行空拳的時間較多，會舞「傢私」的人較少。

——八十年八月十四日訪問何錦江先生（五十八歲），周益民採訪記錄。

(十) 烏日鄉溪心壩昭雄閣

四十多年前溪心壩昭雄閣開始活動，已經六、七年沒再活動了。開始時，是請番仔園的師傅，即廖寶川的父親來教

，在何欽茂家前院練習，大家出錢買茶水、點心，不收館金，「傢私」也是大家出錢買的，放在何家。公廟並沒有出錢支持。廖寶川父親之後，廖寶川也來教過他們。溪心壩與番仔園的人曾經一起在東園國小附近人家的「門口埕」學習，師傅即廖寶川。「昭雄閣」的名號是廖寶川的父親取的。此地學白鶴拳，拜白鶴祖師，開館時及陣頭出去前都要拜祖師，祖師生日大家也要拜。

過去熱鬧時有「弄獅」、「拳頭」、「傢私」、「鑼鼓」，但現在人手短缺，已沒有「弄獅」。年節、廟會、庄內熱鬧都會出陣，都是義務性質，紅包收入當館金，以修補「傢私」、做衣服等。現在不再教了，活動也少，只有人家來請才會召集人手出去。過去曾有四、五十人在學，現在沒人要學了。

國慶日、光復節會去公所熱鬧，庄內只有媽祖生日才去意思意思，也是義務性質，頂多給一點喝涼水的紅包。至於喜喪事已不理了。

常來往的同館號的武館有：霧峰北溝（桐林村）、烏日番仔園、彰化快官、霧峰峰谷等，霧峰峰谷是廖寶川的父親教導的徒弟開的。不同館號不來往，除非是知己否則不管別人的「好歹事」。曾到豐原去熱鬧、互相「展功夫」。

媽祖（彰化南瑤宮）遶庄會出陣，只遶本庄，很少出外庄。都是義務性質，紅包，也只是涼水錢。但現在媽祖生日只有鑼鼓出去而已，沒有動到獅陣、獅頭，「傢私」也都沒有出去。

昭雄閣的經費來源全靠庄內共同負擔，或是偶而到外庄湊熱鬧也賺些出陣費用（同一系統的武館才去）。嘉義也有

一同系統的昭雄閣。有時候同一系統的人開館「館號」會不一樣，或者覺得師父不好又換一個，結果師承二種拳，故館號隨他命名。

——七十九年十月二日訪問何欽茂先生（五十九歲），蘇麗如採訪記錄。

（土）烏日鄉喀哩新桃園

喀哩的曲館在賴火石先生之母十二、三歲（或更早前）即成立。火石伯仔也在十二、三歲開始學。現在曲館的人，都是六十歲初頭，年輕的沒人要學。以前師傅都是「公家」出錢請來的。現在初一、十五還會到村廟新南宮扮仙，義務的，村中有喜喪事，只要來請都會去。

魏挖清先生七、八歲時，就跟著從彰化縣來的師父陳團學噴呐。陳團還沒來本地以前，學的人要自己出錢，他來之後義務教大家。

這個團現在只剩七、八人，每星期一和大里鄉福興軒，草湖義樂軒合館練習。經常互相支援，聯合出陣。現在出陣一天要一萬元。出陣時，如果排場精彩，還會有人送紅包。現在每個月大約出陣一次，大多是去刈香。每次出陣的收入，大家分完工錢會留一部分做「公金」。樂器放在廟裡，已經壞掉了，由館裡自己修。村中若有人家喜喪事，也會應邀前去。

新桃園曾遠到臺南一間媽祖宮演出，很受讚賞，那一次去十天，當時乩童顯靈，表示神明要山區的某棵樹刻金身，曲陣得跟著一起上山，很辛苦。

三十年前這裡還有武館，除了迎媽祖外，不出陣。歷史、館名都不記得了！

——七十九年十月二日訪問賴火石的母親（八十二歲）、魏挖清的父親（七十七歲），邱花妹採訪記錄。

(三)烏日鄉喀哩武義堂

本庄的獅陣光復後即有了，當時學的人很多，有兩次於光復節時到臺中出陣的記錄，出陣人數都有一百多人以上。至今四、五十歲有學過獅陣的人還很多，不過自三十年前就不再出陣了。

師父陳團是本庄人，他早年曾到外地學武，其實以前陳團是彰化人，光復後才搬到本地，開漢藥店，所以他會用藥。來本地時，伊算是「坐涼學帳」（即工作清閒之意），教本地人多少學一點功夫，以便迎熱鬧用的，不是正式拜師來學拳頭的，也沒有練幾套拳，練的都是「做戲拳」（即花拳綉腿、好看的而已），空手套而已，沒多久就教舞獅了。學的人只是要「過一下世事、湊熱鬧、不要讓神明生日沒鑼鼓而已」。

因為師父算是本庄人，所以他們沒有設館主，沒有收師父禮（學費），傢私兵器都是大家出錢一起買的，獅頭也是師父陳團自己做的；出陣所收到的紅包就充做公金，用來修補傢私武器，練習完後沒有大家一起吃點心的習慣。練習時，大約從晚上八點鐘一直練到十一點多，那時候已有電燈照明了。但據受訪者賴日東說，在更早的時候即他們上一輩的人，就有在練獅陣拳了，但詳情並不清楚。

他們平時練習時，就有四、五十人在練拳，最興盛時，一度曾有一百多人在學拳。而受訪者賴日東的哥哥賴火石（亦即本庄頭曲館新桃園的館主）也有學拳頭；而平時練拳的場所是在林振坤的家裡。

村廟的主神是媽祖，庄民有參加彰化南瑤宮的老二媽會、聖三媽會及老四媽會。

本庄會推拿的人，算是「土師仔」（沒經過正式訓練自己揣摩學會的）。

——八十一年六月九日訪問賴日東先生（館員），周益民採訪記錄。

(四)烏日鄉石螺潭武義堂

本庄的武館歷史很久了，在光復前梁添發的父親梁淵即教拳教了一陣，在光復後，村民大會時，時任村長的梁淵再提起要練獅陣，大家贊成通過，就由梁淵再來傳授拳頭獅陣。而據梁添發轉述梁淵的話說，梁淵在學時，先後請了二、三位師父來教，第一位師父是渡圳師（彰化縣人，已過世只五十年了），第二位師父是團師（也是彰化人，應也是隔壁村喀哩的師父）。師父來教時，都是住在梁淵家裡，並且供應吃住，還特別給師父零用金，因有特別向師父請益或請師父多教一點的緣故。梁添發及其妻子再三強調其父梁淵是一個善人，即做人講話良善，不會去向外人揩油（佔人家便宜的意思），而且還常會被別人揩油。例如獅陣出門師兄弟都會來湊熱鬧，然後就會吃，所有賺來的錢都會被吃光，像一次殺一隻豬，從早上吃到晚上，不到一天就被吃完了，真是在「吃傢伙」的，都快被吃到破產了，所以自從梁淵過世以後，其兄梁添丁（現年八十二歲，移居臺南）及梁添發即使會武，也不喜歡再接觸獅陣了。畢竟頭人、館主都是要有田底的人才做得起，像三月媽祖生時都「挑稻仔青」來支付相關的花費，即在稻子將熟未熟時，即收割來賣或包給人家，如此一百斤要便宜幾百元也在所不惜。

梁家另蓋一間專門放傢私的武館，但是沒有拜祖師，平時也只拜大廳的神明而已，要出陣時，才呼請祖師。據說，梁淵在時，他們庄頭的獅陣是臺中地頭最興盛的、傢私頭仔最齊全，平時也最和氣，最不喜歡和別人起衝突。而梁淵雖然只是個做佃（農）人，家庭狀況據梁添發說是小康而已，可是亦做過農會理事和一任村長（其兄梁添丁亦做過一任），可見其平時人緣之佳。梁淵也學過接骨膏藥，平常都免費為庄人服務，他過世要出山時，還要遷庄，因為整庄的人都要拜路頭的緣故。到如今武館早已拆了，而傢私亦因被借走、或遺失而沒剩下幾件了。

本地的村廟順天宮，主神是拜三府王爺公；而庄民有人參加五媽會、四媽會和三媽會，尤其是老五媽，據說很靈感，若是做總理的人懶散嫌麻煩說：不要份媽祖會了，馬上就會有事故發生在他身上，嚴重的話甚至會馬上過世，這事是很靈驗的，像梁添發妻子的四伯即是因此而腳中風，年紀才不過四十多歲就過世了，所以村裡的人不敢說不信神的。當初要組陣頭是因為十八庄迎媽祖在三月十九日時，經過本地要過旱溪到臺中，由這地頭三庄喀哩、石螺潭、溪心壩，輪流出陣頭來迎（但他們不包括十八庄內），彼時梁淵又正當村長，又會拳頭。

梁淵做人嚴肅拘謹又不失風趣，長得「鐵骨仙、鐵骨仙」（即瘦而不高），家庭經濟小康，生活還過得去，但也要努力去做，才有得吃。他認為拳頭應該是越學越懂才對，所以越不應去和外人打架；傢私方面，他喜歡用耙，曾經一次同時和十二個拿齊眉棍的大漢對打，才一架手就把周圍的棍子擋開；而要出手時，都先說出他要打對手什麼部位，再

出手去打那個部位而百試不爽。他是肖龍的，若今在世的話有一百零一歲了，但已過世十七年了，差不多八十多歲過世了。

又有一次他去潭子買牛回來，說：「今天這隻牛險些被別人牽走了。」家人忙問其故，因他騎鐵馬經過甘蔗園時，有兩個少年仔看他七老八老的（約六、七十歲時的事），就擋住他要搶錢，他一生氣就舉起整輛車向那兩個壞人飛舞過去了，那輛腳踏車是舊型的、很笨重，在彰化買的，把對方嚇得飛奔而去。他平常生活，衣著樸素，常年穿短衣短褲，言談風趣，不會擺出一付師父的架子。接骨的技術看似慢條斯理，隨便輕鬆幾下子就好了，患者也不會很痛，而治療效果也不錯，十個可好九個。梁添發也從其父學到這門技術。

——八十二年六月九日訪問梁添發先生（五十六歲），周益民採訪記錄。

八、大里鄉

（一）大里鄉涼傘樹聯樂軒

樹王聯樂軒日據以來即有，由臺中西屯人涼傘師（已歿）教，館主江定科也教，拜祖師西秦王爺，原本王爺供奉在村廟萬安宮，萬安宮未翻新之前是聯樂軒的館址，過去都在那裡練習，練習時間不一定，有空就叫大家一起來練，出陣前再練。現在萬安宮重建完成，西秦王爺不知被請到何處，樂器放在康樂台後面。

聯樂軒一年有一次義務性出陣，即農曆三月初八神明生日時庄民請出巡，有時也到他庄去。喜事也有出陣，出陣一次約九人，每人至少有四、五百元，各人拿工錢。樂器乃募

捐而來，館主負責買，早期入軒要給紅包，以後就不必了。受訪人江進溪屬第二代，四十多歲學曲，在此以前尚有子弟戲的演出，第二代約十多人學，兩代共約三十人，無第三代。

十年前聯樂軒因無人學而散館，之後庄內熱鬧都到太平鄉請人來出陣。

——七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訪問江進溪先生（六十二歲，曲脚），劉秀玲採訪、陳錦豐整理記錄。

（二）大里鄉涼傘樹集義堂

樹王村集義堂戰後即開館，已有四代，成員互稱師兄弟，一代大約二、三十人，徒弟約有二、三百人左右。戰後開館者為李明山，大陸福建來的，第二代館主廖召，住太平鄉番仔路，第三代林春貴，第四代石深池。在廟裡練習，每天晚上七點到九點練，約二十多人，年齡不拘，十多歲到二、三十歲都有，要刈香、迎神明才練，祖師爺為白鶴先師（方七娘），打白鶴拳，「傢私」放在萬安宮，練習場地也在萬安宮，「傢私」、制服是向村民募捐買來的，館主掌理一切瑣事，庄內拜拜活動，刈香皆出陣，由廟方來請並負擔費用，以前也有外庄人來請出陣，現在大家較忙，較少出外庄。出陣一次六、七千元，每人分得幾百元，一次出陣約二十到四十人。本庄一年一次出巡，在三月八日媽祖生日時，出巡至每家弄獅，村民也會給紅包，此次「媽祖生」出陣弄二次獅，獅頭（圖十七）乃館主所做。道具也都是館主在處理，弄獅時獅頭是大人，獅尾則為小孩子。每年二次刈香，到高雄龍鳳宮及嘉義梅山玉虛宮，去年還到大陸迎玄天上帝回來。

以前從未拼館，拼館要打架不喜歡，受訪者石深池以前學武是爲了防身、打架，學三、四年，三十九歲當老師，其師已去世，所以另起一館，石深池也在太平鄉車籠埔、大里鄉竹仔坑、霧峰鄉南勢教過，因當地村民請他去教，所以就開館，一星期去三次，但後來因學的人少，就沒再教了。竹仔坑於十五年前開館，一、二十人學，已散館近十年了。南勢二十年前開館，尚有二十人，但已不出陣，不訓練了。車籠埔去年才散。這三地武館以前都互調人手，出陣也都由石深池「發落」，大都由廟裡請出陣，由廟方出錢。車籠埔一年出陣一次（神明生），竹仔坑、南勢因爲所請師父來自不同地方，則會吵架，所以都請同堂徒弟幫忙。

——七十九年四月二日訪問石深池先生（六十七歲，第四代館主），劉秀玲採訪、陳錦豐整理記錄。

（三）大里鄉內新庄新興軒

新興軒的前身為新樂軒，已有一百一十年歷史，早期曲館是有錢人的餘興節目，夏天傍晚，有錢有閒的人聚在一起以樂曲娛樂。受訪者余元正先生的祖先爲此地頭人，最先開始約有十人左右，聚在余家大門口埕練習，余家出錢買「傢私」，並請師傅。余元正的祖父余六、父親余霖雨、叔叔余天宗皆有學曲館，以前曲館都是余霖雨負責，他於民國六十五年逝世之後，才改由余元正負責。最早，彰化集樂軒請了一位唐山師父，他教出十二位徒弟，這十二人再分散到中部各地教子弟，其中一人爲施萬生先生，曾來此地教過。這裡最早的老師爲張俊德先生，後來依次爲林綢、黃定、施萬生、林火柴、本庄老一輩的人（以上皆是彰化集樂軒的人，賴火木、林木火是黃定早期的學生）、余元正。林綢時期約有

學生三十到四十個，到黃定時更達一百多人，一直到六十年前才逐漸減少。黃定八十五歲才過世，若在已經九十二歲了，他二十幾歲來內新庄教，他教的時候，才將新樂軒改名新興軒，因內新庄之村廟為新興宮，係根據廟名而改。黃定亦會教脚步。余元正在庄內已教了四、五代的學生了，他國校畢業就參與新興軒的活動，二十七、八歲開始就教學生了。過去在廟會、神明生，或是村民的好、壞事，都會去排場，上臺做戲，湊熱鬧，早期都是義務的，但現在變成賺錢的工具，一次出去大約要九個人，待遇是一萬元至一萬二千元左右，只有好朋友才義務幫忙。

過去，買「傢私」的錢都是向有錢人募得的，因那時表演是義務的，大家也窮，沒什麼館金，距今十八年以前，每年中秋、媽祖生日（村廟新興宮主神為媽祖）都會上臺做子弟戲，演戲的期間大概是余霖雨過世之前的十五年之間。新興軒屬北管，拜西秦王爺。現在的人不學這個，已經有十幾年未上臺演子弟戲了。過去是在余家大門口埕練習，但後來因人數多，便移到村內集會所，這是在林綢師傳來教之後的事。直到現在，在公廟對面有一間蓋得很不錯的館址（圖十八），是廟的財產，蓋給他們聚會用的，但館金方面仍然與廟的財務分開，不用公廟的錢。現在的館金多來自排場的紅包，紅包收入小部分當館金，由館主管理，以修補傢私，其餘多為出場者平分。古早四個月一館，要交館金，大家買買茶水、點心。現在不用交錢，但也沒人要學。北管的每一種樂器在演奏時地位相等，因此，沒有誰重要，分錢分得多或少的道理。現在有翻新的曲目，所以，各地已有不同，不像過去，曲目都一樣。

彰化南瑤宮媽祖生日繞境，新興軒會參加；內新庄參加老六媽會，若值角皆會出陣，本庄農曆三月初九輪到十八庄迎媽祖，也會出陣。另外庄內以往每年中秋（福德正神生日）、元宵、九月九日（太子爺生日）、十月平安戲（年尾戲）都做戲，但是現在人手不夠，所以大都從外面請陣頭來，並且也只在中秋做戲。西秦王爺生日，自己人會扮仙、排場、擺酒席熱鬧一下。

同老師教的館會互相來往，並互相幫忙。黃定師傅曾到南屯景樂軒、楓樹腳景華軒教過，這三個地方，黃定都教很久。另外，臺東、苗栗後龍鎮、清水同樂軒，都是黃定先生教過的，過去軒園間並不交往，但現在以金錢為第一考量，軒園之界線已打破，目前以樂為友最常交往的是臺中的春風園、新春園，因為此二園在市區人手不夠，鄰近軒園人員常去幫忙，本村的曲館目前只存二十幾人。

民國四十五年，曾經拼館，在臺中公園，軒與園（新豐園與集興軒）相拼，吸引很多人潮。拼館比人手、比技巧、比曲目，非內行人看不出勝負。

——七十九年十月二日訪問余元正先生（五十七歲，曲館老師、館主），蘇麗如採訪記錄，八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林美容電話訪問余元正先生，補充記錄。

（四）大里鄉內新庄忠義堂

受訪者陳武義先生（圖十九）是內新庄忠義堂的館主，十多歲時跟其二伯（大肚鄉武德堂館主）學白鶴拳，當時全庄約三、四十人在學，年齡大多為十至二十歲。八七水災後才轉到忠義堂向謝士彬先生學。忠義堂臺灣開山祖是臺北吳大條（豐原人，至大陸練功夫後回臺北創館），手下學徒衆

多，第二代賴東慶先生在彰化創館，過世後由謝士彬先生接管。民國六十年開始，師父謝士彬叫他向臺灣省國術會申請館牌，但自覺學未成而不願意，民國六十三年申請到館牌（申請時一館學生需十五個），師父謝士彬便到其館內教授，六十多歲退休，後來和他住在一起，去年四月去世，師父無子，將所有藥冊、資料都傳給了他。

忠義堂拜達摩祖師，拳種為半硬半軟的達春拳，目前有十幾個學生，屬義務性質，學生自動上門來學，晚上多少有人在館主家院子練，若要出獅陣，則大家有空都會來練。庄內神明生日、刈香時皆出獅陣，也是義務性的，村內喜喪事則不出陣，因人少，非神明的事皆不管，好朋友或同門師兄弟也會來叫去助陣，如大里鄉勤習堂王東炎，跟陳武義是結拜兄弟，交情不錯才會助陣。

忠義堂去年至大陸武術交流，大陸的國術館是國家的，有能力的教練才至國術館教。陳武義先生現為一汽車零件工廠的老闆兼館主，「傢私」都是他自己買，放在家。

他說早期少林寺正式拜師時都要寫拜師帖、發重誓，師父收徒之後，教學生時不能留步，須教授學生全部功夫。當陳武義拜謝士彬為師時，先選好日子，師父要拜、師祖也要拜，達摩祖師之像也要拜，請人寫拜師帖，寫拜師帖者在旁宣讀，子弟在前跪拜，拜師帖共三份：一份自己留著，一份給師父，另一份則燒給祖師爐，現在較少依此形式拜師，師父也看人教，多少會留幾步。目前在陳武義跟前「來來去去」的徒弟約有一百人左右，有二位徒弟已自己開館，一在草湖、一在臺東知本。

——七十九年四月二日訪問陳武義先生（館主），劉秀玲

採訪，陳錦豐整理記錄。

(五)大里鄉內新庄金勝堂

內新庄金勝堂是光復前後「起館」的，師父叫魏智高，人稱智高師，從前在臺中市政府工作，教過很多庄頭，如七張犁、（龍井鄉）水裡港、（南屯）豬高莊、北屯（師父徒弟傳的）、十九甲、番仔寮、大肚寮、東勢尾（已散）等，一生差不多教了二千多個徒弟。魏智高享年八十五歲左右，約已逝十年，他與林朝輝及阿盛師為師兄弟，兩人亦已作古，阿盛師原在臺中第二市場作「菜市仔長」。在受訪者楊福傳學的時候，每一館有六、七十人，「傢私」是師父從家裡帶來的，學成後出陣時才到師父家去借來使用。練習的場地是由師父找自家師兄弟中，其「門口埕」較大者練習，場所不固定。練拳時須先拜祖師爺即白鶴仙師（因有練白鶴拳）、達摩祖師（因有練猴拳），是用紅紙黑字書寫供奉，也有香爐。

所練的拳「戰底」（即頭一套拳）、基本拳法（式），通常以猴拳為主，再教普通拳路如鶴拳，練完再練步法，所謂「二塊雙割腳」。跟楊福傳同一輩的師兄弟都有學藥膏，能夠學到什麼程度則要看個人的興趣或與師父的交情而定。楊福傳先生很得師父歡心，師父出外看病常找他隨行背藥包，楊並出示師父過世前新買的藥包，即一個黑色長三十公分、寬十五公分、高約二十至二十五公分的真皮箱子，上有銅扣和一條長長的背帶。常常是楊剛下工（他在種田），還未回到家門口就被師父叫住了，鋤頭一放下，飯也沒吃，就和師父外出，師父在路上才買些好東西給他吃；師父也愛看歌仔戲，常找楊一起去看戲。楊並出示師父的「手尾」，一張

泛黃色的粗紙便條，上面寫著：

十一月初
十一日 三月 十日 陽曆
十一日 初十日 不
十五 打
九 不

這是說傷科的禁忌在這六天，練武的人最好不要去惹事生非，免得遭人打傷，難以治癒。並且不要逞一時之快，以致「少年快活老艱苦」。師父並把所「糊」的獅頭送給楊，就擺在楊的客廳，至少有五十年歷史了。楊還留有很多師父親手抄寫的藥簿、藥方子。楊說，智高師醫術甚是高明，對人體的脈絡血行熟悉已到「點斷」的地步。而點斷又分粗斷和細斷，「粗斷」是看人體血氣運行到何處，用點、打其位置，以十二個時辰（即一天）為循環判斷的單位；而「細斷」則更神而靈之，只稍輕輕一摸，即能斷人筋路，使人失去活動能力。又說，點斷是很陰、很損人的高明伎倆，若你遭「點斷」，在中午十二時，全身血氣運行最旺盛，可能毫無所覺，但若午時一過，即會自覺血行不過，全身不舒服了。通常遭「點斷」後，在一個「對時」內，必須找到原施術人，向他道歉賠罪，請他解救，因為只有他知道所點的部位和力道，此時就是功夫再厲害的人，也很難下手來救你。若是在時限內不得解救的話，恐怕會有殘廢或生命之虞。

他的師父魏智高以前住在臺中第二市場旁邊，楊福傳送菜去市場賣時，那邊的人也很照顧他，師父夫妻也都會拿些

零用錢給他，但沒多久師父就過世了。師父的葬禮，徒弟們大都披麻戴孝，頭上綁著白帶子，就好像自家死了父親一樣，因為師徒間感情實在情同父子。而為了要等所有的弟子到齊，光停棺期間就花了一個多月。師父膝下育有三女，但皆未得他傳授，他亦不曾教過女弟子。往昔到遠地出陣都要坐車，一臺小貨車就可以搞定。內新庄金勝堂的獅陣自從師父魏智高死後，即不再出陣，散館了。楊福傳生有六個兒子，有一個兒子會「弄獅」，尤其是三子楊炎明，今年三十多歲，學得最好，因為本庄忠義堂的館主陳武義先生是他的姊夫，所以陳常會叫楊炎明去幫忙「擲獅頭」；而其他兒子是建築、水泥工的師父。現在武館已趨沒落，沒人願意學拳頭，因為槍實在太多了，時代亂啦！

「弄獅」可以壓煞，通常是「厝真歹住」，即家中人病痛、苦痛不斷，就請獅陣來，舞獅的時候要踩七星、八卦，這時要用七星咒、八卦咒，所以人家說：「未曾學獅先學術」，此「術」乃是法術、密訣的意思。而楊認為八卦步是圓的，所以比較難踩一點，臺中市的「獅頭手」能踩的，十個中不會超過三個人。而「弄獅」的訣竅就是要「會蠻會活跳」，「蠻」是有所動作變化，「活跳」是要快、要有動有靜，才會生動。獅頭、獅鼓要有默契，如此才會好聽、好看，合節拍的話，會越舞越起勁。而平常自己練習的獅頭要越重越好，如此以後出別人的陣，接別人的獅頭，就能比較輕鬆，而得心應手。

內新庄的獅陣在光復初期一度很興盛，有一次去北港刈香，出了四陣獅陣，尚未全到，可見有多少獅陣了。而除楊之金勝堂外，還有十九甲阿來師的鳳陽堂，可到那邊的西川

西藥房去問其兒孫輩的徐先生；另外還有一英義團。不過這些人大都已去世，不然就是外遷，本地似乎找不到人可以打聽了。他們那時候，好像陳武義的忠義堂還沒出來。一般出陣的時候，是由獅陣做先鋒，曲館在後面，實在是文陣較大，因為曲館的祖師是西秦王爺，為天子的義弟（另有一說：為太子），武的祖師就比較小，大多為佛、道中人，是靠自己修行，不具有官格。而出陣時，遇到別隻獅時，就要「會獅」，即先左右互舞、打個招呼，再右左互相彼此地吮身、舔到尾。「獅接禮」是彼此見面互相低三次頭，表示大家好采頭。但是若兩個獅陣曾有宿怨冤仇或發生過口角，在「會獅」時就要小心謹慎，防範對方有什麼突兀的舉動，特別是獅尾更要特別注意——自己不要因看不見而被對方夾住絆倒，出了洋相。另外，陰神的拜拜時是沒有「弄獅」的，因其不具有一般正常的神格，而且怕互相沖犯到，所以一般人都是以演戲來表達虔敬之意。

在藥理方面，楊福傳認為漢醫是君臣藥，君是主味，需有輔助藥材稱為臣，來調合藥性，如果藥下錯，病患身體還不會有什麼大礙。而草藥則大多是用草頭、藥頭，二、三種單味的，藥性較強、較具殺傷力，若能對症即能有效，否則未免會傷身體，此時就要趕緊尋求補救之道。說到西螺阿善師是真有其人，到北港時可以去找「本館」勤習堂的一位老師叫××斌的（要注意北港有三家勤習堂，另外二家為六尺四正賢勤習堂、鳳陽勤習堂），他老人家對阿善師事蹟典故知之甚詳，為其第三代傳人。

以下介紹有關獅陣的「齣頭」和排場：

一般情況獅陣只到大廟門口拜神明，先拜三禮後再和廟

門口處的石獅「會獅」打交道，先和左獅，再和右獅（因左為大、右為小）。「會獅」是在獅頭左右各撩撥三下，再咬身體到獅尾，然後搖頭、用腳撥做號、再「咬獅蟲」——咬、咀嚼、反芻吞下、再找，然後踩中央，咬自己身體、獅蟲，到此即收尾結束。若是要進廟門，則需要在廟門前一拜、弄一陣，有時要吮門神（亦是先左後右），再由左門進入，對神明參拜、弄舞，再由右門出來和外面的石獅「會獅」打交道。門如果有大小面時，則由大「面」進、由小「面」出，進去時，要在門前（大小面時），端詳一下，再進去。而一般情形，獅陣舞到廟門就可以了。但是現代人不實在，往往在廟門口敲敲打打、舞一下獅，即草草了事。楊說「這是不走正路」，要是他師父在場看到的話，一定會很生氣而大聲罵的。

一般獅陣排場的齣頭，是在迎神明回來後在廟門口的大埕排練的。其場地先用丈二圍出一塊空地出來，再搬桌子、椅子，給師父坐、奉茶、請師父觀賞徒弟們的表演。

首先由獅子進場舞弄一陣，然後「睏獅」休息；再由「獅嫻」（人面，女的）、「獅鬼」（鬼仔形，男的）進場，它會搖搖扭扭、做一些好笑的動作、齣頭；獅嫻與獅鬼都戴面具，手拿扇子，而獅鬼動作較野性、像動物一樣。獅嫻、獅鬼用扇子搧風，像是要照顧、哄獅子睡著，獅子則做出愛睏、熟睡的齣頭；但一會兒獅嫻、獅鬼又故意四處搔養去捉弄獅子，把獅子弄醒、觸怒牠，讓它惡起來、凶起來，舞一陣；再去撫摸、安慰、搧風讓牠安靜、再睡；然後再將牠弄醒一次，再凶惡地舞一陣，再撫摸、安慰，使轉好，再拜謝神明、收尾結束。

楊說，這樣看起來比電視、電影聲色具現、五光十色的節目是要遜色多了，所以莫怪現在的人看來覺得簡單、單純、單調了，不管大人還是小孩子，都沒有什麼興趣了！他也常勸自己兒子不要太好大喜功，賣弄長肢的大動作，而儘量以小動作，即短肢省力，累時還可以用頭頂靠一下，以爭取休息時間。

一般排場只用在大場面時，如神明生日的廟口、當選村長，很多人特別是重要人物的聚會時，才有出來排場。看獅陣熱鬧時，從正面看獅頭是否有活、獅頭舞得是否有正有歪而會生動，及其走步換位時的腳馬是否穩，即可看出這陣獅陣是否經過嚴格的訓練，和舞得好不好了。

——八十年八月十三日訪問楊福傳先生（六十五歲，成員），周益民採訪記錄，八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林美容電話訪問。

(六)大里鄉大里街福興軒

清朝時大里就有曲館，街仔頭一館，街仔尾一館。福興軒成立約有六、七十年歷史，館內有一昭和九年（一九三四）的茶擔（圖二十），據先輩圖（圖二十一）所載，其開館總理為林番，日據時代由林善坦（時任職信用組合長）當總理，林選亦當過總理，另有副總理林振東、林嘉贊，理事有一、二十人，包括盧大松、林永純、周開嘴、曾周、莊牛、林雀、林振火、郭樹、施火旺、曾紹堂，另張森擔任過監督。此外，先輩圖上列名的成員尚有劉清巖、廖火獅、莊金城、林木枝、游枝福、鄭樹霖、塗金慶、鄭蒼標、賴金枝、李文卿、曾紹林、塗金練、廖爐、溫來傳、戴樹坤、劉竹成、劉炳三、林永欽、簡樹旺、戴紹齡、柯萬宗、陳耀東、曾樹

炎、游潭。福興軒最初請徐火爐來教，徐已逝二十幾年，若是活著已九十歲了。林水金十八歲學曲館，即受教於徐火爐，當時有一百多人在大里媽祖廟（即福興宮）學，至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停止沒學了。

林水金現年七十三歲，曾任縣議員；王子癸當縣長時，他曾當了五年秘書；謝毓河當臺中縣議長時，他當了九年機要秘書而後退休。林水金之父是種田的，林水金學曲館，文武皆通，曾在大里福興軒（本館）、草湖義樂軒、塗城城興軒、南屯景樂軒、何厝新樂軒、車籠埔興隆軒、番仔寮勝樂軒及下橋仔興樂軒教過，都是他去「倚館」。亦曾在豐原集成軒及大雅長春俱樂部（原雅樂軒）義務教過。家裡收藏的北管劇本相當多。曾當選薪傳獎得主。

福興軒現有二十人，最年輕者五十多歲，最老的是林水金，他教外館有報酬，教自己的地方之曲館沒有報酬，福興軒算大館，現在中部地方，出陣不必拜託外面的人之曲館只有福興軒與何厝新樂軒及南屯景樂軒。

林水金說臺北的曲館較鋪張，喜歡花大錢，不注重曲藝，愛排場，中部地方的曲館相拼都是拼絕學。臺北很多曲館老師都是中部去的，如鄭生其、青山先（林青山）、木村先（呂木村）等。按鄭生其為臺中新春園出身，清山先為豐原市出身。

以前曾與人拼館，那是二十多年前有一次為「神明生」登臺時，與臺中軍豐園對臺。目前庄內三月媽祖生日出巡，多半由老一輩的曲脚出來，皆義務性的。

——七十九年七月七日訪問林水金先生（七十三歲，曲館老師），林美容採訪記錄。

關於林水金先生及福興軒，「臺中縣音樂發展史」一書記載云：

林水金先生（七十一歲），曾在臺中縣農會服務二十四年，臺中縣議會十年及縣政府五年，為公務員退休能教「北管」的老師。曾任十二個館的指導，目前仍教授子弟。師承自徐火爐，西屯人，民前十一或十二年生（不詳），為一鬼才，前後場均全能，其師為彰化白沙坑人，人稱呼為阿庚仙。林先生回憶：小時候幾乎天天唱戲、演戲。過去林先生向老師學戲一個月三十元，一館計四個月（實際上為一百天，其餘時間休息），一百天之中，當時的十位學生，每位學生請老師到家裡住十天供他膳宿。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改為一館給老師兩千八百斤穀子，林先生因為家境較為寬裕，而把自己也教弟子所得的兩千六百斤稻穀均送給老師，所以老師也就毫無保留的教導林先生。

退休後的林先生目前開辦一家頗具規模的幼稚園（大里鄉新興路下田巷二之二號），除了自己會「北管」之外，其弟林良安、林春金亦懂北管。他認為：教「北管」比擔任大學教授還困難，北管先生必須各項全能，奏、唱均得兼顧，是全才，是萬能的。他十分熱誠地招待我們在他家吃午飯，與他的幼稚園老師們便餐。之後又繼續談。呂老師請他告訴我們曾任教的曲館有：①福興軒（大里鄉）②勝樂軒（蕃仔寮，即仁化村）③城興軒（塗城村）④金城軒（塗城村，已解散）⑤義樂軒（草湖村）⑥連樂軒（樹王村）⑦興隆軒（太平鄉車籠埔）⑧集興軒（臺中市南屯區廣福廟邊）⑨興樂軒（臺中市下橋仔頭）⑩景樂軒（臺中市南屯區為目前較佳之團）⑪新樂軒（臺中市西屯區何厝里）⑫集成軒（豐原媽祖

廟內），此外有：大雅的「長春俱樂部」，及曾有個人來學其館名為：興樂軒（臺中市西屯區）、文樂軒（亦為南屯區）及景華軒（南屯區）等等。

演過的戲無數，計有：王寶釧、趙匡胤困河東、寶蓮燈、三進士、太平橋、光武中興（均為全本）、落花生、借箭……等。「扮仙戲」有：三仙伯、三仙會、醉八仙、新天官、舊天官、南詞天官、金牌仙、南詞仙會、八仙過海、御甲（最難的）、五文昌（祭孔子、文昌祠）。細曲方面：覆水、奇逢、四思（為明清之小曲），所有牌子詞都會唸，三仙白亦以唸出詞葫蘆：金、銀、銅（較熟）、鐵（無）、玉蟾蜍（玉蝴蝶、玉蜻蜓、玉如意）及油葫蘆。虎亦很多隻，雷神洞（新的和舊的），及三國誌的戲等等，不勝枚舉。

「福興軒」有六十八年的歷史了，計畫要重新整修，三間戲房儲存有一些獎狀、戲服及演戲的行頭，近來很少使用了，據林先生說，四大箱戲服在當時製作，是以兩萬五千台斤的稻穀換來的，每年農曆六月二十四日，祖師西秦王爺生日時，先輩的徒弟們都會備牲禮來祭拜。

（臺中縣音樂發展史，一九七六，頁八一、八二）

（七）大里鄉大里勤習堂

勤習堂自日本時代就有，由師公徐掌開館，第二代館主林傳授七十八歲去世，現任館主即受訪者王東炎先生。王東炎二十多歲的時候學武，最初只是去看人學，後來便產生了興趣，故比人晚學了十年，以前只在天氣寒冷時訓練，大概農曆八月到隔年三月媽祖生日獅陣出陣為止。館員每個月隨意給老師錢，沒錢則不用給也無所謂，林傳授師父是教義務性的，他只求傳統不要滅了就好，任何人來學都很歡迎，但

「迫退人」則不教，因打架鬧事師父要負責，依傳統，師父專門教館維生，進門就得交館金，學國術無書可看，都須牢記在心裡，師父「開步」（傳授步數），學很久且記在心內，一步一步才會出師，才記得牢。後來師父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就儘量把拳法教給王東炎，王東炎年紀較大，較靠得住，所以林師父就慢慢地把館放給他。三、四十歲時去彰化過溝仔，那裡的人不嫌棄，獅陣人手不夠請王東炎去幫忙，覺得不錯，一星期後便請王東炎去當師父。過溝仔原本已開館，是由順武堂的師父教的，但該師父不正當，向學徒借錢不還，學徒不來學，結果人手不夠，才請他去幫忙，所以在過溝仔教，後來改稱順武勤習堂，王東炎已教了三年，平常因做生意，晚上才有空去教。

目前第四代沒人學起來，都是「半桶師仔」，學一學都去做事業，慢慢散了。現在一年三遍出獅陣，一為媽祖生，做義務的，二為大廟刈香，廟公、委員來請，三則為外庄或庄內某人公司開業等，以前紅包隨人包，因是神明的事情。現廟裡來請一天五萬元，但大家都不要，最近人家來請獅陣，人手都不夠，必須師兄弟叫一叫，一起出來，來請的人要負責服裝費、獅頭，「傢私」放在館主家裡。以前有六個師妹，師兄弟六十多人，陣容相當浩大，現沒人來學，傳統藝術都快沒落了。

王東炎說其師公徐掌先生，功夫非常厲害，坐在椅凳上三個人也拉不下來，站在地上三、四人也拖不動，學武身體較敏捷。師父也多半留一些步數，防徒弟試功夫，又說學功夫不必身材高大，要學得認真。其師公會與人拼館，師父對師父打，贏了，不相識就隨便打，之後調水樹仔的人來出獅

陣（大肚鄉忠義堂謝士彬教）。

日本時代至光復後這一期間，振興社與勤習堂遇上就會相拼，後來到西螺看祖譜（阿善師），才知道大家都是自己人。阿善師的徒弟分七坎，第一坎屬勤習堂，以員林、西螺、北港最多，北港有三館，即六尺四勤習堂、鳳陽勤習堂和正行勤習堂；第二坎是振興社。

王東炎師父學五種拳種，有所謂「五祖」各創不同拳種，宋太祖創硬拳，有上中下拳；達摩祖師創佛拳，亦有上中下拳；白鶴先師創鶴拳，屬中拳；高三娘娘創軟拳，屬上中拳；齊天大聖創猴拳，著眼點在下拳，下盤拳較多（拳法著眼點分上中下三盤）。

傳說高三娘娘乃少林寺之人，達摩祖師之徒孫，與洪熙官為同門師兄弟，而後自創拳法應付壞人。

——七十九年四月一日訪問王東炎先生（館主），劉秀玲採訪，陳錦豐整理記錄。

（八）大里鄉瓦窯仔勤習堂

本地的獅陣自八七水災前就有了，算算該是四十幾年前起館的；受訪者林天來先生差不多在十二、三歲開始學武，到二十五歲時就沒學，專心工作，「同緣」學的人也差不多同樣年紀；也有大人「娶某生子」後才來練拳，也是一樣以師兄弟相稱。瓦窯仔屬大里村的第十鄰（大里村只有十三鄰，一般大村至少有十四、五鄰），屬小庄頭而已，平常只有七、八個人自我訓練，等到要熱鬧時，才去叫別庄如大里、詹厝園的一些人來湊合成一陣，集訓一下再出陣。所以有時候，師徒混合起來組陣。而大里村在作戲時，也是由二、三鄰合起來共同出錢請陣頭。

林天來的第一個師父叫燕青仔，草屯雙冬人，教的是太祖拳；幾年以後再換添壽仔來教時，才有出獅陣；不久再由湯乞丐來教拳頭、水源師來教獅套；而在湯乞丐死後，則換其弟湯春霖來教，湯春霖學拳學得很勤，因吃鹹草死得很早，後來就沒有師父再來了。以上這些師父都是從大里街勤習堂訓練出來的。至於林天來本人，則是自己學卻沒有教別人。他說他一生都沒有案底（前科），做人不會「臭青」（臭屁）。

練習的場所則常換來換去，通常是在林海山的家。「傢私」方面，獅頭是水源師自己的，而流傳下來；而兵器則是要練習時或出陣時，再到四邊庄頭去張羅、借來湊合的。師父們有拜香爐、祖師（用紅紙書寫的），但是神位擺在大里，來瓦寮厝教林天來他們時，並沒請過來，所以，他們沒有拜祖師。平常，他們練拳是吃過晚飯後開始，一次練幾個鐘頭，練完即休息。現存「傢私」只剩棍子而已。

藥膏、接骨的技術，必須另外出錢向師父學習，像林天來本人就不會；要用藥膏時，就去向師兄弟買。師父有「泡藥洗」，讓師兄弟用，主要是在打手肢、靠肢和練樁步（馬步）時，若有「黑青」「淤血」，在上面塗抹、推拿。師父也會寫藥方子，讓他們自己到中藥店去配行氣散來解中氣、去傷解鬱。那時的館金是一館四斗米，算是一個月一斗米；在當時一斗米要一個「土水工」（泥水工，大工）做四天的工錢才買得起；一館要付的錢以工錢換的話，相當於現在的八千元。因為時代不同了，現在米價一斗才二百五十元，一百斤的上米也才一千二百元而已，用米折算不合。在更早的時候，徒弟還要請師父吃飯，但是師父手脚敏捷、飯量大，

又要吃好的東西，好像流氓一般，有好幾個徒弟被吃倒了；所以他們不大願意讓師父在家裡吃飯。但是講好的，出陣所收的紅包錢要歸師父。他們自己出陣只是要「賺熱鬧」而已，有時也被人家請吃飯。到每家門口「弄獅」所收的紅包，一律歸師父所有。這些紅包大多是五元一包，也有一、二十元的，五十元的極少。他們在本庄也有收紅包。本庄有「份」彰化老五媽會，迎神明要熱鬧，獅陣也到每戶去表演，收紅包。

林天來說，以前的人練功比較練得起來，像他師父燕青可以躺在地上，任人用大扁擔打，林天來的二叔亦去用拳頭槌了好幾拳，打得很累，燕青卻沒有怎麼樣。據說其師公也會「點斷」，即相當現在電視、電影武功高的人會點穴一樣，「點斷」先要知道全身血路脈絡是怎麼運行的，主要血氣在幾時通過什麼部位到那裡，即血氣在血路中的流向；而血路在人身體中，是從頭頂流到胸部再繞到背後上去的。據林天來說，若有此道的高手肯教導，只要三年工夫即可學到入門的功夫。

現代人學功夫很不紮實，像國術練起來成就慢，差不多要練個二年才能有些微成就；像跆拳道、空手道、拳擊等則很容易入門，較好學、快學，但屬「笨肢」的，即比較好「擋」；所以，同時開始練武的人，練國術的練到一半，若和練拳擊等其他武術的人比劃起來，會慘敗。而且其他武術，才練沒多久就可以對打了，所學的可以實際運用，學的人興趣會比較高一點。所以練國術的人就越來越少了，沒有什麼人要學拳頭，吃不了苦。

所以現在的獅陣都是用錢請的，像今年大里媽祖生日出

陣，是去南投請金獅陣，有六十多人，素質倒還整齊。大概獅陣越入市區越快散掉，在鄉下比較保存得住。

從前的獅陣是練拳頭、「打肢」出來的；而現在大多是拿「傢私」出來擺場面的，功夫也不夠，拿丈二時，腳馬輕浮不穩，只是湊人數而已。

其實林天來的父親、祖父的時代也有練拳頭，只是館號、師父已經無從知曉了。林天來說學功夫的人都比較容易生事，在日本時代政府更是要滅獅陣，因為不喜歡人民成群結黨，怕一群人在一起會胡搞。而練武的人被日本人捉到，就會被用棍子擰「腳肚」（小腿肚），痛得屎尿流出來而昏厥，再用冷水潑醒，也有當眾打屁股的。日本人最怕頭腦好的人和打架功夫好的臺灣人。

——八十年八月十三日訪問林天來先生（六十二歲），周益民採訪記錄。

(九)大里鄉詹厝園勤習堂

詹厝園武館已有百餘年歷史，是從大里勤習堂分出來的，第一代老師是唐山人，第二代老師在大里。村民已經學了好幾代，有兩代人去世了。受訪者林源金之父林義明（五十三歲）從十多歲開始學，師傅為水源師之徒。後來林義明在本村教，練習場地即在林家前庭，約有二、三十人，有時也從外地請師傅來，如大里勤習堂的金水師，即來教過。以前學武要交館金，交米或錢都可以，於拜師時交。現在義務性教學但很少人要學。偶爾星期天也在「門口埕」教，來學的大多是村內的人，也有大里來的，約有三十個國小、國中的小孩，但常來的只有十個左右。

林源金本人十三歲開始學武，現年二十三歲。此地學的

是太祖拳，子弟從最基本學起，學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學「弄獅」。武館的「傢私」都放在林家。過去村內的喜喪事、進香、村廟的媽祖生日都會出陣。公廟的事多為義務性，若有紅包，也是意思意思。若是私人的事，就要講價。過去紅包多是師父拿去，現在則為出陣的人平分，一次出陣（十人）有一萬二千元，師傅拿去二千元，其餘（十人加師傅）平分。

一次出陣最少要十人，但普通最好有二十人，出陣多是弄獅、弄傢私、弄拳頭。現在很少練習，只有人家來叫時，才召集大家練一練。大約二十年前就慢慢較不熱絡。若人手不夠，也會調人手，但調人手要先向師傅送一定的禮金、禮物、打一個招呼，本村常來往的武館有：丁台、大里，他們都是勤習堂。附近也有一些村庄的武館也叫勤習堂，如塗城、內新、瓦窰。同館號的比較會互相往來，但還是以丁台最熟。現在比較少出陣了，出陣的話，除了公廟的事，都要講價，而且平分紅包。目前一年只出陣一次，本庄在農曆三月初五輪到十八庄迎媽祖，迎媽祖之前先操練，再出陣。子弟們平時也會聚會，但不定時。若「傢私」壞了，林家要出錢去修。

此地沒曲館，若有需要都在大里鄉內請曲館來幫忙。

——七十九年十月二日訪問林源金先生（二十三歲，館主之子），蘇麗如採訪記錄。

(十)大里鄉番仔寮勝樂軒

勝樂軒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受訪者十幾歲就學上臺演戲，後來學後場鼓吹。以前很多人學，學腳步時很多人會來看，比現在看歌仔戲的人還要多。有些人學了之後沒興趣又

走掉，學成的有十幾人，大部分是番仔寮庄內的，也有隔壁庄塗城的人來學。現在活動中心是以前的集會所，以前就在那裡學。

教脚步的老師有好幾個，教曲的老師先後有兩人，一個是草屯守其仔先（姓洪），一個是大里的林水金，兩人都是同門師兄弟，林水金以前曾在縣議會服務。勝樂軒歷任的總理有賴石發、謝春雄、張秉成、何示欽、何清俊、賴慶揚、王阿道、林棟、陳大藍、陳溪旺、張天賜、林新金。以前由總理向庄民收錢，負擔曲館費用，學的人花時間而已，不必出錢。曲館子弟是憨子弟。以前有拜西秦王爺，現在沒有，因村廟振坤宮時常修廟，搬來搬去，不知到那裡去了。

現在勝樂軒由振坤宮的總務徐朝成負責管理，成員中有一個八十多歲，一個七十二歲，最年輕的兩個五十五歲，村裡熱鬧要用人，不必找外人，現在已經沒練習了，都會了。徐朝成的父親也學過曲館，現年九十幾歲。

現在每年媽祖生日及農曆四月十二日進香，以及三月十一日迎十八庄媽，勝樂軒都會出去，公用的不拿錢。若外地來請，則每人一千二百元，有時六人，有時十人，或二十人出去，至少要有六人，即鼓、大鑼（圖二十五）、小鑼、二支吹及大鈔。村庄熱鬧拜拜出去的時候，拿的紅包要留起來，以便買「傢私」，外庄要刈香或有喪事會來請，賺的錢各為私人所有，農曆三月較熱鬧，較多人來請。庄內人喜喪事來請的話會少收一點，若是外庄則一人六百元，本庄的只要四、五百元，有出去的人就有分錢。

以前沒有電視、收音機，曲館是一種娛樂。學過很多齣戲，如三進宮、晉陽宮、郡王拖車、郭子儀（大拜壽）及忠

義節等。人最多時，會作戲的有二、三十人，常去彰化南瑤宮及臺中上棚作戲。以前林遠演老生，阿牛、楊石基演小旦，許清木（已逝）演小生，林石頭（已逝）演大花，王清水（已逝）演正旦，戴阿吉演小花。以前勝樂軒與大里福興軒頗友好，與草湖、車籠埔的曲館都有來往，互相調人手。以前軒只跟軒來往，現在不一定，因人手少。軒園也互相調人手。勝樂軒不會拼館，因拼館要花錢。光復後，臺中的大館比較會「軒園咬」，因其總理有錢。

——七十九年三月三十日訪問一勝樂軒成員（不願透露姓名），林美容採訪記錄。

〈訪問徐朝成部分〉

勝樂軒約有八十年左右的歷史，徐朝成之父徐阿炎曾任大總理，由他起館的，他三、四十歲當勝樂軒的大總理，自己也學唱曲，也曾上臺演戲，他九十二歲過世，已逝十幾年

了。曾經來勝樂軒教過的老師，先後有四位，最先是高甲先，他是芬園來的。再來也是芬園來的秋先，他視力不好，無法寫曲譜，都是徐朝成幫他抄，因為徐朝成讀過高中，識字。再來是草屯來的洪水木先生，人稱守埤仔先。最後是大里的林水金先生來教，他三、四年前都還來教。

勝樂軒曾作過十幾棚戲，徐朝成現年七十三歲，他十三、四歲就學曲，之前就有學子弟。他學的時候有三、四十人，但後來有些學不起來，比較固定來練習的有二十一、二人。水木先來教時，還可以演子弟戲。後來有一段時間曲館越來越不時興，等到水金先來教的時候就只剩下十幾人，已經沒法演戲。目前臺中縣以大里福興軒最大館，但也已經無法

演戲，要從別的地方調人手補充才有辦法作戲。

勝樂軒目前由徐朝成負責管理，他學曲、總綱及嗒鼓，另外的成員有吳塗員（五十幾歲，絃、吹）、何清波（五十幾歲，絃、吹）、林德欽（近六十歲）、楊石基（六十幾歲）、陳水坤（七十幾歲）、賴金池（八十幾歲，鼓、銅器）、賴春旺（六十幾歲，後場）、林松碧（七十幾歲），林春盛（六十幾歲）、林木竹（七十幾歲）、曾炎春（偏名阿牛，六十歲左右）、戴阿吉（六十歲左右）等人。

——八十年八月三十一日電話訪問徐朝成先生（七十三歲，負責人），林美容採訪記錄。

(二) 大里鄉番仔寮獅陣

番仔寮的獅陣是「有獅陣沒出尾」，即是本庄有人組獅陣，請人來教、來學，但是尚未學成，連一陣都沒出就散館，沒人再學了。

本庄獅陣會流失人才，乃是因為曲館和歌仔（戲）很興盛的緣故，因為這兩者都有學到相當的程度以上，像粗細的動作、作科、曲牌的曲目、演戲的脚步，均有上棚做戲的水準。所以兩邊競爭激烈，甚至搶著要人，一些比較優秀的子弟，要學曲，又要學歌仔；如此，一些可用的人才都被他們搶光了，武館就沒人要學了。以上三者的師父大都是由大里街仔那邊過來的。

以前在日據時代，大里的曲館、武館就很興盛。大里街上每戶都是有錢人，既有錢又有閒，甚至學了曲館後，又再學拳頭，可說是文武雙修，彼時在臺中縣市都很出名。但約從三十多年前，即漸漸沒落了，如今已不復往日的風采。

——八十年八月十三日訪問陳池（庄民），周益民採訪記錄。

(三) 大里鄉草湖義樂軒

草湖義樂軒是受訪者林錦堂上一輩的人，名字叫洪土錢的人發起的，因為他是東湖村最有錢的人，不但花錢請先生來他家教，而且還發動村人捐獻公金，頭一次的館費還是庄內林姓、吳姓大戶捐出「冬仔」來當經費的，補助買「傢私」來練習（因為以前廟裡即有「傢私」，可能更早以前即有曲館，但現在已不可能有人知道最早曲館的歷史了）。最早的先生是白沙屯的亮先，約在民國四十一年來教，那時約有十多個二十七、八歲的年青人在學（報導人林錦堂也是在此時學的，當時約二十歲左右），另外還有兩個「老緣的」，現已八十多歲了，以前學過，那時也來學。其後有一個先生，叫榮祥仔，是大里人，他是亮先的「頭叫師仔」。這兩個人約共教了四、五年，後來不知為何就散館（此時，林錦堂去當兵，回來時，曲館已散了）。再一次組館時，已是民國四十七、八年，由大里的林水金來本地教，但是這次學習就要由館員自己出費負擔了，而他們常是靠自己幫人家出陣，收紅包當資金，等存夠錢了再請先生回來教，若資金沒有了，就讓先生回家，等存夠錢再來，這也是先生和他們交情不錯，才肯通融讓他們如此的；如此成員斷斷續續學習，直到民國六十三、四年時，曲館的主要成員約六、七人才算固定下來，至今仍在出陣。而他們一直使用舊的「傢私」，直到民國七十年才有能力買新的「傢私」，有自己的樂器。除了林水金教唱曲外（林的曲「很飽」，算是這一帶，甚至中部地區最飽學的曲館先生），還有兩個先生名叫「大花練仔」

、王環先，「大花練仔」教「打臉」、「綁頭」，王環先教脚步，因為這樣子，他們曲館能「上棚做」，即上臺去演戲，而他們演過的戲目有：天水關、趙匡胤、秦瓊倒銅旗、玉麒麟、斬瓜、哪吒下山等。根據林錦堂估計自他年輕學到現在，已學了三、四十年，「牌指」學了一百多「宮」，一般出陣用的也才二十多「宮」就夠了。他曾正式演出過，也才七十多「宮」而已，其他大多都用不上，因為即使你懂總綱，嗒鼓敲得出來，其他的人只會對你傻眼而已，畢竟是「曲高」就「和寡」了；雖然目前他已是這個曲館的「帶頭」兼師父，連林水金都誇他是草湖的頭手了，但他仍要自謙說，他不認識字，絃譜都是硬吞的，在這邊只是先生林水金的代理人而已；而他本人也是直到八年前，有人和他說，曲館是有歷史的，他認真去追究根源後，才認真學曲的。

據林先生說，北管的歷史至今已有二千八百多年了，其淵源於封神榜的故事傳說，所以很多故事、戲目也脫胎於此；而且他也認為曲館的曲藝是斷不了的，因為曲館和政府所要推行的平劇是同一淵源、同路的；勉強來說，北管也算是從平劇分出來的；所以雖然現在年輕人學都學不了很久，但是有政府提倡，他對北管的前途還算蠻有信心；但是當林的兒子跟父親要求學北管時，林卻拒絕，因為他認為年輕人應該去學些更有用的。目前義樂軒練習就在林錦堂的「門口埕」，大約一個月練習四個晚上，另外有八個晚上用來錄音，錄音不是要製成帶子出售，林說，目前市面上所販賣的有關北管的錄音帶，都是客家人的「老先覺」灌錄的，其學的是「八音」，但學得最好，像一般娶新娘所放的北管樂，都

是他們所演奏的。義樂軒所錄的音樂，大都是自己練習的習作，或者出陣時，表演累了，就自己放音樂出來充場面的。

本庄的庄廟是太子宫，主祀太子元帥，林說，只有城隍（因其是鬼王）和媽祖才能說是「廟」，三太子死後顯靈，頗有靈驗，所以信徒就建廟奉祀牠，但其父李靖路過時見到，非常生氣，就把廟給燒了，此事在「玉麒麟」這齣戲說得很清楚，因此廟是不能隨便稱呼的。草湖也有參加彰化南瑤宮的老五媽會，和咯哩、仁化算是同一角的，每年三月十二日吃一次會，彼此輪流出錢請客。

出陣若是去刈香，對方若是大廟或是有歷史的廟，就要連續刈三年。若是為庄廟出陣的話，除了車錢、飯錢由廟裡支付外，他們並沒有收紅包；若是庄內的私壇叫出去的話，也是要捐出的錢夠多，才會貼紅紙出來答謝；而現在連道士做法會、喪事、法事的場面也會來叫義樂軒，喪事大部分的情形，都是別人請去為喪家「庇援」（日語，朋友贊助之意），為喪家爭面子的，若是三十年前，貧窮人家只是兩、三個道士沿街搖鈴鐺，敲鑼而過，大家都關門不出來怕被「煞到」，那有興致湊熱鬧。這樣子一天下來也才七、八千塊錢而已，大部分的人也還花得起。一般的「排場」，大部分都是主人家自己出錢請曲館晚上去排的，一場至少也要花個一萬元以上，一般都是入厝時才用；至於娶新娘，現在早就流行用八音了，頂多只是放個錄音帶而已。據林的記憶，在草湖地區，早在三十年前，娶新娘已經不用曲館的陣頭了。按照林錦堂的估計，目前要請北管陣作戲，光是「扮仙」、演個「醉仙」（八仙）好了，八仙八個人，再加上一個人

演大羅金仙、兩個人演仙童，演戲的人最少要十一個人，若再加上後場演奏樂器的人，和搭戲棚、準備道具、供應茶水的人，一場戲大約要動用四十多人，起碼要收個十萬元才夠成本，況且平常就要練習、表演前要復習，至少要連演個幾十場，收個兩百萬塊錢才划算，這其間主辦人頂多賺個十來萬元而已。

目前草湖義樂軒真正在出陣，但可出陣的人才六、七個而已，而至少要有十一個人才有辦法出去排場，因為要有六人「歡吹」，六人打鑼的緣故；所以現在調人手的情形很普遍，像他們調人手的範圍就不只在臺中縣市而已，有時還到南投縣的草屯、埔里去叫人。對曲館而言，目前生存可說是越來越困難，因為現在一陣大鼓陣，或是一輛電子琴花車也才七、八千元而已，但是刈香出陣，一陣北管就要花一萬四、五千元，而且到人家廟裡又要幫人家「扮仙」，不管會不會收到紅包，至少又要花個三、四十鐘，要不然人家憑什麼要來叫北管陣；而演奏時，又不能節縮，怕被人家講話，而且既辜負了所學，更是對不住師父了。所以這也是他不讓兒子學曲館的主要原因。

而曲館平時所交往的，大多是同門的師兄弟，像草屯頂茄著的劉益萬、塗城瑞城軒、仁化的曲館陣等，當初也是林水金去教，所以彼此交情不錯；另外礁溪的礁樂軒在林錦堂去那邊表演，演奏一曲新桃園後，請林去指導他們，林叫他們找其先生林水金，彼此的交情就變得很好了。

另外，林還說，做生日、入厝時，所吹奏的「牌指」和曲都是一樣的，只是「扮仙」所說的口白不一樣而已，視各種情況的不同，而有十幾種不同的口白來運用；而娶新娘，

曲調要更喧囂，且「吹」的表現更要刻意模仿嬰兒的哭聲，哇！哇！來表示其祝福和送子的誠意。

——八十一年六月十二日訪問林錦堂先生（六十歲，館主），周益民採訪記錄。

（三）大里鄉草湖集和堂

草湖集和堂創於五、六十年前，霧峰北溝（吉豐村）林么先生起館約二、三十年，再傳給受訪者曾勇雄之父曾水壽先生，其父起館時以林么的名字教。曾勇雄十三歲時向其父之師學武，十七、八歲出師，二十三年前（民國五十五年）他在霧峰農校教武術，教三、四十人，將那些學生的不良習慣都改掉，並教他們做人的道理。曾勇雄六個兄弟都練武，塗城集和堂為草湖分出去的。廟裡熱鬧或每年三月十八庄迎媽祖時，集和堂玉麟金獅陣會出陣，出陣前才練，有興趣的人自動來練，業餘時間練，不能天天練，會心亂，要回家練，學拳頭要在「土埕」，吸收土氣，赤腳練，拳脚才可落地生根，無「土埕」功夫就學不起來。

目前都在東湖路一百八十號練拳，師父開一套拳，由師兄示範，再教給徒弟們，不對則師父再修正。一個師兄傳三、四個徒弟，看徒弟之特長、體形來教，一館四個月，第三個月後再讓他們專精其中一種，本館的老師父也會到別館去指導。他館來請師父，需給師父車錢、技術費、藥錢，本村開館參加者不收錢。

曾勇雄的父親曾水壽與林么以前在林獻堂家當保鏢。三十年前曾水壽與宋江陣拼過，那是拼技術、場面、賞金，拼真功夫，武術拼館乃以獅陣來拼，分二場，看誰的觀眾多、賞錢多，不似古代相對打，曾勇雄說學武術的人要有社會正

義感，避免紛爭，做和事佬，學武要有正確的觀念，為整個社會國家，要有超然的觀念才行。

曾勇雄又說，以前周文王為了解除緊張氣氛設曲館，西秦王爺為周文王的屬下，為定軍心而制樂。武館獅陣在廟口拜神後，要到西秦王爺那兒「拜棚」，以示尊敬，因西秦王爺較大，搭棚為演給西秦王爺看，因怕父母去看子女演戲，不尊敬，因此搭個棚子表示無天無地。集和堂拜斬魔祖師，即白鶴祖師。

以前有一個皇帝的軍師在山中看到獅子，以為是怪物，大家拿著「傢私」去打獅，獅子不但不反抗，還出現一位真神，告訴大家此獅有破煞、安宅、驅邪的作用，所以現在大家都會拿「傢私」到前面去保護獅子。

受訪者說了很多有關獅陣的事，例如：獅陣須有兩隻獅，「公母對」（即一隻公的，一隻母的），及兩支牌；獅陣除了驅邪及開張、作壽之喜事外，不隨便出喪，除非是師父死亡，那時獅子要披白紗，燒「傢私」（用樣品即可），以示在陰間還可繼續練武。獅陣出來時，勾尺及兩塊牌放在獅頭之前，以為獅之雙眼，現在放在後面保護獅尾。

——七十九年四月一日訪問曾勇雄先生（四十八歲，師傅），劉秀玲採訪，陳錦豐整理記錄。

（四）大里鄉塗城頂庄英樂軒

塗城曲館在清朝時代就有，但受訪者廖火舜沒見過，只知他小時候就有曲館，他父親那一輩塗城曲館就很出名，去「海口」（沿海地區）播田賺錢時（通常在新曆二月、七月），連鑼、鼓都帶去，常常晚上吃過飯後，在人家庄內排場、作戲娛樂，第二天一早又起來播田。廖火舜（現年六十四

歲）十二、三歲時，庄內值角，媽祖婆游庄，他就跟著曲館出去擲旗。

廖火舜之親兄弟王箇，為日據末期最後一任保正，光復後任兩任村長，因他家埕很寬闊，自己雖沒學，讓村中子弟到他那裡學，他提供一些吃的而已。後來因為要學上棚作戲，需要有一「厝間」（房間）的地方，故移到林榮輝家，在他的叔公林阿懷之「甲銅厝」（竹子加土壁建成之竹厝）學，林榮輝自己沒有學，他兩個弟弟林玉周（偏名龜）、林玉騫則學銅器。林榮輝作中盤生意，由他負責請老師，提供吃的。

林榮輝當館主的時候，已經光復後，當初有二、三十人學，頂塗城村廟明聖宮現任的廟公何有成（八十五歲），及廟內兩位執事羅汝堂（六十八歲）、廖瑞陽（七十三歲）都有學過。光復時廖火舜已三十歲，他到民國四十二、三年才學，學銅器，那時已換到林義蒼家裡學，有十幾個人學曲館後場。

林榮輝負責的時候，最初是請王仔爐（人稱丑仔爐）來教脚步、教丑仔，廟公何有成即是學丑角。番仔寮（今仁化村）人木桂來教曲、銅器及各式樂器，他自己有曲館及歌仔陣，教的時候住在水波樓。

受訪者廖火舜現為塗城村村廟明聖宮主任委員，已任四年半，他當過村長，為現任社區理事長，其子二十幾歲即當村長。民國四十二、三年以後，曲館都是廖火舜出錢，那時請林瑞欽來教，他是霧峰鄉柳仔湳的人，今年七十歲，林榮輝負責的時候，林瑞欽就來教過，他很愛喝酒，那時林榮輝家裡「積酒」（造酒），每次拿一塑膠桶去，兩個晚上就沒

有了，當然並不都是林瑞欽喝掉。廖火舜負責時，林瑞欽依然愛喝酒，那個時候都是配土豆、瓜仔（醃漬的胡瓜）。

民國三十七年英樂軒開始學上棚，第二年就上棚演戲，演戲的時間大約五年，演過子弟戲的人包括何文發（小旦，現住桃園）、林義塔（小生，林阿懷之子，林榮輝之堂兄弟）、江賜（老旦，裝扮起來比小旦還漂亮，文、武平都會，今年七十六、七歲，是廖火舜的親兄弟）、林錦清（老生，已逝），他們曾去霧峰鄉南勢與烏日鄉喀哩，與人對棚、拼戲。

光復後英樂軒都有陸續在教樂、教曲，像林煌山（六十三歲），他是民國六十年才學的。民國六十九年整理土地公廟、水塔，民國七十一年重建聖明宮（舊廟在廖火舜三歲的時候就倒了，廟地作為集會所），有廟之後，曲館即歸廟方經營管理，去年聖明宮請林瑞欽來教，但沒有什麼人要學。

塗城每年三月十一日迎十八庄媽，與番仔寮同一天，但塗城是「正額」，以前都迎到三月二十一日，現在二十日就入廟；每年六月十八日三府王爺生日，也有熱鬧；有時八月去水裡港福順宮進香，因三府王爺自那裡分身。以前作戲，塗城下庄（今瑞城村、金城村）也有收丁錢到頂庄來（下庄熱鬧再自己另外收），但現在瑞城村有瑞和宮（主祀天上聖母），各自有廟，沒有一起祭祀了。現在曲館只有庄內用，出陣要七、八人，若改成大鼓陣，四人即可，都參與迎神的活動，出陣有人包紅包，收入都歸廟方，很少送喪。

塗城曲館的名稱，因以前的鼓架壞了，受訪者已記不清是什麼名稱了，說可能是英樂軒或英興軒，最初我們的資料是城興軒。

——八十一年八月三日訪問廖火舜先生（六十四歲，村廟

明聖宮主任委員，曲館前負責人），林美容採訪記錄。

(五) 大里鄉塗城集和堂

塗城集和堂創立約十五年，拜達摩太祖，「傢私」都放在館內，受訪者曾德海有老師即學，從十三歲一直學到現在不曾間斷，其師有三人：一為金門人王連生（已死），一為其父，一則是西螺洪師父（洪宗龍，教軟鞭，後來搬到臺中住，已逝），曾得海不掛牌，為人推拿、接骨也不收錢，庄內神明生日，於農曆三月十一日和六月十八日有出陣，不收錢，由村廟的主任委員來請，多少有些村民會包紅包，別庄來請僅有神明生、刈香才去，出陣一次三萬多元，制服是朋友贊助和自己買的，「傢私」放在館內，收入部分用來買鑼鼓出陣，其餘都發給出陣的每個人。

目前學徒三、四十人，國中到高中都有，不收錢，晚上七點半到九點半教，在廟裡天天練，一級一級開，學最久的人在十年以上，曾得海二十八歲開始收學徒，現已在塗城開第四館，利用晚上練，品德不好的學生會被開除掉，他會推拿、接骨技術，不過看人才傳，以救世為原則，不收費、不收禮，教太祖、白鶴、少林等拳，不教羅漢拳，因為羅漢拳為邪拳。

塗城集和堂曾得過大里鄉運動會國術冠軍，庄內學徒練拳身體累，較不會亂跑而學壞，學生出事，人家會來找老師幫忙。

——七十九年四月一日訪問曾德海先生（四十五歲，館主），劉秀玲採訪，陳錦豐整理記錄。

九、霧峰鄉

(一) 霧峰鄉吳厝庄光梨園

光梨園在清朝時代就有了，但受訪者林德修（圖二十七）記憶所及，最早是日據時代劉騰當保正的時候，由他鼓募；王水金也當過「鼓募頭」，那時他是村長，他已逝四、五年，與林德修同輩，但王水金自己學武，沒有學曲。臭頭火（姓林）與鴉片愁是老一輩的成員。現存的成員有林德修（老生）、魏阿風（丑仔）、魏阿萬（鼓吹）、劉玉水（小丑、現年五十幾歲）、劉德謨（老生，現年七十幾歲，住公地前一漂亮樓房，記憶力較佳）、曾錦偉（旦角，六十幾歲，搬臺中）。光梨園可說是在林德修的前兩輩就有了。

在光梨園教過的老師，林德修記憶所及的，有兩位是來自草屯鎮（往彰化方向的村庄），是林德修上一輩成員的老師，但林德修亦跟他們學到，林德修小孩子的時候，這兩位老師就很老了。其中一人的弟弟做布袋戲，亦會教脚步。霧峰的六仔也來教過一年多，已死。戰後臺中新春園的鄭生其也來此教過一、二年，他教林德修下一輩的成員，會教「脚步」，現住臺北，眼瞎。

劉新元與王水金都曾負責光梨園的事務，劉新元是拳頭師，會打銅器，五、六年前過世，王水金過世之後，由林德修接管，但他患有白內障，一隻眼睛已動過手術，另一隻眼睛不敢動手術，視力不好，只好任由光梨園解散。

林德修二十歲開始學曲，在公地（現活動中心）學。十八、九歲的時候，庄內曾請人教過歌仔戲，學了幾個月，但沒學成，歌仔較好學，學五、六個月就可上台。庄內也有人學過車鼓，是爲了迎媽祖用的。

光梨園會上臺演戲，最後一次演戲是二、三十年前，曾

演過薛平貴平西，其餘戲目都忘掉了。最熱鬧的時候，光梨園有三、四十人，每個人前後場都會。林德修第一次上臺演戲，是在三十多歲左右，他們這一輩的人演戲共演了二十年。演戲在本庄較多，庄內一年有三次作戲，農曆三月半媽祖生日、八月半土地公生日、十月半平安戲。也曾去霧峰、石螺潭、臺中演戲。演戲時都要老師打嗒鼓，否則沒辦法。因爲媽祖生日關係，而組織曲館來熱鬧。村廟出公費買「傢私」，社口的阿公、先，教排陣，練脚步，晚上在村廟前練習。出陣一次要十幾人，紅包照分。媽祖生日別庄來調人手，大約都在霧峰範圍。

林鶴年當選縣長時，光梨園曾去霧峰與霧峰的曲館相拼，當時光梨園有兩個旦角表演得很好，其中一個是曾錦偉，人家以爲是從臺中請來的女孩子，其實是光梨園的子弟。有一次石螺潭老五媽會「著大角」（角頭輪值），光梨園也曾去表演。

吳厝以前與四塊厝同庄，皆稱吳厝庄，故林德修在學曲館的時候，也有四塊厝的人拿錢給光梨園，光梨園最初是靠庄民隨個人意思捐助的，學的人不必出錢。庄民有「好歹事」來請都不要錢。

以前西秦王爺生日時拜拜，拜後曲脚共宴，村廟福成宮（主祀五谷王）現仍奉祀西秦王爺。

吳厝庄參加彰化南瑤宮的媽祖會，主要是老五媽會，也有少數參加別的。林德修曾擔任過「笈籠頭」，過爐吃會擔東西用的「笈籠擔」原來放在他家，現在已經沒有了。他因眼睛不好，前幾年吳厝庄「著角」之後，他就辦理「退份」。以前過爐要吃三餐過夜，現在則只吃中飯、晚飯。以前都

騎「鐵馬」（腳踏車）去吃會，最遠的彰化海口要從早上八點騎到十一點才到。因村廟內有奉祀媽祖，光梨園曾去南瑤宮刈香，亦曾參與南瑤宮主辦之刈香。去年開始，光梨園就沒有出陣表演了。

——八十年八月十二日訪問林德修先生（七十四歲，館員），林美容採訪記錄。

（二）霧峰鄉吳厝庄勤習堂

勤習堂是由劉新元於五十五年前「鼓募」，最初請大里的阿漳師來教太祖拳，在劉家「門口埕」練習，師父的吃住，練習時的茶水均由劉家供應。他教時，每晚來回住家與吳厝庄之間，學的人會交一點館金給師父。

劉新元自己亦會教拳，教了二、三十年，已逝，他有三個兒子，均習武，但均比劉新元早死，其長子之子信義，人稱阿善師，亦習武，現獅陣由他負責，傢私還在。

村廟熱鬧時，或私人有好事皆出獅陣，回來後紅包平分。阿漳師的弟子會互相幫忙，丁台村有師兄弟在那裡教武，亦是勤習堂。

吳厝庄內還有一個暗館，是虎尾南投方面來的黃冠世在傳授武術，教了二、三十年，但一直沒有出陣。黃冠世之妻仍在，她亦會武功，功夫比冠世厲害，其子二人仍住吳厝庄，一人開麵店，一人開特產店。

——八十年八月十二日訪問林德修先生（七十四歲），林美容採訪記錄。

（三）霧峰鄉柳樹浦永樂軒

柳樹浦永樂軒是在民國三十七年時，由彰化集樂軒請先生李子練來設館，總共學了四、五年；在這之前沒多久是由

草屯人木先，先來教了一陣子；李子練人家又叫他跛腳先，本人會吹、絃、念曲，又會「牽腳步」、教做戲、大舞，功夫可說是十分厲害。彼時總共有一、二十人在學，其中學總綱的有：盧來旺、林連慶、林竿等人，受訪者戴瑞獻唱老生（他唱過朱洪武、文五等角色），巫萬來唱大花（如陳友諒），黃金泉唱二花，劉國誠（木財仔）唱大花，蔡水金、黃松雄唱小旦，李榮也唱旦，王枝陸唱老旦，黃丁旺、王元慶會吹等等。戴瑞獻最有印象是他們「上棚做」去演「江東橋」（即元末朱洪武和陳友諒相爭，而敗陳友諒於江東橋的故事；其手上仍保存彼時他演朱洪武的角色曲簿）的時候。

曲館是在日本降伏後的隔年（即民國三十六年），把集會所改建為大廟時設的，由本庄人謝土、林汝松、林樹安、林慶堂發起招募，而由林樹安當總理（彼時其當村長，而總理的職務主要是負責供應先生的吃住），當時的館費是一千六百斤稻子，而由發起人和總理負責一半，家中較有錢的學員也共同負責另一半，各出一百斤稻子；先生來本庄時就住在曲館內，後來也把妻子兒女帶來本庄住。傢私是大家共同出資買的，總理有出錢，庄內的人「豪興的」也有出錢。戲服則是去彰化南門口先生家租的，那邊的曲館集樂軒因為周圍做生意人較多，較有人支持，又是二媽的「轎前」，二媽出去，他們也要出去，所以很興盛，至今還有十二師兄弟可上棚演戲，李子練還是排行第二的呢！永樂軒的「傢私頭仔」以前都放曲館處，現在改放在黃丁旺家裡，他目前仍就職於省政府，放在他家的原因是因為他家較寬闊而交由他保管。

一般出陣的場合，正月初一時在大廟前扮仙及排場，正

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在廟前公地演平安戲（年尾戲）謝平安。而總理、或其他庄裡較熟悉的人，家裡有喜事、「入厝」、「做生日也去為他們「排場」、「接鬧熱」。庄內出陣都是屬於義務性質的，若有收紅包，則歸師父所有。到外地如丁台者，一陣要收一萬二千元。柳樹滿在李子練之後，就再也沒有請人來教，本庄人林連慶、盧來旺（都會總綱）本來想要傳授年輕人，但年輕的一輩才學了兩天就不學了。現代人沒有耐性、北管又難學，不像西樂學來較迅速，又可以看譜，這也是曲館之所以會沒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本庄的北管陣約在四、五年前才不能出陣，那是因為最後一位總綱手林連慶逝世的緣故。

本庄的庄廟新柳宮，奉祀主神是彰化南門口南瑤宮二媽的分身；但本庄卻參加南門口的老五媽會，每十一年就輪到他們請會員吃飯。曲館陣頭也是老五媽的轎前，有一次到新港去刈香，來去都要用走路的，前後將近一個禮拜之久，但那時柳樹滿的人手足，差不多有六十人分兩班，從晚上十二點走到隔天中午十一點休息（大多走夜間和早上時候，中午以後休息），如一陣從南門口晚上十二點開始走，另一陣就先坐車到西螺去等待接班，如此輪班再隔天即可到達北港了。

而一般老二媽和老五媽是同一天熱鬧的，所以那一天到南門口時，老二媽的轎前，即集樂軒要演戲，而他們永樂軒只要排場即可。在戴瑞獻的記憶裡，唯一軒園拼的經驗是霧峰分局落成時，有四館曲館一起演出，包括北溝、五福、柳仔湳和霧峰的擇樂軒在內。彰化那邊並且派人來為他們助陣。戴先生又說，日據時代，庄內老一輩的人即有四、五人會

曲館，好像是林汝松的父親叫人去學的，教的先生是霧峰一個叫「阿賜仔」的人。

——八十一年六月九日訪問戴瑞獻先生（八十一歲，館員），周益民採訪記錄。

（四）霧峰鄉柳樹滿柳興園

柳樹滿有兩個曲館，一是永樂軒，一是柳興園（社），「軒」是屬於「曲仔」，較正統，而「園」是屬於「歌仔」，較晚期才有的。柳興園是在光復後成立，主要是受訪者黃明龍的父親黃水清及盧信欽（七十一歲）那一代的老人參加，黃水清已過世，以前柳興園上台演北管戲時，黃水清扮旦角，而盧信欽扮生角，目前盧信欽在私人性質的新福宮內「顧廟」。

而黃明龍現年四十三歲，曲館、武館都學過，以前每次柳興園出陣時，由他開車接送成員，作司機接送久了也聽熟了。武館是參加柳樹滿勤習堂，以前也是由其父黃水清負責教導，後來不再負責後，改由黃明龍之弟黃明章管理。

以前柳興園曾為祝賀某人中選，在中正堂聚集排場，而與新樂軒拚館。後來因沒什麼人要學，且老的老，死的死，所以已散了很多年，而兄弟集中精神在支持獅陣勤習堂。

——八十年八月十二日訪問黃明龍先生（四十三歲，館員），李秀娥採訪記錄。

（五）霧峰鄉柳樹滿勤習堂

柳樹滿勤習堂起始年代，受訪者黃明章並不清楚，只知他未出生前就有了，其父黃水清早先屬勤習堂（他也參加曲館）。至少日據時代就已成立，因從丁台村勤習堂的師父學武，故名勤習堂。

老師是丁台村勤習堂之廖姓四兄弟，即廖標仔（老大）、廖溪（老二，偏名阿鴻）、廖聲（老三，偏名阿榮）、廖天送（老四），他們原是大里人，未光復就搬到丁台村居住，廖溪之師父人稱阿章師，在大里勤習堂教。廖溪光復後教武教很多，丁台就有三、四館，柳仔浦（南柳村、北柳村）也有三、四館。勤習堂拜達摩祖師，同館獅陣兄弟尚有互相結拜，但黃明章沒參加。

本館以太祖拳為主，但亦學白鶴拳，現在已綜合學習了。早先到丁台村學，後來改在柳樹浦的齋堂慈覺院的大庭學習，之後又改在王爺廟前，只要家裡場地較廣者，都可作為練習場地。

目前勤習堂的館主廖萬郎（有學到藥簿），是廖溪之子，柳仔浦的獅陣都是他在教，但實際上執行獅陣事務的是黃明章。本館成員較龐大且齊全，去年也教了一批國中生，但十幾歲的孩子怕吃苦，往往學得不精。本館平常有二十人在活動，但尚有七十幾個成員。

大里、丁台、臺中、豐原也有勤習堂，兄弟館召集起來也有一、二百人，每次活動時，會互相借調人手，即使不同館名也是如此，現在沒忌諱了。但因本庄人手較齊全，所以大部份是外庄來向本庄借調人手。

黃明章的舞獅及武術不錯，曾獲臺灣省舞獅比賽冠軍。大約二年前，曾參加內新庄一帶大型排場，為二香接神所聘，因本館表演最出色，當時獲賞七、八萬元，另外一陣由員林來的，只獲賞二、三萬元而已。

本庄屬東保十八庄範圍，每年農曆三月十四日迎媽祖，本館都會出陣。另外外庄也會來聘請出陣，如大里某廟去大

陸刈香回來，本館陣頭也會出去活動。民國七十九年九月聖三媽過爐，由四塊厝、丁台值角，柳樹浦勤習堂金獅陣應丁台之聘出陣（見圖二十八、圖二十）。若是入厝、公司行號開張來聘請，則論交情談價碼，這種情形用不上排場，主要是獅頭，故十多人就可。

獅頭在南部分開嘴獅和合嘴獅，本館的獅頭為開嘴，但嘴不能活動。獅頭是本庄人自製而非買的，意義較不同。

獅頭有獅神，有開光過，故不可隨便參加喪禮，若獅頭去參加喪禮，則燒掉不帶回來。某次烏日石螺潭有個「荷館」的師兄弟過世，家屬要求武館出陣，才答應送喪，之後將參加的獅頭燒化，並且不用本館的大鼓，而是用他們的大鼓，否則連大鼓也要燒掉。

——八十年八月十二日訪問黃明章先生（三十二歲，獅陣連絡人），林美容、李秀娥採訪記錄。八十一年九月一日林美容電話訪問廖萬郎先生（五十四歲，館主）。

（六）霧峰鄉丁台明星園

明星園會計為魏文鎮，管理曲館公金，傢私亦由他保管。傢私以前放在公廳。受訪者劉樹溪先生原是臺中頂橋仔人，因來丁台村教曲館，才在他四十歲時搬來。他原在頂橋仔新梨園林水汀先生學藝，林水汀專教打鼓、唸曲，六十幾歲過世，已逝二、三十年。林水汀曾來丁台教，後來換劉樹溪去教，劉樹溪原作旦角，也學老生，但只會教曲，不會教腳步。初來住廟裡，後因廟擴建，搬到廟後小屋居住，學生交一點錢。

以前丁台「做大水」（水災），因二媽保佑，所以辦一辦熱鬧以酬謝神明，而組北管團。廟裡拜西秦王爺，以前，

每年西秦王爺生日都會上棚作戲，祭拜後的牲禮煮一煮大夥一同吃，直到二、三年前都還如此。曲館成員現尚有林添水（五十幾歲，吹）、魏文鎮（五十幾歲，老生）、林成旺（小生、小旦）、林丁波（二花）、林東波（大花）、簡定山（打銅器）、黃清一（副老生）、劉樹溪（苦旦、嗒鼓、通鼓）等人，劉樹溪最老，最年輕者為三十幾歲，明星園十幾年前還有上棚作戲，脚步是王金鳳教的，只學了一個月。

廟裡熱鬧，明星園都義務性幫忙。丁台參加南瑤宮聖三媽會，民國七十九年九月丁台、四塊厝值角，明星園曾出陣至南瑤宮請媽祖過爐（圖三十），別庄或村裡好壞事來請出陣，要紅包，由出陣的人均分，不過會留一點作館金，由館主管理。每出一陣要六、七人。曾經到過埔里、國姓水波樓借調人手。

比較有來往的曲館，有臺中湖北街的春風園，忠孝路新春園、北溝吉風園。南瑤宮的聖三媽去西螺刈香，明星園曾隨同去熱鬧，此外另有頂橋仔的新梨園也去。四、五年前臺中縣政府邀請臺中各曲館、武館、採梨陣去臺中市中山公園熱鬧。臺中市的集興軒和新春園曾在臺中市第二市場相拚一個禮拜，蔚為盛事。

明星園另有一大鼓陣，屬北管，亦用鼓，但大鼓陣可獨立作業。有時，人家只來請大鼓陣。

好壞事出陣表演時，遇到別團亦來參加，就會互相比較，所以平時還是要講究練習，免得丟臉。

——七十九年十月訪問劉樹溪先生（五十八歲，老師），呂培苓、蘇麗如採訪，呂培苓整理記錄，八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林美容電話採訪。

(七) 霧峰鄉丁台勤習堂

勤習堂於四、五十年前成立，請大里的阿章師來教。每人要交一點館金，以出獅陣的錢買傢私，現在出獅陣的錢則各人分。有時在廟前練習，或誰家門口埕寬就在那兒練。

男、女生都練，練白鶴拳、猴拳、太祖拳、姑娘拳。拜徐阿元無祖師。

二十多年前，每年媽祖生日農曆三月二十三日都會去豐原的媽祖廟，以前調人手不用錢，現在都要用紅包請；以前要交館金，現在不用，卻不見得有人要學。較有來往的武館是柳樹浦、五福村、大里的勤習堂。

每年媽祖生日去廟裡熱鬧一次，義務性。因為受訪者廖溪的兒子廖萬郎是柳樹浦勤習堂的館主，也是柳樹浦會媽會的會員，所以去柳樹浦也是義務性的。廖先生也去柳樹浦教。現在丁台勤習堂幾乎不活動了。

日據時，日人提倡學柔道、木劍，拳頭師被禁止。被提報則受罰，因此中止一段時間。日人走後盜賊起，大家又興學拳。光復後又「起館」，近十年逐漸停止。

——七十九年十月訪問廖溪先生（七十四歲，師傅），呂培苓、蘇麗如採訪，呂培苓整理記錄。

(八) 霧峰鄉霧峰擇樂軒

擇樂軒的歷史有一、二百年了，由林獻堂之父立館，館址最初在林家打石寮（由唐山運來的石頭在那裡打造），後來在萊園中學、新光會社（後來作鳳梨工廠）等處，因為有人嫌太吵，故搬過很多地方。中日戰爭濟南事變後就沒再練習，光復後又繼續練習，現在每星期一、三、五晚上在仙公廟學。擇樂軒人最多時有二、三十人在學，最少也有十幾個

，現在有十多人在學，因去年廖清泉來仙公廟當廟公，有人想學，故由他找以前的館友來教。

受訪者廖清泉今年七十五歲，他十二歲就開始學，學鼓吹、唱曲、作戲，共學十幾齣戲。那時，學的人每月出一兩塊錢給先生，買茶葉的錢也要大家分擔，大概兩年以後，由「頭人」出錢，學的人就不必出了，當時，頭人曾清富，他當鄉長，家裡有錢，故由他出錢。

光復前教的老師叫四先，霧峰人；光復後有六一先，霧峰人，劉金火，彰化人，教了兩年，後來就沒再請人了。現在由阿田、可樂標、金清、平進、竹山這些老人在教，不過已不叫擇樂軒，而叫大鼓吹陣。擇樂軒有西秦王爺金身，原本放在曲館內，也會在張府千歲廟放了一兩年，現在則由館員每年卜爐主，在爐主家供奉。

廖清泉學了二、三個月後就上台表演了，小孩子學較快，他扮老生，當時「踏脚步」也是教曲的先生教，第一次是在媽祖廟公地演出。以前到各地演出，神明生日，有人請就去，出陣的紅包收入都留作公費，買樂器等，以前經常上棚，大概已經二十多年沒上棚了，後來就只有扮仙、排場，以前前庄內居民有好壞事，出陣不要錢，外庄來請則要紅包。現在則一律一人一天六百元。

日據時代與臺中新豐園拚過，在六月十五、十六日兩天，一天二場，下午、晚上各一場。拚戲時兩邊各演不同齣戲，看那邊的人多就是那邊贏。軒園相拚時，各地軒園都會出來，湊熱鬧，人氣多。南屯景樂軒就會來助陣，同是軒的都是師兄弟，只是師父不同。軒園相拚時，「頭人」要殺豬公、出米，吃多少就出多少，廚子也到拚戲的地方煮。

七十九年四月四日訪問廖清泉先生（七十五歲，館員），賴錦慧採訪，林美容整理記錄。

(九) 霧峰鄉霧峰昭雄閣

昭雄閣係由陳六先生於日據時代召集庄民來學，多是年輕人利用農暇練習，學白鶴拳、義高拳（軟拳），師父是番仔園來的金榮師（番仔園亦有昭雄閣，名稱即是從那裡來），那時有四、五十人在學，受訪者廖清泉即是在十五、六歲的時候學，每天晚上學，學拳的人，一個月每人出一元給老師，傢私是向金榮師借的，因獅頭、大刀很貴，庄裡沒有錢買。以前每逢迎神明，獅陣出陣的收入都是老師拿去。獅陣只有迎神明的時候才出去，「歹事」（喪事）則無人請獅陣。

昭雄閣一直到光復後第二、三年才散掉，一共學了十五年、六年，都是同一師父教。金榮師還有在烏日鄉勝膺、番仔園及彰化竹林教，合起來徒弟有幾百人，竹林有二陣，其中一陣是金榮師教的，他們曾去那裡幫同門師兄弟助陣。曾與彰化竹林拚館，在「門口埕」對陣演出，看那邊人多。

——七十九年四月四日訪問廖清泉先生（七十五歲，仙公廟廟公），賴錦慧採訪，林美容整理記錄。

(十) 霧峰鄉六股忠義堂

受訪者陳塗生原是舊正人，所以剛開始是在舊正和賴媳婦（火師）學，據他說，火師是在田莊的做佃人，拳路較不熟，常去向大鼻子師（劉慣世）請教，再回來教，教得實在很辛苦；所以最後才由大鼻子師出面來收尾，因為他拳路較熟，懂得較多。而大鼻子師原先還不肯到舊正教，還是其師

父矮仔卿和師伯阿腰師出來勸說。而剛開始，阿火師也有些不能諒解，還是大鼻師親自去他家向他解釋，才盡棄前嫌。原來他們兩人是師兄弟兼「換帖的」（結拜兄弟），所以實在沒有什麼好計較的。而陳塗生所學的基本拳種是太祖拳，屬長肢，其它像雞門拳，有二高拳、鶴拳。在六股是二十九年由陳塗生請大鼻仔師來起館，號忠義堂，大鼻仔師在此教三、四年，差不多有二十多人在學，當時已沒有設祖師，陣頭名叫玉麟金獅陣，而本庄也是大鼻仔師最後設的館了。大鼻仔師死時，由陳塗生和林齊川料理喪事，兩人算是師父最疼愛的弟子，因為師父放招全教，把一身所學全傳給他們。而大鼻仔師和陳塗生最好，所以在「大鼻仔師」出山時，只有陳塗生「擲獅頭」。而陳塗生由師父手上最早學到藥膏及傷藥，認為臺中市的吊膏他的最好；而林齊川則傳到獅陣，所以他的獅頭舞得最漂亮，是臺中市最出名的。而師兄弟中以劉俊卿做的獅頭還算可以，其揉土的工夫做得比較細。而大鼻仔師本人曾在全省國術比賽中，名列前茅。

六股是農曆三月十五日迎媽祖（與舊正同一天），參加彰化老五媽會，光復後每年都有出獅陣，到二十幾年前才停止。舊社的獅陣，光復後一度曾多達八十多人在練拳頭，練武一方面可防身，一方面又需要苦練，真正學成的，即撐到底的，也只不過十多人而已。

陳塗生說他們沒有跟人拚陣或拚館過，會那樣做的，都是其師父有恩怨。出陣時沒有人用純青色的獅頭，因為如此即表示我的功夫最好，武館獅陣是第一的，沒有人可勝過自己了，故很容易引人不滿。所以獅頭上就要畫紅八卦、貼黑字王，眼睛還要開光，才可以破煞。而「弄獅頭」若能踩七

星步、念七星咒語，則效力更大；不過七星咒語向來只能單傳，而且只能傳給徒弟，不能傳給同師兄弟輩的；並且在傳授時，必須發誓此生只得傳與一人，不能再另傳他人。據陳所知，其師兄弟輩中，可能只有劉俊卿會而已。若是沒有七星咒語，而硬要踩七星步時，很可能畫虎不成反類犬，因為獅頭要是像平常那樣舞，就能舞過去，但是破得了、破不了煞還不一定。但踩七星若是硬碰到煞氣，那時就有麻煩了，像在舊正訪問時所提兩個例子，陳塗生在此講得更清楚：一是阿川（即林齊川）到人家家裡遇煞氣踩七星，獅頭硬是舉不起來，等到師父來，先在其厝中四面灑鹽和米，再含一口在嘴中，口中念著七星咒，啐的一聲把鹽米向空中噴出，才把獅頭再舞了起來。一是劉金標在南屯山脚那座橋舞獅時，也是踩七星，剎那間臉變黑，整個人被煞到，情況很危險，也是等到師父趕到以鹽米七星咒才得解救。但阿標還是要師兄弟扶著才能回來。像舊社那邊「下一緣」就沒人再踩七星步，因為沒人傳七星咒給他們。像廖其旺在教蘇月明那一館，曾叫陳塗生過去看看，陳看了一晚上，沒講什麼話，因所傳下的拳路和他所學的不一樣，就是想教也無從教起，只好就這樣算了。

陳塗生從師父大鼻仔師那邊學到的除國術外，還有藥膏和接骨，所以他能有國術館館牌，據他說是向霧峰鄉國術會申請的，而且他還是委員之一（有聘書），並是臺中縣國術會會員代表，也參加過臺灣省國術會的表演比賽，並且擁有接骨技術委員證，這是要有歷史的才能申請得到。但這些都沒有什麼功效，國術接骨研究員，只能替人接骨、貼吊膏，因為不具中藥師資格，所以不能弄藥給患者吃，此藥乃是要

趕氣、串氣用的，因此治療效果就不能彰顯，藥氣過得慢之緣故，大家就不願意讓他們來治療。現在陳塗生已不大給人治療了，因為現代人事端多，在南投縣有人替一外省人仔敷藥，結果敷不好，外省仔去告他是密醫，被關了一年半。

另外陳塗生說，在南屯的庄頭大都有忠義堂，像楓樹脚是林齊川，新生里是黃泉生、劉金標（市議員林水源之父，為林齊川所傳），永定厝有劉俊卿；麻薯埔、綻邊、劉厝莊、大里內新庄（姓陳的）皆有忠義堂。

——八十年八月十二日訪問陳塗生先生（六十歲，成員），周益民採訪記錄。

(二) 霧峰鄉六股集英堂

集英堂成立於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當時有二十幾人在學，至今只剩二、三人活著而已，而師兄弟間有人得國術館館牌的叫鄒運志，現仍在，今年八十三歲。而集英堂在四十多年前散館，大約在光復前後，因為遇槍就不行了，也沒有再傳徒弟了。剛開始是由張文進（大雅人）來本地起館，以教鶴拳（屬長肢）為本位，也教太極拳、宋江陣，脚步（馬）踩的是大三角馬，傢私可說十八般武藝都要學，像丈二、耙、鐮、鐵尺、雙刀等。獅頭是師父自己糊的，在內新庄燒掉陪葬。因張文進係基督徒，所以用火葬的，他平常也沒有拜祖師，但是練獅陣分明是要迎神明熱鬧！而其第二個師父是個老客家人叫劉成業，若還在的話現在大概百來歲了，他來教了四、五館，客家話和「臺灣話」都會講，常說大家來練武是結交朋友，在一起熱鬧的，他擅長的就好像電視上的南拳北腿，功夫很好，差不多是個四、五十歲人（來教拳時）。兩位師父來教時，都不用交館金、先生禮，只要交

「電土火」錢就好了。照明常用罐子裝石油，用「手索仔」做燈心燒起來，故鼻孔挖出來都是黑黑的，這通常也是用來夜間讀書用的。而練武的場所則在張文進先生的舊厝練，而等到客家師父教時，就拜香爐、祖師（記不得是誰了）。而點心則是隨人想吃，就自己帶米來煮鹹粥，夜間練到十二點就休息，而所操練的傢私則是大家「公家」出的，例如一個人出一百斤或二百斤穀子去換錢來買的。出陣也是要自己，因為庄頭是義務性活動，有時遠庄時，東邊吃個點心、西邊吃個便飯，沒有固定要誰請客，只是吃團體的，大家在一起吃飯罷了。本庄三月半迎神明時，獅陣才有排陣，不會到外地去排陣。因為師父都使用心理作戰說：「那有學不到兩三館，就要出去找事的；吃沒幾顆水果、菜，就想要上西天了嗎？」不過，師兄弟間是有人學得不錯，譬如有一個可以一躍踏上三張桌子疊起來那般高，不過他已過世了。

師父也傳藥，像藥洗、輕傷藥等，並有留下銅人簿給大家，說誰要學要用，就自己拿去抄、去用，結果傳來傳去就傳丟了，就算是有流傳下來，大概現在也沒有人會去注意到吧！畢竟六股是一個窮庄，也沒有什麼基金，所以大家也就比較認命，也不敢開口跟人家說要學什麼的。本庄並無庄廟，直到去年才打算蓋土地公廟，有個三寶宮是拜三教的，六股是參加彰化南瑤宮老五媽會，但過的是小爐，因為人家嫌遠不肯來，大概六股、舊正（舊社）、萬豐（萬斗六）合起來做一份。

本庄會練武，實在是想把年輕人綁住，不讓他到處胡亂去風騷。以前六股實在是很偏僻，有時候，晚上從這裡走路到霧峰，路上竟然遇不到半個人。所以八十多歲這一輩的人

沒地方去，只好練拳頭了。而本庄一年只有十月二十九日、三月十五日在小土地廟前作兩次戲，其它別無娛樂。

談到「洪白旗反」，是草屯洪姓人的，從烏溪南來霸占烏溪北，其實也有雜姓包括在內。受訪者林辛旺的祖父也被占去三甲多地，彼時在搬家途中地契掉了，林辛旺的父親跑去檢回來，而林辛旺的祖父嘆了口氣說：留這哪有什麼用。所以把它丟了。等到霧峰林貴祥去霸回來時，宣布有紅契的就可以領回，沒有紅契的人就要用錢去買回來，當時一甲地才一千元左右。其它的地，林貴祥在日人據臺時，賣給（製糖）會社，會社再用它和農林廳交換臺北的地。等林家的後代再從大陸回臺灣時，林家已不再像以前那般顯赫，而漸趨於平凡了。不過，林鶴年曾擔任臺中縣第一、三、五任縣長，林鶴年先生常常臉上帶著微笑，大家都叫他「一三五個」。

——八十年八月十二日訪問林辛旺先生（八十二歲），周益民採訪記錄。

（三）霧峰鄉峰谷昭雄閣

峰谷昭雄閣成立於日據時代，距今差不多有七十年歷史；是何金榮（烏日鄉東園村人）來本地起館的，何金榮原住烏日鄉下廊仔，八七水災後，搬至番仔園，他的師父阿搖師，乃是昭雄閣的元祖（創始人），詳細姓名不知，阿搖師原在下廊仔竹園仔教武。何金榮於十幾年前過世，享年六十幾歲；阿搖師比金榮師大二十歲，亦已逝。

本庄的獅陣在光復後很興盛，在何金榮過世後乃由受訪者劉溪圳接館，而在十六年前散館。偶而還會去溪心壩、番仔園「贊助」——即同一師父所教出來師兄弟輩，彼此有事

出陣時大家都去幫忙。何金榮所教過的昭雄閣有霧峰鄉桐林村、吉峰村，及烏日鄉東勢園、溪心壩等地。通常一館是四個月，學了一年後再由師父看你學習的情形和個人學習的意願再傳或決定你是否出師了。一館後，再到另外一個地方另行開班授徒，而學習意願較強會再跑去找師父，以求功夫再上層樓。據劉溪圳說，他們觀念中的「館」是指場所，即師父教授拳腳的地方，學習期限是看師父居留時間，並沒有硬性規定一館多少時間。而「先生禮」是師父看徒弟個人收支情形自己定的，按月收取月頭錢，實際金額忘記了（恐怕不想講），似乎是按米價收的。

峰谷在劉溪圳學時，共有四十人，兼收女性，混在一起學，出陣時拿的傢私是雙刀、單刀。平常要拜祖師，拜香爐，紅紙上書寫白鶴仙師、達摩祖師，拳種有軟、有硬，而以白鶴拳（軟的）為主，腳馬是踩八字馬，學的傢私共有二十四種，平均一個人要學三、四種，在庄內熱鬧時出來排陣，即用丈二圍出場地來，學的人一個個上場表演拳套和傢私，但僅限在庄內排場而已。

傢私起初是向師父借，即從番仔園那邊拿來的，後來由劉溪圳招募，鄉民代表李火生、劉添喜出錢，另由大肚人趙令源（因戰爭中避空襲來本庄開店）到彰化打「半蓬」傢私（時價約六千多元，彼時一斗米才二十二元半），有時也在趙家練拳。平時以在蔡萬居家的「門口埕」練習居多，師父也在蔡家休息睡覺。現今傢私仍然留在劉溪圳家的地下室內，像刀、槍、鼓仍很好，劉溪圳再三強調已在派出所報過案了。（在場的人笑得有點詭異，不自然地說：別搞不好，明天就被人捉去關起來！劉乾咳幾聲說：不會啦。）而獅頭、

旗因爲潮溼腐朽被劉溪圳的媳婦丟掉了。劉溪圳本身當初最拿手是打鼓，他上過十一、二天暗學仔（私塾夜間部吧），現在是本村的村長。當初練拳時，曾練到吐血，至今六十四歲，仍然每天工作，接受採訪時，還是剛由田中回來。筆者到他家時，差不多十點多，而劉溪圳和一群朋友正悠閒地泡茶、聊天。

劉溪圳說起他師父金榮師，平時即赤腳，戴斗笠、布衣布褲，很有樸實的鄉下人味道。而峰谷有「份」（參加）彰化南瑤宮老五媽會，亦有到西螺、虎尾、旱溪去進香。而本庄是農曆三月十四日迎十八庄媽祖。至於劉溪圳「接館」的理由，一是武術本就是防身自衛的工具，二是爲地方熱鬧，由地方上的熱心人士勸募費用，供應茶、米等，只要超過十人他就教。而吃飯則在庄頭上學武的人或熱心人士家裡輪流吃早晚，住則住在館主家如李仔城、阿同仔家裡。本庄沒有曲館，迎神有先鋒宮鑼鼓陣，其成員是由昭雄閣散館之後，原來那些打鑼鼓的人組成，目前由一位叫黎阿漾的人負責，不過黎阿漾並非昭雄閣的人，他另在村內主持一私廟，拜花蓮來的地母。另外劉溪圳提及，六股有一位林辛旺會獅陣（同一天晚上訪問到），而舊正的獅陣是潭青教的。在坑口、北里村、南勢村等地皆有獅陣。峰谷的館因不到外地排場，所以不會和人拚過館。但在劉溪圳掌理時，曾經二度有人要來「捧香爐」（即踢館）；有個叫坑仔標（姓名不肯說，現今人還在）登門而來，正好金榮師的「頭叫師仔」火土在場，當下打一套拳給他看，等到他看完再來時，竟是來拜師的。而金榮師也曾聞風來看看此人，覺得他腳馬不穩而著重花招，稱其爲戲拳；細問之下，原來他曾學過做戲，即像武生

那樣的身手。但金榮師仍叫劉溪圳要小心其人，因爲雖然其學得很勤，還是要放招，因爲劉沒有十分自信，所以不敢全教，要藏幾招下來，以免徒弟對老師有不敬之圖時使用。另外在店仔，南坑到北坑中間有一南屯人長得高大魁梧，據說可以肩荷起一擔二百多斤的樹薯，來說要和劉溪圳推手打、比招，劉看他眼神虛浮不定，已知他第一手是虛攻，第二著才是實打，就不閃他第一招，乘機拐腳下靠，以手肘打其腹部，再劈中其鼻樑，當場將他擺平。他人現仍還在，名字叫龍仔。他後來也來和劉溪圳學拳，劉亦對他放招提防。

劉溪圳說，彼時比拳，都是要互相洩氣，只是使對方覺得沒面子而已；像打架也都事先講好，不拿傢私兵器，以免傷亡慘重。而對敵出招時，應注意對方眼的兩角、眼神凝光注視點所在，再看其四肢運動時，要注意其要出手時，肩膀肌肉會先用力聳動，動腳時，則兩股也會凝力固定。至於功夫好不好，就要看腳馬紮不紮實，而腳馬不正則要看胸膛和腳尖。

另外，同座中有一位黃先生是太平鄉黃竹村的村長，說他們也有獅陣，堂號叫集英堂，有個師父也很厲害叫吳火木（人家叫他阿火），據說有一次阿火去合作社領錢，騎著腳踏車經竹仔坑口的大坵園邊近橋頭地方，遇到兩個無賴要搶錢，結果一個手被打斷，一個被打得吐血，阿火還留下醫療費叫他們自己去看醫生，一時引爲地方笑談。又說吳火木現已搬到番仔寮（仁化村）當上第七鄰的鄰長。而本村的獅陣可去問目仔輝。

又在未找劉溪圳先生時，在國小旁的雜貨店邊，問到一位今年八十八歲的老先生，叫林青。據他說，峰谷在七十年

前才有獅陣，師父聽說是北屯人，教的是鶴拳，但先生死後就沒傳了。在民國三十五年左右，差不多光復前後，再由其女婿，即姓劉的起來重新訓練。但他不曾聽說獅陣有取名。而峰谷以前有「霧峰鑼鼓陣」，但人才凋零後，遂改為大鼓陣，只有幾個人吹打而已。

——八十年八月十二日訪問劉溪圳先生（六十四歲，前任館主），周益民採訪記錄。八十一年九月三日林美容電話訪問劉溪圳先生。

(五) 霧峰鄉舊社正豐園

舊社正豐園是在日本「降伏」後很久才起館的，約是在民國四、五十年間；起因是那一年庄頭三月半神明生日迎熱鬧，賴榮錦（即受訪者）擲筊中了頭家，就要到前山寶藏寺去迎媽祖，結果因為沒有鑼鼓的樂音，神轎過村前的木橋時所發出的聲音，驚嚇到橋下一群正在洗衣的婦女，她們跑出來抗議說：以後做什麼事要事先說，不然人家會誤以為是喪事，在扛死人棺材呢！此事讓他們感到很沒有面子，所以就由賴榮錦發起組織曲館。賴原來不是本地人，他本人會拉絃仔，是小時候在臺中賴厝廨學，直到二十五歲時才搬到本地；而在此之前，本庄的人沒有人會拉絃，也不曾有過曲館的傳統。去請頂茄荖洪有（本庄人洪溪水的叔叔）來教曲，而練習的場所即在張清波的煙寮裡練習，彼時大約有十一、二人在學，不過學得並不怎樣，只是在「神明生」時，大家圖個熱鬧而已，不要讓神明沈默的來庄內和沈靜地離開本庄就是了。

先生利用夜晚通勤騎鐵馬來本庄教，「先生禮」剛開始時，是先生有來教，才有算錢；後來是一個月由大家湊個十

多塊錢給先生做煙錢、車錢和酬勞。「傢私錢」則是庄內的人大家共同出一些，其它的再由學的人分股份分攤。像賴榮欽（賴榮錦的二哥）、賴火、賴炳、賴布、賴清波、賴昌華、賴炎明、許源等人都出過錢。陣頭直到現在剩下五、六人，神明生日還有在出陣，一年才出來一次，目前的陣容是由賴榮錦打通鼓、李朝江擔任總綱打嗒鼓、洪溪水（現中風）是「吹」，鑼則是隨便要打的人便去打。打從一開始，就沒有人學唱曲，所以更談不上「上棚做」了。

本庄的陣頭是自己用而已，不會到外地去出陣、排場，連大旗也沒有做。據賴榮錦說，大旗要靠庄內有錢的人發起，要有很多人手來幫忙才撐得起場面來。而他們是小地方的小館，連綵街也不會做過。其記憶中，本庄上一輩的人沒有人會鑼鼓。而傢私現在即放賴榮錦家裡，連絡人也是他，他說，老年人要較「認分」一點。年輕子弟學曲館，可以避免到外面去放盪；同時也和讀書一樣能趁機認得一些正字、漢字，學得好的人，其字底就很深，可以做先生來教人；同時，吃完晚飯去學，大家練習到十點多，可以趁機乘涼和大家聚一聚、熱鬧一下。另外本庄的人只有喪事時，才叫陣頭，並沒有在喜事、入厝時叫北管陣排場的風俗，據賴說，那是只有大館才有的事；而本地過年時，陣頭也不會出來。

舊社的庄廟是萬慶宮，主神是天上聖母，本庄也有人參加彰化南門口的老五媽會，熱鬧時，只是扛神轎而已，有時候，也和陣頭配合一起去遶庄。而老五媽會以前是十二年輪一次吃會宴客，現在則是十一年就輪到了。

——八十一年七月九日訪問賴榮錦先生（七十五歲，連絡人），周益民採訪記錄。

(四) 霧峰鄉舊社忠義堂

〈訪問蘇月明之妻部分〉

本館日據時期就有了，一直使用忠義堂為館名（若用其他館名，則是背祖），因受訪者公公（洪番根）那一輩學武時，師父是南屯忠義堂請來的，故沿用此館號。

洪番根為蘇月明之父，蘇月明因自幼過繼給姨丈，故姓蘇，洪氏現已中風且重聽。

目前忠義堂有另一位老師父在教，但為人較古板，年輕人無法接受，較聽從蘇月明的話，故也接受蘇月明的指導，同時學過的師兄弟亦會互相切磋。

今年二月因學校需要課外活動課的指導老師，找蘇月明指導一批國一的學生學舞獅，今年三月十五日媽祖生日巡庄已表演過，計畫暑假教他們拳術，但因蘇月明身體不適而作罷。

蘇月明現年四十一歲，他十幾歲就學武，當時曾有四、五個女子學，他們嫁人後就再沒有女孩子學了。蘇月明沒學到武館的跌打損傷之藥理，但他曾跟隨開中藥店的姊夫學漢醫。蘇月明育有二男一女，二個男孩十一歲、十二歲皆學舞獅及武術（見圖三十一），他本人擅長六尺棍，平常則練習書法及國畫（畫竹）。

忠義堂沒拜祖師，蘇家拜太子元帥。傢私則放在廟裡。

本館非職業性質，只有每年三月十五日媽祖巡庄才出陣，或是刈香時才出來熱鬧，刈香皆到高雄三鳳宮（太子元帥）及新竹城隍廟。本庄庄廟萬慶宮之主神為城隍，亦奉有太子元帥。

受訪者是從南勢仔嫁來的，南勢仔以前有獅陣，受訪者

之兄弟七歲至十歲曾學過。丁台村以前也有獅陣，只出陣二、三年就散了，當時受訪者約十一、二歲，現在已三十二歲。

〈訪問戴金中部分〉

舊社忠義堂師承南屯忠義堂。師公矮仔成，南屯劉厝庄人，開漢藥店，旗號玉麟金獅陣，後傳阿火師（已歿，舊正象鼻坑人，舊屬萬豐）及大鼻仔師（南屯人）。

受訪者戴金中是在光復後第二年開始學武術，時年約二十四歲。當時有三、四十個人在學，本庄學的人較多，外庄萬豐、六股亦有人來學。同輩中有七、八個女子也學武術，作防身用。現在用槍，學武沒用。同輩師兄弟中尚有阿樹、南山、旺仔等十多人，但皆學藝不精。

當時由學的人出錢請師父來教，因為沒有衙館，故沒拜師祖，但以玉麟金獅陣為旗號，忠義堂為館號。早期並無館主，一切由師父作主。練習的地方換過好幾處，但以蔡東鎮家最久。下一輩學武的人就沒有收館金了。

本館以前由南屯忠義堂阿火師來指導，之後阿火師請其師兄弟大鼻仔師來湊熱鬧，未料大鼻仔師喜好花招，將阿火師所教拳路略作修正，並取而代之。

此館硬拳（太祖拳）、白鶴拳、軟拳（義高拳）皆有學，但早先以太祖拳為入門。

早年出獅陣所賺的錢都給師傅管理，現在出陣一趟收取紅包不一定多少，看對方包多少，個人可取約八百元至一千元不等作為工錢，其餘歸為公金，以便買獅陣所需之衣物等。

以前有對打的競賽，現在沒有了。在地上劃個圓圈（敵

模仔大小）作為比賽的範圍，誰先出界線，便是輸家。學武後，庄與庄間可能結仇對打。後來話題談到二二八事件，受訪者就走避了。

戴金中說，獅頭有紅面獅——八卦、王字皆劃紅色，以及青面獅——純青面獅者，有挑釁之意，屬拚館時用，技藝高超者才敢如此。一般舞獅用八卦青獅。獅頭有獅神，不能隨便出陣，本館一般婚喪事皆不碰，只有神明生日、刈香等場合才出去。

〈訪問戴添來部分〉

獅頭分二類，一種是開嘴獅，民間較歡迎，有避邪作用，忠義堂之獅頭即屬開嘴獅；另一種是合嘴獅，出陣是以拿紅包為主。

出陣指較正式的排場，如本庄三月媽祖生日出巡時，忠義獅陣隨著隊伍每戶皆走到，才算出陣。而「請出陣」則是言明一趟多少價碼者。一般外庄刈香，常常要連續三年。

熱鬧指較不正式的排場，如刈香時為神明引路、弄鼓、「弄鬧熱」，或外庄辦熱鬧，「頭人」發落獅陣巡庄，再看其意思給紅包，則只能算是「鬧熱」，而非「出陣」。

舊社忠義堂曾應邀到臺中南屯、大突寮、霧峰、草屯、草湖、高雄、臺北等地表演。本庄參加彰化南瑤宮的聖三媽會、老五媽會，但以聖三媽會會員較多，以前曾到南瑤宮請媽祖至本庄巡境一日，三月十六日再請回去，後來嫌麻煩，於十幾年前自刻一尊南瑤宮聖三媽的分身來奉祀。

光復後舊社忠義堂曾經解散一陣子，直到十五年前（約民國六十五年），再度由蘇月明重新整理起來，但蘇月明不以館主自居。昔日六股有人來萬斗六學武，後來錫勳、俊治

等二十幾人來舊社向大鼻仔師學武術，是在圳板橋那裡學，當時約光復後（三十幾年前），學成之後回去六股立館，但活動僅二、三年便解散了。詳情或可詢問萬斗六人陳塗生（搬至六股，住坑口橋與六股交叉處）。從未聽說六股有曲館。

獅頭不可隨便出去，以前曾有人請獅頭祭煞陰橋，青獅劃有八卦及纏白布，但仍需有符咒才可祭煞，否則道行不夠，踏七星步，只會引來陰煞阻擋前進，得由道行較深的師傅含水鹽由獅嘴噴出才有辦法過橋。

二二八之後（戴添來幼年時），曾在兩年內，由全庄每鄰輪流派一男丁負責年底巡庄，要巡一個月以防宵小，因當時警力不夠，只好靠村人自衛。

〈訪問廖枝旺部分〉

大概在日據昭和年間戰爭時期，本庄為了出陣熱鬧，由保正（村長）蔡文舉發動村人學武術，並主持事宜。聘請南屯忠義堂賴媳婦（賴火師、阿火師）來教。日據時代學了兩、三館（一年多）後暫停，直到光復後，若有熱鬧出陣前幾天，再請阿火師來集訓，本庄武館歷史比曲館還早。日據時代萬斗六也有客家人在教，但未立館，無獅陣。

二、三十年前又請南屯永定厝人大鼻仔師（劉姓）來指導，現年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會受到大鼻仔師的指導，但他性情孤僻，重視金錢，本庄人並未學到其藥簿，楓樹腳的阿川則以重金取到大鼻仔師的藥簿，他算是有學到膏藥、傷藥。大鼻仔師住山邊，摘草藥來研究很方便。

受訪者阿旺師在大鼻仔師逝世後（六十九歲歿），指導本庄人學武術，而他年輕時為了多向大鼻仔師學些武術，還

常到南屯爲其種田，但仍沒學到藥簿，只學了點透中氣的藥方。

早期舊社忠義堂由阿火師教時，是在本庄公地練習。大鼻仔師教，是在蔡東鎮他家，維持很久。後來改在阿旺師他家教，當時阿旺得負責師父的點心，但無法爲成員準備。

忠義堂的成員最多時有四、五十人，現在四十歲左右的人是最後一批，幾乎後繼無人，幸好萬豐國小爲了校慶典禮，又聘請蘇月明去教學生舞獅，才又傳下來。目前本館老、中、青三代皆有，十幾歲者有十多人，四十幾歲者也有十多人，一般出陣也可維持三十幾個人。

忠義堂入門學的是屬硬拳的太祖拳，但後來軟硬拳皆學。早期本館有兩蓬傢私，但目前剩下不到一蓬傢私，皆放在公廟。

一般獅頭是不碰喪事的，但本館曾在大鼻仔師過世時，集合附近兄弟館以忠義堂名義合出一獅頭燒化送給大鼻仔師。阿火師過世時，因其住的較偏僻，少人知道，故當時沒以忠義堂的名義去送終。

本庄有三尊媽祖，來源分別是北投頂街三媽、芬園寶藏寺、及南瑤宮老五媽。屬東保十八庄範圍內的村庄（可能爲了聯合防土匪，而有十八庄），每一庄頭輪日迎媽祖，舊社不在這十八庄範圍內，但以往是跟隨霧峰的日子，即每年農曆三月十三日熱鬧，後來才改爲三月十五日。

本庄村廟本立城隍與三太子。後來庄內有個私人神壇因日本人說其斂財要燒毀，故全送到本主公廟奉祀，現共四十多尊。其中有尊保生大帝被埔里人偷請去治病，便一直未歸還，多年後保生大帝明示要回舊社遊玩，之後祂不肯回埔里

，本庄人才知此原由，但埔里那邊廟的管理委員九步一跪誠心祈求，最後保生大帝又回埔里去。

舊社之田原在草屯北勢溝洪欉（洪六頭）的名下，北勢溝之役時，調林有理來處理，未料林有理與洪欉弟洪阿微合謀，洪欉被其弟洪阿微毒死，因而舊社田地抄入國庫，實被林有理據爲己有，林有理並回到大陸去，洪阿微也曾追至大陸追討田地，卻無下文。林家在日據時由林桂章變賣部份田地給會社（糖廠），後再轉賣給農林廳。洪、林兩姓自此結下樑子。

林桂章爲林有理之孫（？），舊社人爲他種田，竹仔坑人「流氓秀」和猛龍恐嚇霧峰林家三少爺，而萬豐人賴火（非阿火師）的「叔伯大姐」（堂姐）嫁給林家四少爺（林桂章）作妾，連帶著舊社庄也被流氓秀放話要下毒滅主，當時本庄學武之人爲此氣氛緊張，後流氓秀及猛龍被霧峰刑事黃金昆所殺，但後來黃金昆也被人暗殺。

賴火與吳仔宏（流氓）曾去林家顧武館，大鼻仔師亦曾到林家教武術。嚴家淦在二二八事件中，曾至林家花園避難，吳仔宏曾保護他。二二八之後吳仔宏之子吳銘全趁火打劫，但因吳仔宏有護嚴之功而沒事。有所謂「搶的沒代誌，顧門的關三年。」

——八十年八月十一日訪問蘇月明先生之妻（三十二歲）、戴金中先生（六十九歲）、戴添來先生（四十一歲）、廖枝旺先生（七十二歲），林美容、周益民、李秀娥採訪，李秀娥整理記錄。

十、太平鄉

(一) 太平鄉番仔路新光園

日據時代就有新光園，曾正式演出過，後來慢慢散掉。

民國三十八年左右，庄民常在店仔頭閒坐、「聽講古」，有幾個年輕打「採枝鼓」玩，有一個「頭人」黃啓清說如果他去請老師來教曲館，問大家願不願好好學，當時林金聲十九歲，學的人有二、三十人，館員自己出去向庄民「撿粟仔」（募捐之意），有些捐一斗，有些二斤、三斤，黃啓清出一些茶米炭火，練習時有茶可喝，教樂器者是北屯廊仔鳳梨園的國安先生（尙存），教脚步者是旱溪來之溪河先，老師請來後，住在某頭人之煙寮內。新光園最初是向人租屋設館，後來房子屋主要回去，遂遷到公地（即集會所），祖師也放在那裡。後來他們學成出陣賺了錢，就用這些錢再請先生。民國三十九年林金聲去當兵，那年入伍的有好幾人，故曲館漸散。新光園會上棚作戲，太平干城土地公廟、臺中馬舍公等地都去演過。現在庄內只剩下四個子弟，即林金聲兄弟三人（林雙木、林國榮）及林來金。現在集會所當托兒所，祖師爺也沒有了，原來館內奉祀西秦王爺為祖師（歌仔戲則拜田都元帥，布袋戲亦拜西秦王爺）。煙寮的主人亦曾學曲館，後來其子把煙寮拆掉了，王爺也就不知去向，但未拆煙寮之前，曲館已散掉。現在受訪者林樹發家裡堆放著一些光梨園的舊傢私，（圖三十二），與他的布袋戲團的傢私放在一起。

民國四十年代曲館還很興盛，軒園相拼很厲害，「路頭路尾」碰到就相拼。但新光園不會與人拚館，當時臺中集興軒及新春園最大館，二館比較會拚館。教曲館的人要文場、武場都會，林金聲則只教過大鼓陣。

新光園只在番仔路庄內，很少出外庄表演。請曲館的人要包錢，表示「王爺禮」，是「磧爐」之意。拿來作為曲館「陪對」（交際應酬），或修樂器之用。

現在庄裡熱鬧還有出陣，但出陣皆自外庄調人手，特別是旱溪、北屯，以前庄裡熱鬧，都是義務，現在因為還要調人手，所以都要錢，林金聲後來自己去學布袋戲後場（與北管後場不同），他的功夫技藝傳給其子，其子只學布袋戲，沒有學曲館。現在布袋戲團名「觀世界」，由其子掌管（見圖三十二）。他的布袋戲是北管布袋戲，中部布袋戲較慍悍、高昂、熱鬧，北部的布袋戲則多外江戲。不過布袋戲之北管曲調與正統北管不太一樣，會加上江湖調，只有老生、小生、花臉沿用北管，老旦、小旦則沿用南管。

——七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訪問林樹發先生（約四十歲，館主林金聲之子），林美容採訪記錄。

(二) 太平鄉太平太豐園

太豐園是由受訪者廖春田之父廖龍溪起館，他是村廟太和宮的委員，因感於神明生日時須有曲館才會熱鬧，而且以前農業時代較閒，讓小孩子學曲館不會在外閒盪，故組織曲館。一方面也是因為太豐園雖然很早以前就有了，但一直學不起來，故人家說：「太平子弟學無戲」，廖龍溪因嚙不下這口氣，故重新起館。當時學的人有二、三十人，其中女子有十幾人。廖春田十六歲開始學，前場、後場都學，其妻十二歲開始學戲，十四歲就上台了，那時有很多十幾歲的小孩子學，但也有六十幾歲的學。小孩子會來學，多半是父母在廟裡當理事或委員。

老師請過好幾個，臺中的翁茂溪，彰化大竹圍的羅連生

，及臺北的鄭生其都來教過劇本、唱戲。另外請旱溪新美園（亂彈班）的王金鳳來教脚步，王妻何四妹亦會，他們都是職業的。脚步老師較不固定，要等曲熟了，合音會了，才請老師來教脚步。

廖春田共學了十幾年，今年三十八歲，他說迷戲好像得癌症一樣，他父親也很迷，出很多錢請人來學，來學的人像上班一樣要付錢給他們，女生付的錢就比照工廠的女工，開始的一兩年由理事出錢負擔費用，一個月出一點錢，後來出去表演賺錢以後，理事就不必再出錢了。以前學曲館是在廟邊的廟地學，傢私放在那裡，老師也住在那裡，每天晚上都練習，七、八點開始。有奉祀西秦王爺之金身，現在放在廖春田弟弟的家。

太豐園出風頭出了好幾年，因為他們有小女生可以作戲，曾到高雄、宜蘭，全省各地演出，曾與臺中劉文河之歌仔戲團拼過戲，也和布袋戲拼過，曾在臺中溝仔邊樂舞台與某軒拼過，是人家請去演的，兩邊軒園相拼，哪邊看的人多就哪邊贏。

以前太和宮熱鬧，都會義務演出，廟方也會補貼一點，現在演出，外村的人來請就要錢。每年三月二十三日媽祖遶境，曲館出去時，有人會墊紅包，算是給西秦王爺「磧爐」的意思。太豐園也曾和南瑤宮老六媽去北港一帶進香。

廖春田去臺中教過，訪問時在場有一位男子，剛當兵回來，是他的學生，春田之妻直到生了第四個小孩以後才停止演出。他的老師翁茂溪（新春園）留給他二本劇本，用毛筆寫的，是「總綱」，戲詞、口白都有。

太豐園的戲服以前是去臺北租，戲服有北管、草管兩種

，前者質料很好，比歌仔戲戲服還厚，後來因租金太貴而買草管的戲服，現仍有保存，在其老房子之三合院，很久沒整理。

太豐園與臺中的新春園（在中華路，馬舍公廟之後）較有來往。

老師規定在曲館內不能說蛇或狗，要說溜或細毛，否則館內會吵架，鬧不愉快，如果不小心說到，二、三天後就有事情發生，好幾次都是如此。

以前軒園相拼，有人會出米、出菜、殺豬，支持拼戲的曲館，有些戲很長要分段演出，例如三國誌、水滸傳、姜太公釣魚、彩樓配，頭尾都要演兩天。軒跟園唱的差不多，師出同門。

剛開始學時，要開音，唱一或丫，老師就依你的發音分配唱什麼角色，老生或小生，老旦或小旦。一般對白、戲詞都用國語唱，一般人聽不懂，有時對白用閩南語，大家聽得懂，比較愛聽。

——七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訪問廖春田先生（三十八歲，館主），林美容採訪記錄。

（三）太平鄉坪林聚樂軒

受訪者林德睦十二、三歲的時候學曲館，當時的老師是潭子鄉瓦窯仔來的，叫阿山仔，更早之前有東勢來的客家人教，共教三年，林德睦只學一年多。當時庄內有二、三十人學，最大的二、三十歲，其餘都是十幾歲的小孩子，學作戲的有十幾人，學樂曲的也有十幾人。現在會的人只有他和廖大森還在，他學老生。總共只學兩齣，即彩樓配與水滸傳。曾在庄內上棚過，亦曾去旱溪表演，是百姓公熱鬧的時候。

林德睦上一輩的人就有聚樂軒，不過更早的歷史他不清楚，因為他學的時候還只是小孩子。那時有興趣就學，由大人出錢。當時沒有館主，是大家都興趣，就合起來請老師來教。館址在現在活動中心所在地，原是人家的「寄附」（捐贈）奉祀三府王爺的地方，光復後成為鄉公所所有。當時樂器是學的人出錢買，請老師的費用也是大家出，通常只有大人出，戲服則是租來的。當時聚樂軒在庄內表演，完全義務免費，只有三府王爺生日才出來「鬧熱」，以前沒有去刈香。當時庄內人喜喪事並不會請聚樂軒，因為以前窮請不起。聚樂軒去旱溪的那一次是股東當中有一人家裡要「謝神」之故，以前有拜祖師，是拜西秦王爺（軒的都拜西秦王爺，園的才拜田都元帥），只是用紅紙寫王爺的神位，沒有金身，有香爐，解散後就謝掉——用祭品拜一拜，再毀掉。尚未光復，聚樂軒就沒有了，因沒有人要學，故散掉，現在連樂器也沒有了。以前聚樂軒規模不大，不常出去，不會與人拼館。

以前演出水滸傳，林德睦扮林冲，廖大森扮作皇帝。梁山泊一百零八條好漢都出世為蛇，故蛇有一百零八種。如果一個人被害死，出世為蛇，會去害死其他的人，故曲館中不可說蛇，也不可說狗。只有軒園才會拼館，互不認輸所致。學作戲的人，學過以後可以去演布袋戲。

——七十九年三月三十日訪問林德睦先生（七十四歲，村長之兄），林美蓉採訪記錄。

（四）太平鄉坪林武館

以前坪林有武館，歷史比聚樂軒更早，忘了是什麼名字，林德睦的大哥學過。武館大部分有出獅陣，也有沒出獅陣的。日據時代戰爭期間，禁鼓樂，不能打鑼鼓，武館就散了。

。林德睦小時候會看人「學武館」。

——七十九年三月三十日訪問林德睦先生（七十四歲，村民），林美蓉採訪記錄。

（五）太平鄉車籠埔興隆軒

日據時代就第一次組館，那時的館員現在只剩下兩個，即受訪者廖德福與郭坤池，廖德福已八十歲，臥病不能講話。光復後幾年，第二次組館，活動了十幾年，在庄內演過一次戲，就散了。民國六十三年第三次組館，當時有九人參加，九人中，現已二人死掉，還有四、五個新人加入也學成，新增的館員現年約四、五十歲。但因館員不合起衝突現已解散。庄內現有一善「鼓吹」者，名林木火，為第三次組館九人之一，仍在調人出陣，不過已是私人性質。三次組館廖德福都參加，張祥琪光復後才參加，他學好幾項，也負責管帳。

在興隆軒教過的老師共有六個，包括草屯來的木阿，仍在草屯，他教銅器（鑼鼓）、吹等，二十年前開始轉行作司公、幫人料理喪事（喪事的鼓吹與曲館不同），曲館就不管了。大里的溪河先亦教過二、三年，彰化一跛脚的練先（李子練）教脚步，他也還在，大里的林水金是民國六十三年組館之後才來教的。民國六十四年，興隆軒還在庄內上棚作了一次戲，表示新一代的館員學成，乃老師教導有方，呈現成果之意。

興隆軒本來是在廟裡學，因吵到做生意的人，附近鄰居抗議，後來改到衛生所學。通常有幾樣樂器特別難學，如鼓吹、絃吹鼓，一般曲館都缺這種人。以前學曲館、樂器都是自己出錢買，一館四個月，學戲的人共同出錢請老師。以前

有老師在的時候，每天練習。

現在庄內會曲館的仍有十幾人，但已經一年多沒有練習了，傢私放在活動中心。以前有拜祖師西秦王爺，有香爐、貼紅紙，天天去練習就拜，現在已經沒有了。

興隆軒並非用廟的香火錢，而是有很多總理，等於是後援會提供經費，傢私也放在館員家裡有空間的地方，故對後援會成員家裡的喜喪事須義務幫忙，一般庄民的喜喪事，也會出陣，隨使人包多少，不計酬，現在則按人頭，如一人包五百元，則發四百五十元，留下五十元當公費，修理傢私之用。

以往軒園相拚很厲害，拚的時候，你吹什麼，我就吹什麼，一直到，我吹出來，你吹不出來，你就輸了。興隆軒與番仔寮勝樂軒較有交往，缺人手時，就去請他們。曾與廊仔鳳梨園相拚過。以前日據時代，臺中軒園相拚，拚二、三個月，後來和解。

——七十九年三月三十日訪問張漢中先生、廖德福先生（八十歲，曲脚），七十九年八月十一日訪問張祥琪先生（曲脚，管帳），賴錦慧採訪，林美容整理記錄。

（六）太平鄉車籠埔集義堂

因受訪者石深池前往開館，而於六年前農曆二月初建館，但民國七十八年就散了，因為無人學習，現僅剩十人左右。車籠埔集義堂拜白鶴先師為祖師爺，拳種為白鶴拳，當時石深池一星期約去一、二次（晚上），但因學生太少，沒有人有興趣學，所以漸漸散去。

集義堂大約一年出陣一次，神明生日熱鬧才出陣，出陣由村廟告訴館主，之後由館主負責找人，再至全村挨家挨戶

巡獅陣，由村民隨意給紅包，村廟亦會多少包些紅包給武館，錢由館主發給館員，每人大約幾百元，沒有館金，設館至解散才出陣過五次。館主管一切瑣事，石深池一人教拳，偶爾也會有他館的師徒來教，傢私是向村民募捐而來，不與人拚館，怕打架事件發生，較有來往的武館有樹王村集義堂、竹仔坑集義堂、南勢集義堂，都是石深池當館主。

竹仔坑十五年前邀石深池來教，開始時約一、二十人，石先生工作完後順道去教，一星期約一、二次，後來也因學的人少而散掉，一年出陣一次（神明生），出陣由廟裡出錢，現在尚存的皆第一代學的人，僅一代而已，現在人手不夠，不出陣了。

南勢集義堂是石深池二十年前開館，當時二十多人學，也因沒人要學而散館，散館近十年了。

——七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訪問石深池先生（六十七歲，館主），劉秀玲採訪，陳錦豐整理記錄。

附錄（非彰化媽祖信仰圈內曲館・武館）

一、龍井鄉

（一）龍井鄉龍泉村義英勤習堂

受訪者紀文龍為第二代館主，自幼習武。民國六十年在全臺國術大會比賽時擔任裁判，並以「尚武館」之名派弟子參加。著有「最新技擊法」一書。

紀文龍因練習過度，而受運動傷害，導致行走不便，長骨刺。於十年前手術後，稍有改善。

紀文龍先生之父紀金選先生乃創館之人，他是日據時代

臺中地區少數考取日本高等文官又精通漢文的地方人士之一。有位白鶴師傅（少林門徒），不明省籍，可能因「討海」（打漁）而到臺灣避難，因其不諳臺語或日語，被日警以嫌犯為由逮捕。紀金選惜才，出面保釋白鶴師傅，並奉養家中，而得他授武並承襲「義英堂」之堂號。

紀金選於二十歲時到員林學習武術及舞獅，拜西螺七坎阿善師之徒阿成師（外號「肉圓成」）為師，而承襲勤習堂之堂號，故其堂號併稱為義英勤習堂。藝成後返鄉定居，村中拜拜，遇四方流氓滋擾時，由其保護村民，將流氓趕走。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紀金選遂在地方人士維護安全之要求下開館，成立義英勤習堂。此後學生漸多，其徒弟學成返鄉也陸續開館，「義英勤習堂」之名號因得散布開來，範圍分布在王田以北、沙鹿以南、梧棲以東、大雅以西，還包括和美、水尾、東勢等地，至今門徒有二千人以上。

義英勤習堂的拳種主要以少林、武當兩派為主，又可細分為：太祖拳、猴拳、俊鶴拳、羅漢拳等，其實都是少林一脈發展而來的。第二代館主紀文龍又拜師學柔道、拳擊、角力、劍道，並參悟武技，強調「神、速、準」的要義。

初開館時，場地、器械（傢私）全是紀金選獨資提供的，與村廟無關。分館設立時，會在廟埕練習，並自動前往熱鬧。參與村廟之慶典，不收費，僅由同村之師兄弟「辦桌」請吃飯。師兄弟之喜慶也會前往。村民之喜慶則視交情好惡深淺決定是否參加。現今的分館則因經濟理由，事先須受邀請、價格談妥之後，報告總館才出小陣，且邀請者也須備點心、作團體服等。

早期練習場所都在紀家，各地分館則在分館館主家中，

或利用村中空地，如廟埕、有錢人家之庭院。器械置各分館館主宅中，如田中央施文枝尚有兩副，總館現在已經沒有。分館之器械多由村中有頭有臉的人出面募款製造，損壞時修補也是如此。

初創館時，器械很多，二二八事件後，因警方查得很緊，連小鏢刀都要登記，村人惶恐緊張而將之丟棄，且禁止子弟再學武功，以致武館活動一度銷聲匿跡。近十年來才又恢復活動，如今器械都是重新打造的，許多為自創式樣，多於十八般武藝。

早期村中大拜拜時，本館會自動參加，不收費，獅陣出陣前要向總館報告。當時村人多以獅陣蒞臨為喜事，會放鞭炮歡迎，並隨各人能力送紅包致謝。近年來成員因為各有工作，必須請假才能參加出陣，耗時費力，而且需金錢貼補才願出陣，要請各分館成員出陣，費用也須事先講定。總館遷至龍泉村後，已近二十年未出陣，第二代掌門紀文龍成為弟子詢問、請益、排解糾紛的顧問。

祖師共五位：俊鶴師祖、齊天大聖、觀音佛祖、宋趙太祖、白眉師祖。精神學習自觀世音之慈悲修行，武功學習其餘四位師祖。只有總館奉祀祖師，分館不必。

學生來源多為各村有興趣學武之人，由村中仕紳出資辦數桌酒席，於開館當天宴請師傅，全部弟子並包一大紅包給師傅當見面禮。開館之日要拜祖師，館主必到，且要弟子宣誓，遵守堂規，堂規有三：

1. 不喝酒、不賭博、不可以武欺人、不可結群成黨。
2. 師兄弟前輩教後輩、後輩敬前輩。
3. 孝順父母、友愛兄弟。

此後不收取任何費用，但逢年過節弟子會自動贈送牲畜、水果或農產品至師傅家，以示敬意及致謝。

開館次日，師父教導基本步，此稱「開拳」。三日以後，由助教或大弟子教導，但館主會經常來巡視。

開館後欲加入之弟子，可以利用師兄練功之休息空檔，拜師祖、講規矩及宣誓。因宣誓時須持香，故又稱為：「三支香落爐」，即宣誓之意。當時學生多為村中少年，利用一年二次的農閒時刻練習，農村子弟勤奮且刻苦，向心力強，好教導，成效大。而今日之弟子，須讀書補習，無空暇耐心學習，且父母多不忍子女吃苦練功，又恐學後混成黑道分子，故不願子女習武及舞獅。

分館皆為學成的弟子所開授，鄰近村庄多為義英勤習堂之分館，彼此關係良好，且師兄弟彼此熟悉，有時反成為「異姓門」、「省籍門」、「異村門」之間的排解人，故無「拼館」的情形。光復前，有數次武學同好來「試功夫」，後與紀文龍先生結為好友，此後即不曾有「拼館」的事。

附近的武館堂號取名義英堂的較少，多為勤習堂，義英堂都是白鶴師傅之師兄弟所傳授的。勤習堂則為西螺七坎弟子之旁枝，紀金選先生拜師時有三位館主一同掌理館務，現已去世。

紀金選將全部拳術教予三個兒子，其中紀文龍成為國際裁判、國家角力教練，其孫為國家代表隊教練，另有曾孫在小學教授獅陣，經常練習。

獅陣入廟，拜神方式，係由中間主位之神拜起。入廟門時由人之左手邊，神之右側進入。武館之精神崇尚四維八德，由禮入門，收於道。

——七十九年三月十日訪問紀文龍先生（館主），江寶鳳採訪，江寶鳳、林美容整理記錄。

（二）龍井鄉山仔脚慶樂軒

慶樂軒在光復之前就已成立，受訪者之一楊江龍之父楊芳林（若在今年九十五歲）當館主，在他家學，最初有三十人學，現在還活著的有王添（已搬清水）、蔡川（現在臺中）、王 Lso（已搬沙鹿）、林興、清賜（已搬臺中）、楊江柳（楊芳林之子，楊江龍之弟）、楊江龍、楊棟良（旦）、王水生（旦）、蔡榮章（武生，已搬梧棲）、蔡潭（老旦）。

楊芳林為了曲館，把家產都用光，他打嗒鼓，作頭手。學的人不必出錢，庄內「有志」的人以及頭人都會出錢。潭子鄉瓦窯的阿三來教過二年，龍井鄉新庄仔的臭耳南（陳姓）教過三年，臺中旱溪來的人稱「惡人」者亦來教過，民國三十八年左右，大肚山仔頂，一名「崁東戲仔」者，與追分（亦屬山仔頂）之陳阿茂亦來教過歌仔戲，教了一年多。學歌仔戲的原因是因他們的子弟戲被人拼倒。

慶樂軒在阿三來教時，與安良港安樂軒合館，安良港屬梧棲鎮永安里，與山仔脚一樣都是參加梧棲大庄媽之五十三庄在內（包括大肚山仔脚、龍井田中央、海埔厝等庄），通常參加大庄媽的村庄就不會參加彰化媽。沙鹿有一個曲館，也是軒的，與安良港及山脚都是同一師父。

阿三師亦在山脚教，阿三師的名號這附近七十歲以上的人都知道。庄內神明生，拜神或有人生日都請去表演。

子弟戲的角色分三大三小，即大花、老生、公末三大，丑、生、旦三小，旦又分正旦與花旦二種。

——七十九年十月三日訪問蔡潭先生（八十歲）、楊江龍等村眾，林美容採訪記錄。

二、梧棲鎮

梧棲鎮安龍港安樂軒

安樂軒創館於七十五年前，以前農業社會學的人較多，一館四十人，四個月，先交先生禮一個月三十五元，在有錢人家的空房間裡練，學曲，每天晚上學，最早老師是受訪人的父親北拾先，再來為龍井鄉崙仔頂人陳黑莊，本名是阿德（陳水德），他幼時即流浪戲班（亂彈），光復後回鄉看到大家在演子弟戲，遂請教脚步，會教前場。第三個老師是三先。

蔡河川的北管老師是阿三師，潭子瓦窰仔人，文場、武場、子弟戲都教，蔡河川學前場唱曲，學了六年，也會老生，文武都會。其父親教他漢文，阿三師請其幫忙寫曲譜，因產生興趣而去學，當時他男扮女裝比女生俊俏，女生倒追他，以前封建社會無女生學曲。安樂軒拜祖師父西秦王爺，選一總理，是館員中較有錢者，出陣至少文場八人、武場九人，主演者視戲而定，雲林縣曾請出陣，一次出陣五萬元，收入做為館費，由總理「發落」，出陣對方還須辦桌請戲班。最興盛時在民國三十四年到三十七年，常與人拼館，一拼就十幾天，與豐原豐聲園，還有清水、大甲等都拼過，拼館看排場、技術的水準，依觀眾的多寡來論輸贏。安樂軒六、七年前就散了，一部分人死了，新的人又沒學，目前正在準備教學生，在東興街，男女都收。

民國四十一年、二年，子弟戲就不太流行，因為歌仔戲興

起，外台戲較野，子弟戲較古板，如鞋與戲服之間不能漏出皮膚，否則失效。

安龍港每年三月十七日去北港刈火，十八日回來，參加的人有幾百輛車子，回來時並沒有遶每一個村庄，但山脚、龍井要負責煮點心。

龍井鄉山脚以林姓佔多數，約一半以上，屬泉籍，另外蔡姓與楊姓是小姓。其曲館慶樂軒在民國四十八年以後就沒有出陣了。四年前一些有志者出錢再買「傢私」，由老人會組成大鼓陣，成員都是原來慶樂軒的人，沒有再請先生。現在庄內每年三月大庄媽刈香、四月安竹營及冬尾收兵，大鼓陣都會出去，也到屏東車城之土地公廟去刈火，大鼓陣亦出去。庄民若有好歹事，大鼓陣也會出去。出陣之收入最初二年大家都犧牲，納入老人會公金，現在出陣，每人可分兩、叁百元，其餘仍歸入公金，老人會會員現有兩百零肆人。

——七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訪問蔡河川先生（六十八歲），劉秀玲採訪，陳錦豐整理記錄，七十九年十一月四日林美容電話訪問。

作者簡介

林美容女士現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所畢業，美國加州大學 Irvine 分校社會科學博士，歷任臺大考古人類學系助教、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專攻文化人類學，目前主要研究領域為臺灣漢人傳統社會組織。已出版「人類學與臺灣」（稻鄉）、「漢語親屬稱謂的結構分析」（稻鄉）、「草屯鎮鄉土社會史資料」（臺灣風物）、「臺灣民間信仰研究書目」（中研院民族所）、「臺灣人的社會與信仰」（自立），另有「臺灣的民間信仰與社會組織」（聯經）一書，正在出版當中。林女士自一九九二年十月一日起在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擔任訪問研究教授一年。



圖1 龍井鄉水裡港麗聲軒參與西保二十庄迎媽祖之車隊



圖2 龍井鄉海埔厝福樂軒現任管理人歐阿堂與西秦王爺神位



圖3 龍井鄉海埔厝福義堂受訪者黃清旺接受訪問情形



圖4 大肚鄉王田村廟天和宮，是全臺少見以西秦王爺為主神的村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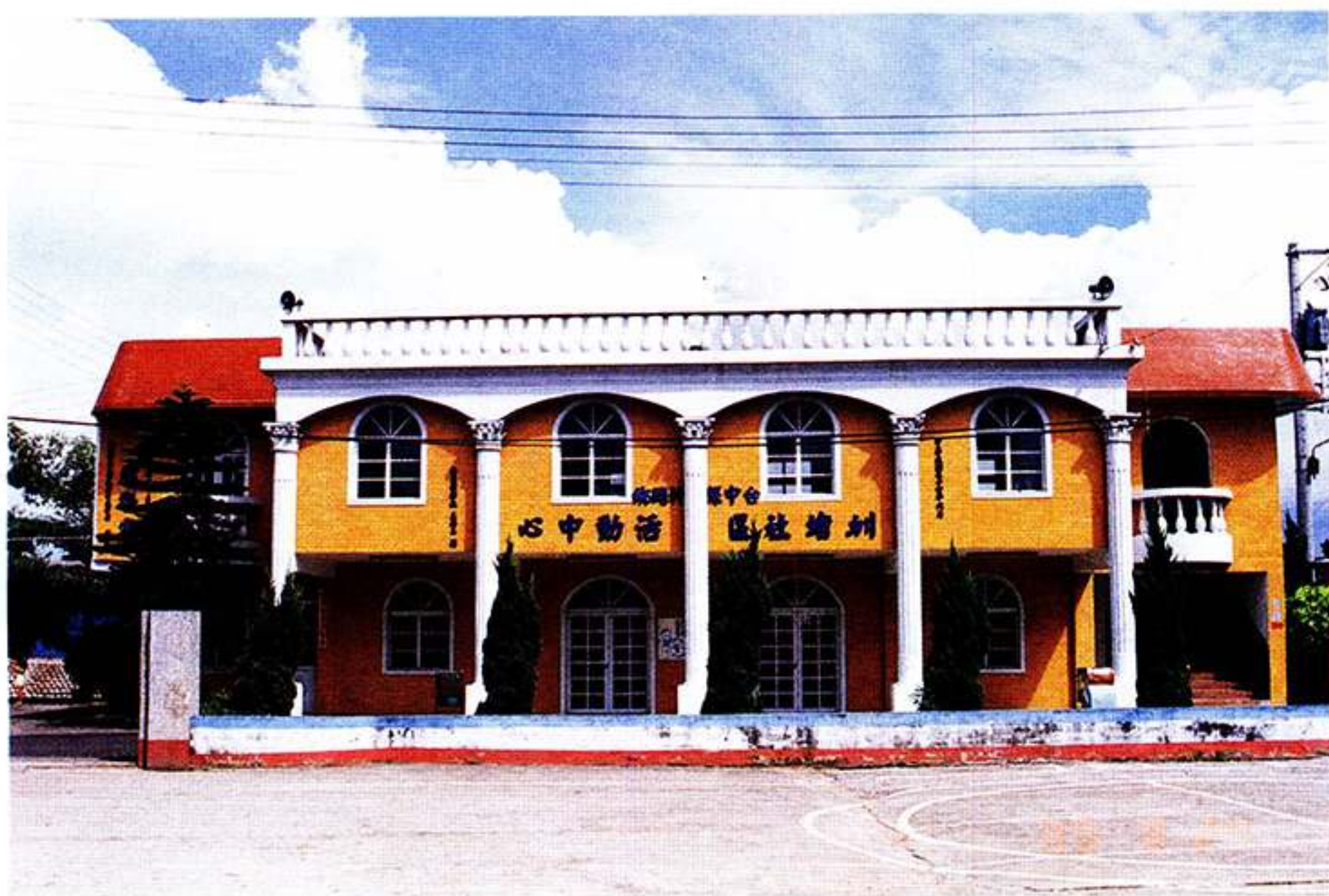


圖5 神岡鄉圳堵社區活動中心，樓下一角為福樂軒的館址



圖6 神岡鄉圳堵福樂軒館主王金生及先輩圖



圖7 神岡鄉圳堵福樂軒樂器及成立七十五周年之賀匾



圖8 神岡鄉圳堵福樂軒所見教曲用的「滿江紅」曲譜



圖 9 神岡鄉圳前村同義堂之獅頭



圖 10 大雅鄉馬岡厝英義團創始人張文進先生遺像



圖11 潭子鄉瓦窰仔村廟保安寺鑼鼓陣所用的樂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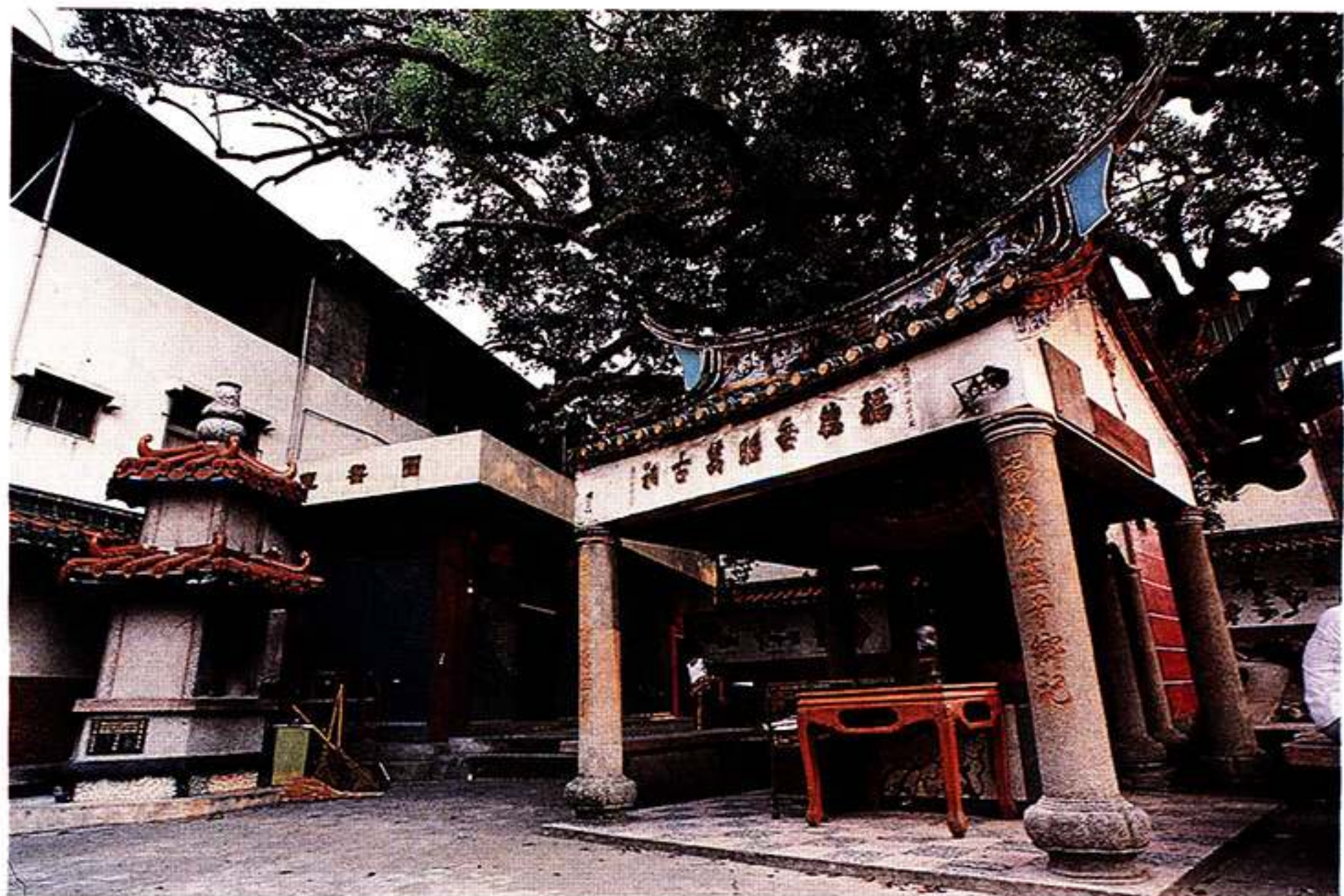


圖12 潭子鳳儀園與其旁土地公廟的相對位置



圖13 潭子鳳儀園採訪情形，中為館主林俊哲



圖14 潭子鳳儀園的館旗



圖15 潭子鳳儀園「出將入相」的彩旗



圖16 烏日鄉阿密哩永樂軒樂器



圖17 大里鄉涼傘樹集義堂獅頭



圖18 大里鄉內新庄新興軒址在村廟新興宮對面康樂臺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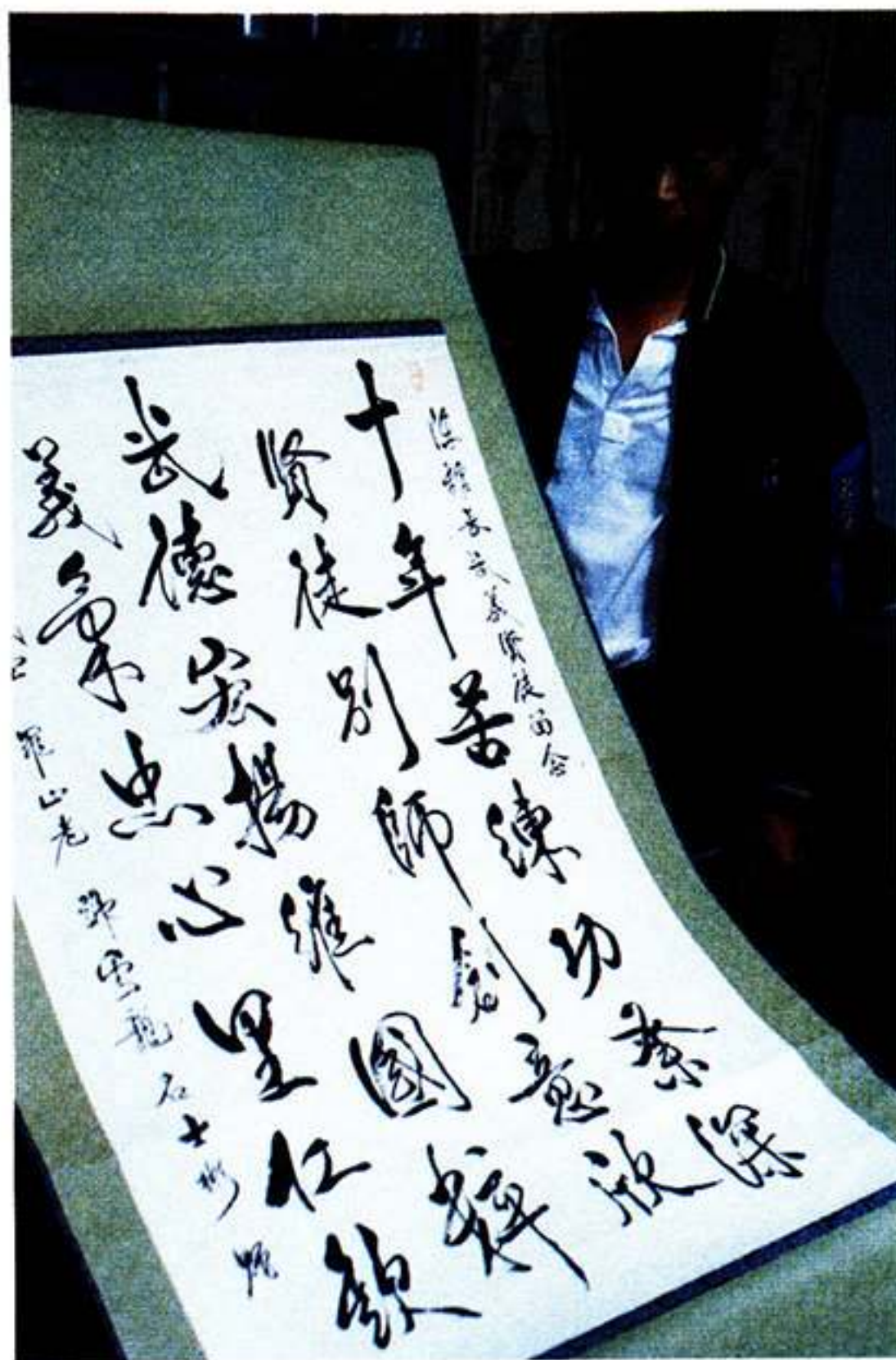


圖19 大里鄉內新庄忠義堂館主陳武義及其師父謝士彬手書



圖20 大里鄉內新庄忠義堂館旗

圖22 大里福興軒先輩圖



圖21 大里福興軒茶擔



圖23 大里福興軒館址



圖24 大里勤習堂館址佈置



圖25 大里鄉番仔寮勝樂軒大鑼，上寫「仁化勝樂軒」



圖26 大里鄉番仔寮勝樂軒舊傢私，上寫「番仔寮勝樂軒」



圖27 霧峰鄉吳厝庄訪問光梨園曲脚林德修情形



圖
28

霧峰鄉柳樹湳勤習堂金獅陣於七十九年聖三媽值角過
爐時，受聘出陣至南瑤宮請媽祖的車隊



29 霧峰鄉柳樹湳勤習堂金獅陣於七十九年聖三媽過爐時出陣，在丁台副爐主家前舞獅情形



圖30 霧峰鄉丁台明星園於七十九年聖三媽值角過爐時，出陣至南瑤宮請媽祖的車隊



圖31 霧峰鄉舊社忠義堂蘇月明之子示範舞獅動作



圖32 太平鄉番仔路新光園舊鼓架



圖33 太平鄉番仔路新光園林金聲為布袋戲班班主，其家懸掛書法

彰化媽祖信仰圈內的曲館與武館：南投縣部分

勘 誤 表

(原載臺灣文獻第四十三卷第二期)

頁	欄	行	誤	訂 正
40	下	5	見結拜	結拜
40	下	倒4	一樓梯下	一樓樓梯下
41	下	1	槌先	撈槌先
43	上	倒9	常做公金	當做公金
45	上	4	，師父	刪除
46	上	倒10	本庄。子弟	本庄子弟
46	下	3	(約民國二十年)	刪除
46	下	6	和香園	和春園
48	下	9	七、八	七、八年
48	下	倒8	年輕	年輕人
49	上	2	只有	另有
49	上	11	流行康樂隊	康樂隊
49	下	11	他只教一館而已	來教，他只教一館而已
50	上	3	燒春	燒香
52	上	10	林清山	林清三
58	下	3	供奉祀在	供奉在
60	下	倒9	脚馬) 咬青	脚馬)、咬青
61	下	4	問胡新樟	訪問胡新樟
65	上	倒11	許榜	許榜要參加
65	下	7	、二絃	、二絃
65	下	倒9	訪吳炳金	訪問吳炳金
66	上	1	特施大勇	訪問施大勇
66	上	倒11	燒春	燒香
67	下	3	採記錄	採訪記錄
67	下	倒3	，	負責，
69	上	1	即兒時人	即受訪者張朝土兒時大
70	下	倒12	保樂器	保管樂器
71	上	倒9	與樂軒	興樂軒
72	上	倒10	自與興樂軒分出(手)	自興樂軒分出
72	下	14	十厲害	十分厲害
74	下	倒10	配戴	配戴
76	下	倒7	脚角	脚馬
79	下	倒10	若現仍世則	若現仍在世，已
79	下	4	鰲仔師	海鰲仔師
79	下	倒14	漳州	漳州
82	下	3	幾年	這幾年
82	下	倒3	(現任館主	(五十六歲，現任館主
88	上	倒1	採訪記	採訪記錄。
92	下	倒6	頭脚師仔	頭叫師仔
93	上	倒13	(館員)	(六十歲，館員)
95	上	2	同車兄弟	同門師兄弟
95	下	倒6	(館主)	(四十六歲，館主)
95	下	倒3	五、附錄	五、附錄(非彰化媽祖信仰圈內)
96	上	6	上條街	頂條街

— 臺 灣 文 獻 —